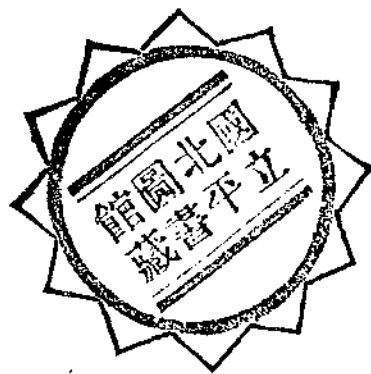


新地月刊



第二期



本刊第一期目錄

普羅藝術發達史概論	小宮山明敏著	楊冲嶼譯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批判		多 島
嬌兒（創作小說）		苟 昂
李加和他的妻（創作小說）		秦 川
克拉福特工廠的短工（翻譯小說）		素侯譯
往事不堪回首（小品）		翹女士
通訊等		

開拓半月刊七八兩期目錄

日本新興文化聯盟的成立	薛 人
在一個蘇維埃的礦區	非白譯
夜	輯 瑞
我的朋友畢亞	瘦 者
我等候着先明	漁 島
資本主義教育與教育者的責任	辛克萊
在一個蘇維埃的鑛區	非白譯

定價 本市三分 外埠四分

預定 本市全年七角 外埠八角

社址 北平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新地二三期合刊

目 錄

- 上海最近的事變與中國前途（時事講話）……
…………… 幹，潤璋
- 迴繞於華北的爭奪（論文）…………… 輔譯
- 中國民族獨立問題之探討（論文）…………… 懷新
- 階級論（論文）…………… 和田叡三著…………… 介全譯
- 鵝步——美國教育之研究（論文）辛克萊著
…………… 翡竹譯

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之回顧

與一九三二年的展望（文壇講話）.....

.....辛明，多島

Speech by Engles at Marx's Funeral(演辭) 裴竹譯

世界語與科學（論文）.....若雲

謝冰瑩與 Amazon（批評）：.....多島

敬禮（詩） Regino pedroso 著.....荀昂譯

腐潰了的長安（小說）.....荀昂

長工先生（小說）.....馬志

出路（小說）.....辛明

某城的吼聲（戲劇）.....長風

地答答地答答地地地（戰場報告）.....長風

北京的寫真（隨筆）.....黃九

世界與中國：	英國通訊	惟恪
	日本通訊	幸白
	上海通訊	行之
	西安通訊	望平

關於本刊第一期——七篇： 俠夫，碧，絲遊，篤，西庵，多島，逸鴻。

編後雜記..... 編者

上海最近的事變與中國的前途

(一) 幹

九一八東三省事變發生後，不久即有天津事變發生，天津事變完了不幾天，上海事變又於本月二十九號光臨了！這次事變中國方面所受損失之大，人民死傷之多，只據這兩三日來報紙的記載，已經是超過天津而有餘。這只就表面的損失來說，可是我們進一步來認識這次上海事變的意義，更是使我們不寒而慄！

東省事變後固然我們早就知道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解決自己國內矛盾，同時為着反抗實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

聯的準備早已計劃好了的武劇。然而在當時還只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施行殘酷的毒殺與侵略，其他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的暴行內裏雖早有所默認袖手旁觀，然而表面上還不會有所表現。現在呢？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國聯第二次開會後，僅僅發出一個宣言，聲明除派調查團外再無別項辦法，宣言發出不到一兩天，馬上日本就開始了上海的暴動。我們曉得上海是美英等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範圍區，日本如果不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者的諒解，是絕不會干冒不韙來向牠們的經濟防區有所非理的，同時在這次事變中共公租界准許日本以租界為根據地向中國駐軍進攻並用飛機炸毀市內一切建設，這又可看出其他帝國主義不僅是默認而已，牠們中間是早已有了危害並瓜分中國的密秘勾當。

所以上海事變的新意義很明顯的在於表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開始的一點。同時更接近了帝國主義國家實行聯合進攻蘇聯的這一世界性質。也許有人懷疑，既是帝國主義者共同瓜分中國，為什麼其他都不動，而只有日本一國來撕殺？這個理由也很簡單，其他各國國內的矛盾特殊顯著，無產階級的力量又都較之日本為大，換句話說，就是對無產階級統治的力量比較日本要弱點，再者在地面上距離也較遠，不若日本朝發夕至，所以各國便讓日本來執刀，宰殺這個死氣沉沉不圖上進的駱駝。這還有什麼疑問可言？！

同胞們！瓜分的事實已經快放在眼前了，半殖民地轉瞬

就會變爲殖民地，走狗們，除知效忠主人外，是不會再做出別的事情來。更還敢再夢想他們來反抗帝國主義，解放這危在旦夕的民族嗎！起來，我們大家趕快攜手，同我們被壓迫者自己的力量爭取我們的平等自由吧！

事變發生之次日於香爐營

(二) 潤璋

葬鐘響了，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羣衆，刺刀已竟刺到我們的胸前，我們應該驚醒，應該自衛！

在現在若果你不是喪心病狂，神經尚沒有痺癱到僵死，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三省在上海正在慘殺那無辜的廣大的貧苦羣衆及在沿海各處示威尋釁準備實行更慘酷更廣大的屠殺的消息，你一定的萬分的憤激悲絕，但是我們在憤激悲絕中要考究這次事變的由來與我們今後行動的準則，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各帝國主義得到了暫時的安息，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因爲資本主義本身的經濟矛盾，蘇俄五年計劃而在四年中的完成，各國失業工人數目急劇的增加，普遍的農業破產……以及廣汎的貧苦羣衆鬥爭的高漲，在這種嚴重的情勢之下帝國主義便自己撕破了一切欺人的面具在自己將要滅絕之前來作這最後的掙扎，爲了延長剝奪下層階級的命運，不惜又大舉來屠殺全世界貧苦的工農羣衆，半殖民地的中國是帝國主義掠奪的第一目標，在這裏集中着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與衝突，埋藏極恐慌的危機，她的北部連接着

萬目敵視的蘇聯，而她的東隣正是野心勃勃的三島帝國，因為這樣，瀋陽事件以及上海事件的爆發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日本帝國主義就在這極不相容的三角點上揭開了二次屠殺世界上饑寒交迫的羣衆的第一序幕。

濟南慘案怎樣解決了？萬寶山事件怎樣解決了？京城平壤事件怎樣解決了？東三省應該怎樣來辦？……這些誰也莫明其妙！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整千整萬的貧苦羣衆白白的被人家屠殺了，到現在誰也不會過問，這時候所謂我們的政府正在手忙足亂的求助英美，乞憐國聯，在國內祇是怎樣壓迫國內民衆自求解救的運動，怎樣鎮壓民衆激昂的情緒，怎樣派兵去保護要人自己的私宅，只餘下外交部裏那幾個平常吃飯領薪而無事作的科員們，這時候伏在辦公案上起草那些無聊的抗議書。而所謂主持公理維持世界和平的國聯呢？會議儘管開，通知書儘管發，而慘殺者仍然是續繼的慘殺，全國被壓迫，被欺騙，被屠殺的貧苦大眾啊！自己在這時候應該認識自己真正的敵人！

到現在是一個生死的關頭，一切虛假的面具都揭開了，一切欺騙我們的鬼話由屢次的事實已經證明了，解除自己切身的痛苦只有自己可憐的全世界貧苦工農大眾啊！日本帝國主義已竟撕開了大屠殺的序幕，我們立刻要團結起來準備為真理為正義而犧牲，為自己的利益為自己的生存來作這最後的鬥爭，我們確信舊社會已經到了崩潰的時候，資本主義社

會的葬鐘響了，這絕不是局部的問題，團結起來，武裝起來，貧苦的農工羣衆，尤其是站在文化立場上的知識份子，要首先跑到前線上去，要在這鬥爭的過程裡表現出自己的精神。

迴繞於華北的爭奪

荒木十郎著

敷譯於東京小石川御殿町

這篇文章是載於日本普衆列塔利亞科學的新年號中，當時我們請譯者爲新地做些文字，譯者於是便在百忙中，爲我們譯出這篇，自稿寄來後，錦州失陷，接着不久，上海又起了烽火，種種的變動，似乎使這篇文字的時間性消失了不少，不過作者對於國際政治的分析，固然在我們認識迴繞於華北的爭奪時，可以參考，但是，現在，我們要再認識這迴繞於華南的爭奪，亦未始不可，所以我們還是將它付印了。

——編者

(一) 日本之華北侵畧

九月十八日滿州侵略戰爭勃發以來，業經垂及三月，日本帝國主義自南滿侵入北滿，把所有的占領地帶一步一步的都殖民地化；現在更進一步的展延，伸手華北。所謂日本的華北侵略之陰謀，既屬「已定」之方針，不但能以探手關內，且可鞏固北滿的支配，把握遠東方面反蘇俄的干涉戰爭的領導權。

從奉天趕出張學良的政府，使之逃向近於華北而鄙在滿洲一隅的錦州。日本空軍接着就重重擲了幾顆炸彈在錦州；日本報紙馬上便大書而特書登出『錦州政府，爲馬賊操縱，特意的想重行搗亂「日本已經占領而在太平安謐的滿洲」』表示：不撲滅錦州政府，掃蕩支那軍隊，無論如何是不得成的氣勢。恰巧天津事變勃發（十一月八日）日本帝國主義依然誣爲張學良反對日本的事件！要是根據日本資產階級的報紙，便成爲這樣一回事：在此反張學良派的兵變時，支那軍隊，不該向我租界開槍射擊，自衛方面事出，我駐屯軍只得對之應戰而已云云。實際則完全是適應前述日本華北侵略的企圖。蓋天津爲華北第一貿易港，亦即北方之上海，若據有此地，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無論經濟上，戰略上，都有莫大的意義。所以在支那報紙上；——據捕俘的便衣隊供稱：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計劃的行動，供給反張學良之便衣隊以武器，使其從日租界向支那街進攻，且事前土肥原大佐潛入天津誘惑廢

帝宣統同時爲着攫取天津乃揭起此種暴動。——縱然如此刊載我們也不能把它視爲一種反動的宣傳去葬送。果然，一旦鎮靜的天津空氣，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支那軍炮擊日本兵營」再次爆發矣。日本乘此就馬上出兵錦州，然此次出兵竟然挫於美國國務卿斯蒂姆孫一段「輕率的聲明」。這件事，表示前述日本帝國主義華北的進出決然的不是一局容易的事體。那究竟是甚麼道理呢？

（二）與英美之對立

和大概爲日本獨占之下的滿州不相同的中國本土，英美勢力的侵入是相當的利害。此等帝國主義乘日本占領滿州之時積極的分割中國。且和日本占領滿洲的動機一樣：基於中國革命之成長，與蘇維埃同盟之發展迫及帝國主義之體制（崩潰），使維持彼輩殘局的最後之殖民地中國也好像是失掉的模樣，彼等於是拚命的在中國國土之上，民衆之上，伸出那樣貪婪而殘酷的毒手。那麼，依然的在彼等之間要開始一種較前更劇烈的分贓式的鬥爭：日本只占領滿洲，尤以爲未足，支那本土也視爲掌中之物，這樣以來，英美自然是要露出狗牙狂吠大叫！尤其是美國素以日本爲敵，互相爭奪滿洲。自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日美便在遠東方面爭奪攻擊蘇聯的領導權。

但滿洲已爲日本占領，美國以非武力的手段插入滿洲是不可能的，反蘇聯干涉戰爭的領導權也好像又爲日本所奪。

加之再使日本侵入北支，那豈能忍而受之呢？於是美國以從南京政府溝通人手而極力侵入的中國內地，同時並防止日本之侵入中國內地，因之日美的對立最近愈益激化。

最近日本對於英國的感情是顯著的惡化。聯盟英代表塞西爾，聯盟理事長德拉孟得及駐支英代表藍浦生已表現出反日的言動，可見英日兩國在中國的經濟對立，是非常的尖銳化，戰爭勃發之初英國乘中國排斥日貨，（最近雖似衰退）英國貨，尤其是綿製品之對華輸出非常激增；這位老資本主義國家英吉利爲着挽回頹勢，在這被殘留下中國分割最後的關鍵上是異常猛勇的努力。在華北所謂英國的權利即開灤煤礦，地居天津之北，北寧鐵道沿線之唐山附近，日本華北侵略直接的迫及自威海衛交還以來英國殘存華北的幾何勢力；且更障害其中支南支的輸出貿易品。

這樣以來，日本之北支進出，英美好像要共同制止的，個中界壁即爲錦州政府。張學良的錦州政府像日本宣傳的那樣，強力是沒有得的，雖屬無力，今尚繼在之謎便潛伏在這裏了！

（三）錦州中立地帶案

恰當日本軍要攻擊錦州之先，在巴黎國際聯盟理事會第三次會議席上，所謂錦州中立地帶案便被提出（十一月二十五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當此案提出之時，中國國民黨的代表就這樣說着……『在錦州附近日支兩軍之間立即

設定中立地帶，對此地帶要求在理事會權能之下，使英，法，意及其他中立國軍隊駐屯，中國於此場合，若理事會爲着和平要求，縱使軍隊撤至山海關以內，亦所不辭』。（十一月二十七日朝日晚報）同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也以同樣的事體向英，美，法三國公使聲明。（朝日二十八日）然若根據此種提案，則在撤退區域支那政府之行政權（警察權包含在內）依然是可能的持續。此外尚有以巨流河與饒陽河間爲其範圍之說。

這件中立地帶案，在表面上縱然從中國方面提出，却全然與防止日本占領地域伸入華北的英美的要求合爲一致，所以日本開始便對於此案反對，當然是爲着自個兒的方便。此事根據下面十二月六日日本對於議長柏利安聲明的方針也可明瞭：

- 一 撤退區域，應自遼寧省內小凌河起至山海關止。
- 二 錦州政府及同地支那軍隊應撤至關內。
- 三 嚴禁支那政府嗾使土匪擾亂事宜。
- 四 撤退區域內之行政警察，作爲警官隊以持續縣政而維持治安。
- 五 在不危害地方日本臣民的生命財產及駐在軍隊的安寧的限度以內，日本軍隊不侵入撤退地帶。
- 六 關於實施的細則協定應由日支雙方之各該當地主官之直接交涉決定。

這完全是適合於日本方面的東西，英國和美國不能承認是十分明白的事體，於是錦州中立地帶案也只得作為罷論。

(四) 英美的對立

何以錦州中立地帶案，出乎意外的淡漠消失？這是國際聯盟，特別是英美之間存在着幾多利害衝突的關係。美國一面和聯盟接近，一面又離開聯盟個別的行動，滿洲事件以來，最初便是這樣。對於錦州事件仍是美國不久便和日本單獨交涉，制止錦州攻擊；所以把牽入英國的結果的中立地帶案，縱然推翻也沒有甚麼關係。

英國和美國的不相一致，在這等去處是可以表現出來的，他們相互對立，今後各別的侵入中國將盡其所能以幹，愈進愈激！

(五) 列強的共同目標

像上面所說的樣子，帝國主義相互對立，極端激化，然因此使馬上爆發戰爭是不可能的，攻擊蘇聯，消滅中國革命倒是刻不容緩的事體。

自十一月十八日國聯第三次會議約三週于今，僅僅的採取了一個決議案便翕然閉會。（十二月十日）議長柏利安得意揚揚的說着「聯盟確保世界和平之效果」。然聯盟所採之決議案，徹頭徹尾是把日本之滿洲佔領認為十分正當；聯盟理事會議赤裸裸的基于反蘇聯干涉戰爭，及壓迫中國革命而商議世界底新的分割，自己本身也就是個準備大戰的會議，

該決議案以五項條文成立，大都是有利于日本方面的情事，該案截止採決為止，姑無論有何種波瀾經過，而決議案通過是不成問題的。案中所謂中心的事情便是『調查委員會之設立』，此案原係日本代表提出，其原文如下：

「研究現地的情況及其所影響於國際的情事。或者日支兩國間，在和平的諒解上有阻害情事發生，應予報告理事會」。

關於該會委員之權限問題有如下的「但書」：（註在條約及法律等項文中所贅之附屬規定，名為但書。）

「兩當事國任何交涉開始，此交涉不屬於調查委員所被委託的權限以內。關於兩當事國因任何事件而設施的軍事設備情事，亦不屬於調查委員會的權限之內」。

此種調查委員會之設立，原非使各該委員等認識歐美人
在中國尤其是在滿洲的殊屬情事。直是把日本人在滿洲的侵略戰爭，認為是正當的事件而已。請看前述關於調查委員權限的「但書」！把贊許日本之滿洲殖民地化，及默認攻擊蘇聯的軍事設備等，表示得十分清楚，這樣以來，對於日本的援助，及列強自身如今後在中國也採取同樣的行動，是與以鞏固的保障。

第三次的理事會，延亘三週之久；其間公開會議寥如晨星，隨後盡是秘密會議，私相面予美國駐英大使萊斯，日本駐英大使松平及英國新任外相塞門在倫敦成立的政治家會議

，是聳立於理事會以外的主張，幹着所謂中國再分割的商議與攻擊蘇維埃共和國的談判。

如此爲着攻擊蘇聯，分割中國的共同業務，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爆發，不安謐的抑制着是不行的！左邊即其一例：

十二月十日美大總統胡佛，對於上院戰債延緩批准案的教令中談及理事會此次議案之採擇，有如下數語：

「……………際此各國相率的努力齋予以和平解決，本政府應知以最大之忍耐用事是所希望。且在我美利堅之輿論，亦相信此等抑制爲得策的事件。」

美國對於日本，對於英國，持怨深矣。然以內政之故及攻擊蘇聯與彈壓中國革命運動的帝國主義的共同業務起見，也是下能不安然「忍耐」！於是帝國主義列強間，一面相互排擠，一面進攻蘇聯，壓迫中國革命。

（六）××黨援助帝國主義

對於這樣國際帝國主義的中國分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黨政府非但不予反對，且更加以援助！

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一的滿洲，使××之××政府和××政府幹了一個所謂「和平統一」！裝模做樣的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實在不是欺人的事情。

證據就是：××也廣東也對於民衆的排日運動大事彈壓；更進一步的，彈壓今後必然的對於成長的國際帝國主義底

中國勤勞大眾之反抗。且出席國際聯盟的×××××之代表，也在做着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生意。

××黨之政權，在以日本為先鋒的國際帝國主義直接的分割中國，及中國×××革命異常成長之前，幾乎頻于倒潰，結局他們若上奉仕帝國主義雖片刻也不能存續其政權。但彼等結果也不能成為單一的東西，仕奉同一的國際帝國主義，那帝國主義間因着種種的對立，根本就不是單一的東西，因之縱然×××下野，××派起而代之，要使中國軍閥間相互對立的事情消滅恐怕是不可能的吧？

(七) 結論

對於這樣反革命的××黨，中國勤勞大眾早已就把他作為帝國主義同樣的對待而加以攻擊，最近連學生大眾對於××黨也放棄從前的幻想，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打倒××黨來叫喊，彼等已開始走上應走的真實道路。這幾天新聞報紙上登載着在北平，上海及其他都市的學生大眾一時蹶起，暴動勃發的事件，陣陣傳來。

革命的×××政府業經樹立於中國，此種政府將與××共同發展；這是對於資本主義體制之崩壞上加與速力的事物；因之全世界資產階級最後掙扎的乘火打劫攻擊蘇聯及壓迫中國革命。

昨天民政黨內閣崩壞，今日政友會成立內閣，日本帝國主義當此之時，一方迫於金融恐慌，而農業恐慌又深入到最

之底，因此對於國內必然要發生的革命運動將加緊的彈壓而對華及攻蘇聯政策也要成爲更加強化的事件。

目前，是對於國際普羅列塔里亞的國際資產階級施行全面的攻擊時代。日本的普羅列塔里亞階級所負的任務實際是非常的重大！（一月六日譯）

中國民族獨立問題之探討

懷 新

中國民族獨立問題，這個題目是在無數作家的筆尖底下出現過的，現在要來再用，似乎已竟很陳了，可是題目雖陳，問題依然懸着未決，我們還有從新探討的必要，而且，這個問題實在是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中國民族現在究竟是不是獨立的，不獨立又是由於什麼原故，今後我們應該怎樣解決，誰來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們應該有深刻的認識。作者從經濟的歷史地見地很詳細的說明了這個問題，並且，最後告訴我們怎樣才能到達正確的路。所以，我們很希望讀者不要以題目的陳而遂忽過了這篇文章。

——編者

一

由現在起倒向回數，在將近一個世紀的以前，中國民族不但是獨立的民族，而且是強大的獨立民族，很遠的漢唐固不用說，就是在二百多年前亡了的明代，和二十多年前亡了的清代，中國民族不論在那一方面，也還都表示着的不可侮的獨立性。明代因朝鮮問題，對日本的交涉，以及海外勢力的發展，和清朝在鼎盛時期，對各國交涉的態度，處處却表示出中國民族的偉大與尊嚴。就是在近一個世紀以後，鴉片之戰敗於英，中法之戰敗於法，中日之戰敗於日，庚子事變敗於八國聯軍，戰爭雖然都是失敗了；但中國民族獨立的尊嚴，仍沒有完全失掉，這就是說，中國民族雖然因為戰爭失敗，被種種的鎖鍊（條約）束縛起來，還是鋼板硬正的顯出不肯屈服的態度，使得帝國主義者在得意中，對待中國民族，不敢不表示相當的敬意，存相當的戒心。

但是自庚子事變以後，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上述的情形，就有了劇大的轉變，帝國主義者一次又一次的向中國作無理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的向中國出兵，一次又一次的屠殺中國的民衆，明目張胆干涉中國的內政，助長中國的內亂，最近日本且公然出兵東省，到處殘殺毫無抵抗能力的人民佔據中國的領土，而中國當局對這種種無理待遇的表示，完全沒失了原先的尊嚴，無論是在怎樣不能容忍的關頭，總不敢作實力的舉動。除力持鎮靜並壓迫民衆愛國運動外，所優能者

，只是朝一個照會，夕一個通牒，人家理是那樣做，不理也是那樣做；開口曰國聯如何，閉口曰某國怎樣，人家幫忙是那樣喊，不幫忙也是那樣喊，結果弄得每次的交涉，都是沒有下文，或甚至完全失敗，其是可恥孰甚！

民國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民族已失去了獨立性，完全被踏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成了帝國主義者的奴隸。

那麼，我們要問中國民族的獨立性爲什麼失去了呢？有人會回答說，是因爲屢次對外戰爭，都被帝國主義者的堅甲利兵打得慘敗，所以以後不敢表示獨立性了，但這個回答不能令我們完全滿意，因爲戰爭只能使一個民族暫時低頭，不能使牠的獨立性完全失掉，如中國的鴉片戰爭雖然失敗，但仍舊對帝國主義者敢作有效的抗爭，况『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又爲我們中國古已有之的明訓。也有人會作別樣的回答，如說中國民族衰老了，中國人沒有愛國心，中國人不能團結，中國人沒有毅力等，但我們覺得這些說話，都不成理論；我們知道，中國社會所以變動是由於國際資本勢力的侵入，即是說，自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侵入中國後，中國的社會即根本發生了動搖，進一步，中國的經濟遂完全被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勢力征服，經濟是國家的命脈，是國家這把機器的發動機。經濟既然被人征服，那麼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出來的，代表中國民族的統治者，當然不敢對帝國主義者之無理行動，爲有效之反抗，不但不敢反抗，有時還得取媚，

對民衆的愛國反帝運動，每每施以無情的壓迫，就是明證。所以民國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現當局壓迫下的中國民族，已失去了獨立性，完全被踏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成了奴隸。

二

把中國弄到現在這樣光景的，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剝削過程的結果，我們知道作為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英國，是於十八世紀的中葉，即開始建築牠產業革命的基礎，於十八世紀之後半期，英國因貿易及殖民政策的成功，即樹立了世界霸權，由此生出了製造品販賣，擴張市場，購買原料，以及國內商業資本積蓄各種現象，而法美諸國，也都緊跟在美國的後邊，採用了這在人類經驗中是新的的生產工具，這樣機器工業，遂勃興於歐美所有比較進步的國家，工廠製造品於是波濤洶湧的向各市場流動，原有的市場，到這時感到窄狹，不得不向外尋覓更大的市場，以銷售堆積下的貨物，並取得繼續生產的原料，為要向外發展，尋覓市場，不能不用武力，因此各國在這時都高唱起軍國主義之歌，中國的閉關自守的藩籬，就在這樣的聲浪中，成了犧牲品，戰敗五六次，戰費賠償達七萬一千七百萬兩，逼開商埠七十處，關稅自主權，內河航權，工業專有權，均行喪失。外人在我國並獲得領事裁判權，自由居住權，以及種種其他優越權利。

國際工業資本主義，就利用上述獲得的權利，在我國樹

下了深厚雄偉的根基，

十九世紀末期，國際工業資本主義發達到了金融資本主義時期，帝國主義者除向殖民地銷售製造品，獲得原料外，為取得更多利潤計，又把堆蓄起來的資本，大量的向國外投放。他們投資的手段，可分為間接直接兩種，所謂直接投資即各帝國主義者將所有資本，不經投資地國家之手，而直接在投資者國家經營種種事業，被投資地國家於其經營之情形，及所獲之利益，皆不得過問，間接投資，即將資本交於投資地國人之手，而從中取得利息，及其他特種利益，

帝國主義者在我國之直接投資，如鐵路，工業，航業，鑛業，電信，銀行等六種，此六種投資，幾將我國之新興事業網羅無餘而且勢力都異常雄厚，現在只簡單敘述如下：

鐵路直接投資有中東，南滿，安奉，滇越，膠濟等五線，資本英金七千五百十三萬九千八百鎊，日金四億四千萬，共長二千四百三十二哩，現在原屬德國之膠濟鐵路已收回，中東鐵路由中俄合辦外，其餘都還仍舊。日本最近竟藉口中國軍隊拆毀（？）南滿鐵路，出兵東省，侮辱中國民族的交涉，截止本文執筆時，還在沒有下落，在中國的領土之內，竟橫暴到這步天地，真所謂喧賓奪主！帝國主義者在我國直接投資於工業的情形，範圍來得極廣，現在只單被認為資本主義之基本工業的紡織業，作為代表，看一看是怎樣：據本年出版的英文中華年鑑載，中國現在有紡錘二〇九九〇四二

，織機一四七三五，日本在中國有紡錘一三五—七〇四，織機一一九九四，英國在中國有紡錘一六一八六〇，織機二五六二，這個統計告訴我們美日兩國投資於紡織工業的勢力，差不多是與中國相等，中國是產棉之國，而紡織工業與外人相較，仍竟爾爾，其餘怎樣就可以想見了，

外人在我國主要之航業投資機關，有怡和太古日清等三個輪船公司，怡和太古屬於英國，資本共為二百二十萬磅英金，日清屬於日本，資本為一千六百二十萬日元。三輪船公司共有船一一一隻，總約十四萬九千一百四十九噸。以中國最大之輪船公司招商局與之相較，船數僅及三分之一，噸數僅及四分之一，勢力竟是這樣微弱，而外人的這些輪船，又能在我國內地凡能航駛輪船的內河，任意航行，無怪乎能將中國的航運事業壓倒。

自甲午戰後，外人群起在我國奪取經濟利益，礦業亦為各國所注意，光緒二十四年，德人奪得沿膠濟路三十里以內之探礦權，同年英人又攫得山西數縣之煤礦，明年德商又得山東之五礦。庚子事變後，開平煤礦被奪於英，撫順煤礦被奪於日本，其他如銅山，鉄礦，江北煤礦，外蒙金礦，扎麥諾爾煤礦，各以不同之方式，入於外人之手。後雖漸次收回甚多，然損失已經甚鉅，撫順等主要煤礦，至今尚全屬外人。礦業基於國家之土地，而土地又為國家要素之一，竟任外人投資開採，所謂自主國實在不是這個樣子。

外人在我國之電線投資，可分爲陸上電線，海底電線，無線電三種。陸上電線係由中國自辦，歸交通部管理，外人與我僅爲間接投資關係。至海底及無線電，外人在我國均有各自之設置。中國國內，一有事變，即各自向其政府報告，而中國關於國際間之一切消息，反受彼等壟斷。

銀行或銀公司，侵入工業界，成爲工業生產之原動力，資本主義因以發展至最高階段，而炙手可熱之帝國主義於以出現。是以銀行在今日，不論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均有極優越之勢力。各國在華直接投資所設之銀行，據本年出版之英文中華年鑑調查，數目共爲五十個，此等銀行多半享有發行紙幣，及對各本國負有保管在中國債權之權利。並受自國政府保障，供給借債於中國。因此益與外交政策發生關係，銀行團且因管理借款擔保的稅源，對中國財政立於監督之地位，更澈底表示成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模範執管。中國自設的銀行，雖然爲數不少，但都因資本過小，不能與之抗爭，反要仰其鼻息，以求存在。

以上爲直接投資之大概情形，以下再言間接投資。

外人在我國之間接投資，可分爲政治的，與經濟的二種。政治投資多借於中國政府，其用途一部分充作公費外，大部分都用於擴充軍備，成了歷來內戰發生的活力素，其應用於正當用途者極少。但其爲數却極大，截止民國十一年未還的外債，據統計尚有一億四千萬磅，合國幣約十二億一千萬。

元左右，如算至還清，本利合計，約需三億三千萬磅，合國幣幾近三十億。這樣重的担子，都要窮苦的中華人民負擔。

經濟的間接投資，多為鐵路與電線投資，其次於鑛業航空及工業亦為數不少。我國現在之國有鐵道，除極少數外，無一無外國資本在內，據統計全國鐵路借款原為五千四百二十四萬六千九百〇九磅，已還清算為九百二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萬磅，現尚欠四千四百七十八萬二千八百三十二磅。電信投資約五千萬元。鑛業投資各國共約三萬萬元左右（括直接投資），航空投資約一萬四千萬元左右。工業投資約在三萬五千萬元左右（括直接投資），屬於中外合辦事業，約在四萬萬元以上。

綜括以上所述，以直到今日，各國在華，直接間接投資之總額，雖限於篇幅，不便一一臚列詳計，僅概括的說來，總數總約在八十二萬萬元以上。中國全國全年度收入，據財宋報告，不過三萬五千七百萬元，如此，則僅以各國在華投資之數，可抵全國財政二十三年之收入。而其輾轉生利之剝削，及海關所受損失，尚不計也。

這不是証明了資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已伸入了中國的每一個毛孔麼？

三

資本主義在中國這樣發展剝削的過程中，給中國造出了兩種主要東西，一是官僚資本者，二是買辦資本者。

官僚資本者是怎樣產生的呢？我們得先將清朝中葉後的歷史略微回顧一下，滿清的統治者經過鴉片之戰，英法聯軍之戰，以及平洪楊亂時，中興諸將所親眼看見的外國軍人的武器的犀利，為鞏固統治基礎，及鎮壓反抗勢力，首先深深的感到自己武器的不行，於是在曾國藩李鴻章等大官僚的倡導之下，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八一年，二十年間，出現了許多造船廠，兵工廠，機器局，並輸入造器機械和技術人才，這樣遂創始了中國的近代工業。

成為軍事工業的基本工業的，是鐵路業，採鐵業，和採煤業。中國既興辦軍事工業，連代而起的，當然要興辦鐵工業，採煤業，和鐵路業。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就是興辦這等工業的時期。

與此等工業同時興辦的是一般的生產工業，如張之洞等官僚所倡辦的紗廠等。

但不管是軍事工業，是鐵路業，是採煤業，是鐵工業，是一般生產工業，起初興辦的時候，都是由在當時頭腦比較新的官僚倡起，所以這時的一切事業，差不多都是官辦，或是官督商辦，這些官僚們，是既怕麻煩，又無營業常識，弄到頭多半是一塌糊塗，完全失敗，但都視此為肥缺，竭力鑽營，所以結果事業雖然失敗了，鑽進去的官僚們，却腹便便而面團團成了改號的大富翁。到中日戰役和義和團事後的時期，清廷財政基礎，因兩次的大賠款而破壞，迫不得已將一切

企業作爲國有事業，委諸官吏經營，而一切企業資本又不得不向外國借款，（因爲要借外債，只有用國有名義方能博得信用），尤其是鐵路。鐵路的建築，在封建階級，只曉得有軍事上的必要，而外國企業家却視爲很好的投資目的，所以列強爭謀奪得鐵路的建築權。一面準備作他們勢力範圍的根幹，一面便於生產貨物販路的擴張，和工業生產原料的來路。於是中國的封建官僚和外國的資本家便發生聯絡，同時一般富商，也在官督商辦的事業經營之下，變爲奸商，和官僚結合起來了。」（李達中國產業革命史觀第一五八頁）

所以由中國產業革命發展的歷史趨勢看來，中國近代的工業，是開始於軍事工業，而後方及於一般生產事業的，因爲這些事業，最初却是官辦事業，或是官督商辦事業，所以形成了官僚資本者，因爲這些事業，多半都需借外債去開發，所以就形成的封建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者，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官僚資本者之一主要特徵，須切實注意。

買辦資本者是怎麼形成的呢？這比較產生官僚資本者的過程要來得簡單，國際資本家向中國發售貨物，買得原料，和經紀投資事業時都需要中國人給他們從中經理，這些經理者，被稱之曰買辦，買辦在這經理的過程當中，可以得到許多利益，因此他們一躍而成了中國現代的商業資本者，中國現在各大商埠的許多富有的商人，都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出來的。所以他們的主要特徵，是與國際資本者有關係的。

官僚資本者和商業資本者，是中國今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勢足包辦銀行，影響軍閥，左右金融，在今日各大商埠所見的都是燦爛偉峨約百貨商店，很少見高聳雲際的煙筒，這是因為他們知道投資於生產工業去和外人相爭，因為種種關係不好得到勝利，而且賺紅利也不如販賣外人的出產品來的容易。這一點更可證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性，他們甚至從窮困的農村中，將貨幣吸收出去，一部分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送給了外人，一部分蓄積起來，造成了中國今日城市的腐化文明。

四

已經說過官僚資本者和商業資本者，是中國今日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因為歷史關係，代表中國的統治者，即從他們中之有教養有權威，有能力者中跳了出來，他們的特徵既是不能與帝國主義者脫離關係，所以從他們中產生出來代表中國的統治者，也都是帝國主義者的最馴順的走卒，因此在辛亥革命時，第一步，即先宣佈承認外人的既得利益，此後袁世凱要坐總統，段祺瑞要當執政，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都一樣的宣佈承認外人的既得利益，進一步國民政府諸公，且將原先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取銷將廢除不平等條約，改為修改不平等條約，這種種循循有禮的態度，是走卒對主人翁應有的表示。

中國民族獨立性的失掉，就是在這般東西們身上失掉了

，他們的靈魂，就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他們以乞憐式的向外人要求廢除不平等約，沒說是還辦不到，就是辦到，也得附以他種條件，中國民族仍不能從壓迫下解放開來。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要聽這般僅以國際帝國主義者靈魂為歸魂的民族資產階級中跳出的代表中國的統治者，給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謀真實的獨立，是等於俟黃河澄清，一樣的不可能，一樣的根本沒有辦到的希望。

五

據本年出的英文中華年鑑統計，國民政府行政院與其附屬機關共支出二二三二七五五元，立法院與其附屬機關共支出四六四三〇〇元，司法院與附屬機關共支出五〇四三一八元，政試院共支出二四五〇〇〇元，監察院與其附屬機關共支出四四八四二九元，全國軍隊的支出共二〇九五三六九六八元，以及其他各項的支出，共總為四三四，四四〇七一二元。這個根據宋子文報告的目數，自然不確，實際的數目，一定還要大，但祇就這四萬萬多元說，在貧困的中國已經是很不容易來的一筆大款了，但是這筆大款支出去都到那裏去了呢？那我們知道是除了供給內戰和統治者們個人的無限奢侈外，還有外人銀行存款的增加和租界房屋的購買，消費於生產事業的是很少的，這樣遂益鞏固了他們和國際帝國主義者間的紐帶。

歷來的借債，也都走了這同樣的道途，發生了這同樣效

果。

普遍華北的旱災，和普遍長江流域的大水災，也都是因統治者們，爲滿足他們的慾望，竭力搜括，從不肯動用公帑，從事建設，而才發生的，

因此我們更可以說這般從以國際帝國主義者靈魂爲靈魂的民族資產階級中跳出的代表中國的統的者，不但不能臻中國民族於獨立之域，中國民族若是自己不奮鬥，還會在他們手裏完全滅亡。

六

宇宙間一切運動，都在相對的原則之下向前進行，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剝削的過程中，一面是如上所述造出了他們的忠順走卒，一面却又爲他們造出了給自己掘墳墓的能手。就是工農羣衆和被壓迫沒有出路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農人，尤其是在農村中被壓迫農人的力量，在歷史上曾有過巨大的表現，秦漢隋唐各朝都是亡於農村暴動，宋元明清各朝，也都是直接亡於村農暴動，農人，尤其是在農村中被壓迫的農人，是中國金字塔式的社會的最下層的建築，他們若是起了騷動，高踞最上層的統治者，一定是要由動搖以至滅亡的。不過因爲他們在過去意識始終是朦朧着，所以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統治。現在讓我們先考察一下中國農村自從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後所發生的變動：

(一) 土地集中，據民國七年的統計，中國的農人，自

耕農占百分之五三，佃農佔百分之二六，至民國八年自耕農的百分比即降至百分之四九，佃農的百分比即升至百分之三二，這種自耕農減少，佃農加多的統計，不是告訴我們土地集中了麼？江蘇省是中國近代工商業最發達的區域，給我們了更明確的統計，江蘇省貧民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所佔土地面積，不過百分之二四，中農人口，佔百分之八，七，所占土地面積，約百分之三十，大地主人口僅千分之三，但所占土地面積，却到百分之三十。

(二) 荒地增加，據李達著中國經濟概觀引日本東亞同文會出版之中國年鑑所載，中國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四年之間，荒地面積竟增加至四萬九千萬畝之多，農人因受了戰事和苛捐雜稅或天災的影響，都離開土地，成爲遊民無產者，他們的數目，共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約佔全體總數百分之四十五，這些游民無產者，因生活的壓迫，不去當兵，即淪爲盜匪，在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手下，成千整萬的送掉他們可憐的生命。

(三) 農業生產減少，這樣米及小麥的出口與進口方面即可看出，據本年出版的英文中華年鑑所載，米在一九二八年出口爲一九一〇〇六，至一九二九年則降至一八四一八二，小麥在一九二八年的出口爲七〇五七六八九至一九二九年則降至三〇五一四〇九，同時在進口方面，在這時期中，米之進口雖未增加，但小麥却由三三三八八八六陡增至二一八

三〇八一七，棉花的出口，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間由四七三〇六，九九降至三四一五八七六五，進口却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由六七九八一四一七增至九一一二三八五七。小麥米及棉花都是號以農立國的中國之主要農產品，尙且如此，其他副業衰退，不言可知了。

（四）生活日高 資本主義的生產品，侵入農村，破壞了農人原來的手工自製用品，洋貨到處充殖，於是農村的生活，遂日益增高，記得在小孩子時代，去上鄉村廟會，父母如給四五十錢，即可飽餐一頓，回來還帶許多東西，現在四五十文錢是連一個白面饅頭也買不到了，農村生活比二十年前，高至數十倍乃至百倍。

（五）貨幣缺乏 農村受軍閥封建官僚以及商業資本的剝削，金錢多半流入城市，造成今日城市的腐敗文明，窮的農人手中，常是一文莫名，因此購買力極其薄弱，一過歉年，任其餓死，如果豐收，所有的糧食，却又換不出錢來，所以農村一切事業，如防水禦荒等，却簡直不能與辦，全聽自然爲虐。

如上所述，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破產了，被壓迫的農村羣衆，在適當政策領導之下，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利用的統治是極容易的。

近世的產業工人，是資本主義親生的忤逆子，他們和資本家的利益，根本相反，所以最富於革命性，並且工廠的環

境，把他們自然養成了有紀律能奮關，能團結的戰士，中國產業工人的情形，我們可以舉『新北方』雜誌東北專號所載日人中西伊之助著的撫順炭礦，一篇文所說的爲代表，在這篇文內題名爲「世界唯一的高榨取」的那段內說：「因爲最近突行承包制度並實施機械化的產業合理化的結果，一方面產生多數失業者，一方面將每人的採炭量急激的增加，例如古城子塔連的採炭量，已由二十三噸，增至三十六噸左右，當作者在三月下旬到撫順的時候，見到一台電氣銬一日採掘數量已造成四千噸的紀錄，然而運轉機械仍使用一個人。

「每人每日採炭量若以四千噸計算，則資本家的純利便有四萬六千四百元之巨，但勞働者的工資僅日幣二角七分，」

又在題名爲「失業都市景象」的那段內說：「因解僱由工人宿舍裡被逐出的勞働者，和流落到撫順無處出售其勞力的勞働者，夏季則散在郊外露宿於樹陰下，晚秋初冬天寒季，便羣集於民宅的門首和牆下，實行他們的隔牆取暖主義，而期望被雇爲炭礦的臨時工人，」

又在題名爲「馬路上半殖民地國家的勞働者」的那段內說：「在近代粉飾一層華麗燦爛的都市裏，看見這一羣奇怪的裝束遠離近代生活的勞働者，不禁憶起非歐黑奴築成歐洲現代文明的功績，並且想起在俄國革命史裏，有一個詩人曾經這樣詠歎着：

莫斯科是以數百萬農奴的骨肋所築成的都市，

但是到過宏壯美麗冬宮廣場的人，

他們是否聽見地下有冤魂的咽泣。」

撫順煤礦的日資本主義者對中國的勞動者是這樣殘酷，其他各國的資本主義者對中國的勞動者，也是一樣的無情，中國的產業工人的數目，雖然尚不能確實知道。但他們的奮鬥已有了驚人的成績，北伐時期，上海的武裝工人，曾將聲勢喧赫的孫傳芳的勢力，逐出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廣州碼頭工人的罷工，幾使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基礎——香港，變成荒島，武漢九江的英租界，自動交還於中國，這是代表中國民族的統治者費盡乞憐的脣舌，也不容易辦到的事，

在這以官僚資本和商業資本為骨幹，生產工業尚不發達的社會中，學校機關盲目製造出的知識分子，因為絕少出路，所以環境也把他們迫着多半走上革命的道途。

七

前段所言的三種勢力，特別是工農羣衆，他們和國際資本主義根本立於反對的地位，他們是還沒有投降國際資本主義者的獨立中國民族，並且歷史也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不怕代表中國的統治者，不怕代表中國的統治者的軍隊，他們所害怕是還沒有投降他們的革命的羣衆。過去一切外交之所以能得到一點勝利，都是因為有革命的羣衆在後邊作後盾。

所以，由以上各段所證，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就是要恢復中國民族的獨立尊嚴，就要使中國革命的工農羣衆握到

政權，革命的工農羣衆握到政權的道路，是要澈底反抗帝國主義及其爲中國所造成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必須這樣，中國民族獨立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在這裡還有左列各點須特別指出：

（一）因愛國熱忱，而盲目的跑在帝國主義者的走卒的旗下去從軍的人，是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乾喊着對日宣戰的人，也同這差不多，因爲這都不能使中國民族走上獨立之路。

（二）有人說中國近年來一切不上軌道，外交喪盡體面，只是人的問題，負統治責任的，不是沒能力，就是道德不行，所以一切都壞了。這實在是錯誤的觀念，袁世凱，吳佩孚，蔣介石，都不爲不厲害，好人政府，聯省自治，也都試行過，近來所謂的以黨治國，更是集全國之碩彥於中央，但結果依然糟糕。民國以來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老的少的，新的舊的，老的壞的，都上遍了，但是都不行，這證明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在現經濟基礎上反映出的政治問題。

（三）鄉村農民的意識，因受着近代的壓迫已從朦朧中醒悟過來，他們大部已經不信命運，知道實際爲自己鬥爭。城市產業工人的革命運動，也和鄉村的農村革命運動，發生聯結關係，因爲他們不但革命的對像差不多是相同，而且近代產業發達的結果，使農村不能與城市脫離關係。

階級及階級鬥爭

和田叡三著 介全譯

(階級論之第一章)

(一) 序說

如果一個月薪六十元的下級官吏對月收一百二十元的熟練勞動者說：「我可算得是勞動階級裏的一個人，完完全全是一個普羅列塔利亞特了。」這句話是對的嗎？

又如果一個月收三十元的不熟練勞動者對一個月收一百二十元的熟練勞動者說：「我是普羅列塔里亞，你却不是的。」這也是對的嗎？

又當一個身無分文的貧苦著作家說：「我是普羅列太里

亞」時，那也是對的嗎？

自然，在正確的科學的意味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爲什麼？

假使我們就上述各例的情形以各個人收入之多寡或貧富來分「階級」，那就要陷於非常的混亂，終於不能把握到階級的本質。把熟練勞動者劃出於普羅列塔里亞之外，手工業者，農民，知識階級，下級官吏，則屬之普羅列塔里亞。這並非意想不到的事。不，如果以更極端的例來說，則小資本家與勞動者尙且能混屬於同一的階級的。

那麼，「階級」究竟是怎麼一樣東西呢？

（二）階級是什麼？

對於這點，一部份的人們還是想以「社會的收入之分配」爲階級分類的標準。這在資本主義社會說來，因社會之收入分爲利潤，地租，工資三大類，所以在這里資本家，地主，工銀勞動者的三大階級，就相應而生，他們是這樣主張的。但這種說法依然不能觸到問題的根底，因爲單以這個不能說明爲甚麼一定種類的收入，歸屬一定種類的人們。

這樣說來，馬克斯主義將在哪處求得階級分類的標準呢？恩格斯說：——「生產及次於它的生產物之交換是一切社會的構造之基礎……歷史上各社會生產物的分配以及和它一起的階級與身分之社會的編成，是依於如何生產及如何交換而定。」（恩格斯「由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達」堺氏

譯)即生產關係特別為階級關係之究極的決定者，所以又為階級分類的基準。

生產在其中含有二位相異的「分配」，第一為社會成員的分配，第二為向這些社會成員之間的生產工具的分配。馬克斯在發現以「分配」為生產物之分配以前，曾力主前述的兩個「分配」而說過下面那樣的話：

「最淺薄的見解，就是把分配以生產物的分配來表現，而與生產相脫離，且對於生產好像是準獨立物的樣子。但分配是生產物的分配以前，第一便是生產手段的分配，第二——雖然是同一關係之更進一層的規定——是在生產之各種類下的社會成員的分配（一定生產關係之下的各個人所從屬）。生產物的分配，明明就是包含於生產過程本身，同時又規定生產組織的那一種分配的結果。離了包含於生產的分配而論生產，顯然是空虛的抽象，但在另一方面，生產物的分配之成立，本來就是在形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本身之成立的時候。」（馬克斯「經濟學批判」。）

這樣人們在生產行程上隨其任務之不同，而被一定的方法所配置，所分配，在這種種「人的分配」——「生產上人的種種的分配」上，又結合着「勞動手段的分配」，這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言，資本家有工廠機器等一切的生產手段，但勞動者却與之相反，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外，什麼也沒有，且生產上兩者的配置乃依于這兩者間生產手段的「分

配」樣式如何而決定，在這裡才有了階級之分的基礎。所以階級關係又因之必然地結合於特殊的物質的生產關係——被生產手段的分配關係所規制的榨取，被榨取關係——上的，這樣我們便可以把「階級」作如下的定義：

「階級乃依於較任何爲先的生產過程中的共通條件和共通任務而結束的人類底集團。」（布哈林「轉形期經濟學」）

「社會的階級——已如我們所規定——是生產上担任同一的任務，生產過程中對於其他的人們同一的關係——這些關係表現于物質（勞動手段）上——的人們的總體。因此，所有的階級，在分配過程中有因同一的收入源泉而結合着的事情。因爲生產物的分配關係，是結合于生產關係上的。」（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我們所稱爲階級的是指歷史所決定的社會生產組織裏，由那些人們所占据着的地位，又對於生產手段上那些人們之間的關係——這是依于法律而巧妙地被確立規定了的——由社會的勞動組織裏，他們所分担的工作，又由他們享有社會的生產之財富的方法和分量，而互相區別的人類的大集團。」（列寧著作集第五卷）

例如恩格爾對 Proletariat（勞動階級）下了定義說「普羅列塔利亞是爲支持自己的生計，除了完全出賣其勞動外別無他道，又因此不論什麼種類的資本利潤也得不到的社會階級。」這實在是基於以上標準的論斷。

但「階級」和「身分」又有甚麼不同呢？

「身分」是在過去的社會（例如封建社會）上之現實的階級關係，又是基於這種關係的人類集團的分屬關係所留於今日的遺制。所以這決不是今日支配的階級關係——勞動者，資本家，地主的關係——的表現，不過是僅僅和過去階級關係的遺物結合着的一種現實的關係之表現。所以在布爾喬亞××伴着由下面起來的土地××徹底地流行的國家，一切的身分都被廢止，但不是這樣的國家，到今日這「身分」還是殘留着。尤其是在封建的生產——榨取關係殘留着國家，「身分」底分喚的根據還是殘存，依于身分的特殊階級之非民主主義的支配，因之又不僅是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上的被榨取者（例如農民），即支配的生產關係上的被支配者（勞動者階級）也被壓迫着的，

（三）階級是怎樣發生的？

人類原始的生活——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生活是既沒有什麼階級，私有財產，也沒有什麼國家的極素樸的「共同生活」，這是被科學證明的

後來社會分出階級，在那邊才生了階級利害的對立，這樣所有社會的歷史便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又是同樣地被證明的。

原始共產社會的裏面怎麼發生了階級呢？又爲什麼直到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不能不存續着呢？關於這些，又發

生疑問了。

階級是怎樣發生的？在說明這個的通說上有「能力說」，「強力說」等等，這些學說是對的嗎？

第一種說法，是把階級的根據在能力的差異中發現出來的，例如高田保馬博士所說：

「階級的成立，且不論關於這有種種的異論，相信還是爲各人所有的差異之處，統有武力，知力，及其他力的能力卓絕的人，自然地受着尊敬，這乃是階級發生的端緒。社會的必要促成分業，工作的分配須適應這能力的差異，各人因其力的差異，而地位的差異也就顯著起來，於是階級便明瞭地成立了。」（岩波哲學辭典）

但這種學說，是說原始社會爲甚麼要有社會的支配權委之於有能力者的必要？關於階級發生的原因，仍不能作何種解答，但現實往往是結合於這種學說的。歷史是不是屢次地證明無能力者的一團順從着支配的地位的嗎？

第二種的「強力說」照文字上說是把階級發生關係求之于征服關係上的，即「原始社會里從他處發現出征服者因其強力而成支配者，於是形成了階級社會，以後的歷史便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鬥爭的歷史。」但這又不足以說明「階級及支配關係的發生」正當的還是恩格斯所指摘出的幾點，他說：

「問題應該在說明階級及支配關係的發生，如果杜林君對這問題只有「強力」一語，那麼這樣的解釋是絲毫不能給

我們以幫助的，在任何時代，被支配者及被榨取者，總是比支配者為衆多，所以真正的暴力總是在前者的手裏，就這一事已足證明強力論的錯誤，所以支配及隸屬的關係還應由別種原因來解釋。」（反杜林論）

對於這些，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在什麼地方求得階級發生的根據呢？我們在這個場合，不能不降下到社會底究極的決定要因之生產力上。

那麼到生產力的那一點上才發見「階級發生的根據」呢？——在生產力的比較的未發達性上，關於這點，恩格斯說：

「社會的榨取與被榨取階級，支配階級及被支配階級的劃分，是以前生產不大發達時代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當社會認勞動所得的生產；祇較全體人民貧困生活所必須的數量稍為多些的時候，就是當勞動差不多占據極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時間的時候，在這時候，社會必然地分成各個階級。在完全致力於勞動的大多數的人民之外還形成了免除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牠顧慮着社會共同的事務，勞動的指導國家的事業，法庭，科學藝術等等。這樣，分工原是階級劃分的根基，」（「反杜林論」河野，林兩氏譯）

「我們可以爽直的說，歷史上直到現在榨取階級和被榨取階級，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的對立都可以在這種人類勞動的比較不發達的生產力中找得說明。當實際勞動的人民要致全力于自己所必須的勞動，而再沒有餘暇來做社會的工作

——來領導工作，來參預國事，來建立法庭，來研究藝術及科學等等——當這時候，總是一定要存在着特別階級，這個階級，解放了實際勞動，他就可以顧到上述工作，並且他永不會錯過機會，使勞苦羣衆做更多的工作，以增進他自己的利益。祇有大工業所達到的巨大生產力的發展，方能把勞動分配于一切社會份子的中間，而限制每人的工作時間，來參預那些關係全社會的理論或實際的工作。所以，祇在現時，任何支配及榨取的階級不僅成爲無用的階級，而且更成爲社會發展的直接障礙；祇在現時，支配及榨取等階級無論具有多少直接的強力，總是要不可避免地摧毀的。」（反杜林論）

階級發生之社會的根據是在生產的發達程度比較的未發達之點上發見的。而立於這種根據之上，階級經過如何的過程發纔生呢？

恩格斯關於這點也已在他的「反杜林論」中說明「階級和支配關係是在兩條路上慢慢走着而發生的。」

第一個過程——人類初從動物界（狹義）脫出來的時候，也就是他們踏入自己底歷史的時候但那時還沒脫離一半動物之域，所以是粗野的，對於自然力既無能力，對於自己的力也完全無智，因此他們和動物同樣地貧困，生產力並不很高于動物。在那邊生活狀態到了某程度是平等的，家長等社會的地位也是一種平等的——至少在這種場合社會的階級是不存在。這種狀態在以後文化諸民族中原始的農耕的共產體

裏還是繼續着，在一切這樣的共產體中，當初一定的共同利益——爭議的裁決，個人越權行為的禁止，河川沼澤的管理等等——是存在的。但這種防衛假使要放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就不能不委之于各個人身上。而這各個人因實行他的職務起見，便得附與一定的權力——生產力漸漸增大了，各個的共產體間也跟着生出共同或抗爭的利害關係，以這種利害為中心共產體便至形成更大的全體，那時，一種新的分業——為防衛共同的利益且調整抗爭的利益的機關——便必要地起來了，而這因為(一)世襲，(二)這必要之增大等遂至漸次獨自化，終于達到對社會支配而增高了自己的地位，各個支配者結局且至結成為支配階級。

第二個過程——在農耕家族內，原始的分業，財富達到一定階段時能取入一人乃至數人之家族以外的勞動力，生產發達，人類的勞動力遂能生產到維持其自己一人的必要以上。如有足以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又有能使用這些勞動力的工具時——在這里，勞動力便得到一種價值了，而且戰爭也供給了過剩的勞動力，即「捕虜」，不去撲殺他時，便利用他的勞動力。換言之，這里就創出了奴隸制度。這種奴隸制度乃是社會的分業之最單純最原始的形態。且在古代，就中在希臘底歷史的條件下的「向一個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之進步」乃是祇能在這種奴隸制度的形態下進行的。自由民和奴隸的對立是因奴隸大眾為解放自己以至在他指導者的指

揮下叛亂起來，乃成爲公然的階級鬥爭而登上歷史的舞台！

(四) 階級利害及階級鬥爭

生產所內包的兩個「分配」是階級分裂的基礎，而這又和第三個分配——生產物分配過程——相應，這是我們已經講過的。在那里發生了所謂「階級利害」。布哈林說明這一論說：

「分配底形式適應于生產的形式。各個階級在分配中的地位適應于它們在生產中的地位。統治與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生產工具底壟斷階級與無生產工具的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在收入底矛盾上，在全部生產品底分配中每一階級所獲得的生產品底份額間的矛盾上表現出來的，各階級這樣一種不同的「生活」也就決定了他們的「意識」。『生活』上的矛盾，生存條件上的矛盾就直接在階級利益底形成上反映出來，階級利益之最原始而最普遍的表現，便是各階級都要強在生產品底分配中增加牠自己的份額的這一個「欲望」。(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在階級社會底制度以內，生產過程同時就是對勞力者的經濟的剝削過程。他們所生產的多于他們所獲得的。這不僅是因爲他們所產出來的一部分生產品(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便是一部分價值)用去擴大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就是用于資本底積累)，而且是因爲工人階級要供養那般生產工

具的主人，要爲他們勞作的緣故，所以少數的統治者之最普通的利益可以說就是力圖保持和擴大經濟剝削的可能性，而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底利益便是力圖擺脫這個剝削。這二種企圖中的前者祇是講到現存的社會而不能超越牠的界限以外，後者則已提到現存社會形式底生存問題本身了。」（全上）

從這個「階級利害」的對立，必然地發展了「階級鬥爭」，但階級利害的對立還存在時，我們便不能立刻以爲階級鬥爭會展開。爲什麼？因爲階級鬥爭是在「一階級行動即與他階級對立」的場合開始發生的東西。換言之就是「本來的意味，階級鬥爭在階級社會之一定的發達階段上開始發展」的東西。布哈林爲說明這點說過如下的話：

「我們再假定一個工廠的工人爲着提高工資而起來爭鬥了。假使這時所有其他的工人還都默不作聲而完全安分守己的作工，那末這種爭鬥還祇是一種階級鬥爭的胚胎，因爲真正整個的階級還沒有起來活動。然而假使譬如說罷工的高潮開始了，這便是階級爭鬥；這時階級與階級相對抗了。這裏所講的不是推動着集團的集 利益，而是推動着階級的階級利益，因此這是真正的階級爭鬥。」（史的唯物論）

階級鬥爭就是一階級在行動上對立於他階級的鬥爭，所以「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馬克斯）的。

在這種鬥爭裏，「想要維持擴張經濟的榨取之可能性」的支配階級怎樣來保持自己的地位呢？最有力的武器作出來的

便是「國家」。因此，國家反言之也可說是「階級對立之不調和性的產物」，又可說是「支配階級之階級支配的機構」，至于支配階級在國家組織以外以自己的政黨作為和其他組織鬥爭的武器更是當然的事。

對於這點，支配階級將怎樣來作戰呢？在那裡便可以見到很長而且很困難的階級形成的過程（但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支配着的所謂普羅列塔利亞××之下事情是不同的。）且看看現在被掠取階級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吧，他們在長期鬥爭的過程裡，從「階級的自身」到「為自身的階級」將自己組織起來，而在首領——黨——階級——大眾——的關係之下把自己形成了戰鬥組織，

因此，階級鬥爭乃支配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意識的而且是猛烈的政治鬥爭，在進行的形式上是兩階級之前進部分的黨與黨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得不發展開來。

資本主義社會以階級對立之極度的單純化為其特徵，這在帝國主義時代更為明顯。所以從一面說來是以階級對立之未曾有的尖銳化為其特徵的。在這個時代，一方的國家是未曾有的強化，在他方則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高度的組織必然地到來，列寧說：

「特別是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時代，巨大的資本主義的獨占時代向着單純的資本主義託辣斯的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變形的時代，不問是在君主國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國裏

——隨着對普羅列塔利亞的壓迫之相應的增大——是顯示着國家未增有的強化和官僚的以及軍事的機關所未曾有的發展的東西。」

反之，實在除了說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勢力未曾有的強化以外，什麼也不是的。

那麼，這個階級鬥爭在甚麼時代終了呢？

在普羅列塔利亞××之下階級鬥爭不但不會終止而且是極堅強地進行着的，關於這點，列寧曾經屢次返復申述過，不過那僅只是取了不同的形式而已。列寧說「社會主義是階級的打破。無產階級的獨裁爲了這種階級的打破，做着盡其可能的事。但階級不是一氣就可打破的。因此階級仍然殘存着，也許是殘存于無產階級獨裁間的，××在階級消滅的時候成爲不必要了，它也許是不××便消滅的。階級雖然殘存，但所有的階級在無產階級獨裁期中變化了。階級鬥爭在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下消滅了而取了不同的形態。普羅列塔利亞是資本主義下被壓迫的階級，是生產手段上脫離任何所有的階級，僅僅它是單獨的而且整個的對立於布爾喬亞，所以僅僅它是到了最後還能夠××的階級。普羅列塔利亞××了布爾喬亞，××××了以後即成爲支配階級。它掌握起××××，它處理已社會化了的生產手段，它指導動搖的中間的要素，它壓迫榨取者增大的勢力，這就是一切階級鬥爭特殊的任務，就是普羅列塔利亞在以前沒有提出的且不得提出的

任務。」（列寧集第五卷）

階級鬥爭雖在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下也是存在與從來相異的形態裏，在××期間中存續的。

也許只有階級的廢止，使這種鬥爭停止吧！

（五）階級的廢止

階級是生產力之不充分的發達性——即「管理是必要的，但大家還是沒飯吃的狀態。」——的一個結果，這就是恩格斯所指摘之點，又是我們在第一章所說明了的事。

因此這個事實——生產力發達的不充分性——的消滅，即生產力之充分的發達，也許是做階級及階級鬥爭之消滅的物質的基礎。關於這點恩格斯說：

「在這個機會我們且附帶說一說底下的話——榨取階級和被榨取階級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的對立，是以前生產不大發達時代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因大工業所達到的巨大生產力的向上，纔把勞動完全分配給一切社會的成員，而限制了各人的勞動時間，因此理論上和實際上參加社會上一般的事務的人，也像他們多出的自由時間而多餘了。所以現在所有的支配階級和榨取階級纔過剩，實際且成爲社會發達的障礙物。而這些到現在纔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被排斥的了。」

「階級的分化，基于生產的不充分，到了現在地將爲近

世生產力的完全發展所掃滅。事實上，社會階級的廢除，要有一定的歷史發展為前提在，這階段上，不單是一定的某個統治的繼續存在，而且是一般的任何階級的統治，因之就是階級劃分的本身，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與陳腐的東西，所以牠（階級的廢除）的前提，是這樣生產高度發展的階級，這階段上，某一特殊社會階級對於生產手段與產品的占有，政治支配權的佔有，教育及精神上指導的獨占等，不但成為無用，而且成為政治上，經濟上及智識上發展的障礙。這樣的階級，現在已經達到了。」（恩格斯「反杜林論」，林河野兩氏譯。）

即社會階級的消滅以「依于某一特殊階級之生產手段及生產物的占有是不但無用，且為妨害一切發展之高度的生產發展的一個階段」為其必要不可缺的前提條件的。

我們從以上的話立刻可以得到結論，「生產力發展，社會的階級必然地消滅，人類也能達到解放，而生產力由於其內的必然致與生產關係起矛盾，所以正可以不必鬧着說普羅列塔利亞是變革的主體呀，是人類解放的歷史的使命呀這些話。」我們又不能不知道由現在階級對立的社會到無產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裏否認有種種困難而且複雜的過程，那是絕對錯誤的事。

那麼，現在的資本主義階級對立須經過怎樣的過程才達到無產階級社會呢？一言以蔽之，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即(A)普羅列塔利亞特從布爾喬亞手裏把政權××來，確立所謂普羅列塔里亞××，通過蘇維埃國家行使其權力的過程，並且(B)在普羅列塔利亞××之下使生產力急速地發展，在那裡，造成階級消滅之物質的基礎，且使階級消滅去的過程。這兩種過程是絕對必要的。列寧說：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緊後面，就是打碎了布爾喬亞的抵抗，徹底地征服了榨取者，例如鎮壓企圖開彼得堡城之奴隸主底陰謀——這由黑百人團及立憲民主黨直至孟希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都是參加的——為我們第一件而且最根本的任務，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而今後最要緊的工作就是在積極地建設××主義之更重要的任務，建設新的經濟組織，樹立新社會秩序的工作。」

「為實現階級之完全的撤廢，不但務須打倒地主和資本家即榨取者的權力，消滅他們的×××而且更須廢止對於生產手段上一切的×××，我們必須要像廢除都市和農村的對立一樣，來廢除肉體的勞動和精神的勞動底區別，這是需要長久時期的事業，為使這種撤廢成為可能，生產力的一大進步來消滅小規模生產的一些遺物（有許多場合因為是受動的，所以是極頑強而不易打倒的東西），更打破和這種遺物相結合的因習和冷漠的潛力是必要的。」（列寧著作集）

現在蘇俄是一天一天的在確立它的基礎的普羅列塔利亞××之下，着着地向這個過程——向以人類解放為其究極的

目標的××主義建設的過程前進着的。這並不像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們所說是逆轉着資本主義的，而完全是它的反對。

國家如前面所說，除了是階級支配機關以外，甚麼也不是的。

「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機構，是資本家們的國家，觀念上是總資本家」的近代有產者國家乃是布爾喬亞獨裁的機構，蘇維埃國家乃是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機構，但這總之是階級支配的機構以上的國家，不能和階級的消滅一同死去的。關於國家的死滅恩格斯說：

「無產階級將掌握政權，而首先把生產手段轉成國家的財產。可是因此，他就除去自己無產階級的性質，消滅一切階級的區別及階級的對立，因之使原來的國家也趨于滅亡。以前建立于階級矛盾之上的社會，需要國家作為每一時代榨取階級所建立的組織，用來維持他的生產的外部條件，因之首先就是要強制地把被榨取階級束縛于各該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壓迫條件之下（奴隸制度，農奴制度，賦役制度，雇傭勞動制度）。國家是整個社會合法的代表，是社會之綜合成為明顯可見的集團之形式；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為社會的代表，祇因他是某一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在某一時期中是代表全社會的：在古代，有奴隸主的國家，在中世紀則有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這個時代，便有資產階級的國家。等到最後，國家真正變成全社會代表的時候，他本身便成廢物了。

一旦社會上沒有任何被壓迫的階級，一旦階級的統治以及從來生產之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個人的生存競爭，和由此產生的衝突及極端的矛盾，都一起消滅了的時候，——從那時起，便無須壓迫，便無須乎一種特殊的壓迫權力——國家——了。當國家真正代表全體社會的時候，牠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手段的所有權，牠的第一次這樣的行動，同時也便是牠（國家）本身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國家的權力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各處各地都將逐漸成爲不需要，而自行的停止下來。此時物品的管理機關，便代替了治人的政府，國家不是被廢止的，而是自行死滅的。」（反杜林論）

國家必然地死滅，這樣乃是「由隨着階級對立的舊布爾喬亞社會一變而爲各人的自由發達爲萬人的自由發達的聯合。」這樣乃是人類解放的完成。

「生產手段既轉入社會的掌握中，商品生產以及生產物對於生產者的支配，也便同時歸于消滅。社會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爲有計畫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人的生存競爭，因而停止了。祇在那時，人方在某種意義上，最後的脫離了動物界，祇在那時，人方從動物的生存條件，轉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以前一切循繞着人，統治着人的生存條件，現在就處在人的支配及統制之下了；人類至此始開始成爲自然界的自覺的及真正的主人翁。他們自己社會行動的法則直到現在都是與他們相對立，而成一種外來的支配他們自然法則

；這種社會行動的法則，現在已爲人們所完全理解，而加以應用，因之也就處于他們的支配之下了。人類自身的社會結合，直到現在都是與他們相對立，好像是自然及歷史所強制形成的東西，這種社會結合，現在變成了他們的自由行動。從來統治于歷史中的客觀的及外來的力量，現在屈服于人的統制之下了。祇從這時起，人們方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所運行的歷史因素，也將以日益增加的程度，給出他們所希望的結果。這將是人類由必然的王國進於自由的王國的飛躍！」（恩格斯「反杜林論」）

——完——

鵝步——美國教育之研究

辛克萊著 翡竹譯

(一) 譯者的話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是有名的美國新興的普羅文藝的小說作家，這是誰都曉得的，他的名著譯為中文的已經不少。郭沫若君譯的有他的屠場，石炭王，煤油等，此外還有余慕陶君譯的波斯頓兩巨冊，同時還有郁達夫譯的一本關於藝術理論的書籍（拜金藝術），在以前出的奔流雜誌上繼續的發表過。此外只就譯者所知還有：(1) Who owns the Press, and why? (2) The Brass Check. (關於美國雜誌的研究) (3) They call me Carpenter. (4) The Profits of

Religion (5) 100% (新近出版的小說) (6) Jimmie Higgins. (小說) (7) The cry for justice (8) Sylvia (小說) (9) Sylvia's Marriage (小說) (10) Damaged Goods (小說)……及關於教育，其他問題的著述，尙未見有人譯出。不過辛克萊先生他不僅在文藝上有偉大的貢獻，同時他在教育上亦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與努力。他的兩部關於教育的名著，是很值得我們一讀的。這兩本書總名為美國教育的研究，第一本叫鵝步(The Goose-Step) 是專門談美國高等教育的，第二本叫小鵝(The Gosling) 是專門談中小學教育的。他對於現在教育的研究及見解是與美國其他的所謂教育家不同的。我們一看他在鵝步一書的導言，便會即刻明白他究竟以什麼態度來研究美國教育，他在這兩本書中都想說些什麼，並且他是經過了怎樣的努力，才完成了這個偉大的工作。我們已將這個導言，摘譯於后，這裏恕我不再重述。

此外我有兩點意思，要在這裏向讀者述及：(一) 辛克萊這兩部教育的著述，是很大的兩部書，在我因為時間及能力的關係，在新地則以篇幅有限的原因，恐怕是不能夠逐章依次譯出，使諸位一窺全豹。因此我擬先擇其重要者，先為譯出，按期在本刊發表。其餘的以後在看當時情形再為決定。(二) 此書雖是美國教育之研究，但我們不應該拘泥於這個範圍內去觀察這本書。所以如此，有兩種原因：(A.)

美國教育所受資本主義影響最爲顯著，故此書實可作爲解剖現代教育的標準。(B.)我國目前教育完全以美國教育爲摹擬崇拜的標的，從此書中我們即可完全了解目前中國教育一部的病源何在，及其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 導言

在美國有着六十萬青年正受着專門及大學教育，他們是我們將來世紀的英俊；我們國家的後裔。如果給他們以智慧及健全的教育；美國無疑的將要光大與快樂；設不幸而他們被誘入迷途給以錯誤的教育，那末美國即不會有所拯救。

這些美國聯邦的所謂高等教育是什麼？你們大部份已經具有信心的受過了這種教育，這種高等教育向來是如此的；牠是大而易於感人的東西，並且他已經感動了你們。每年你們用一千萬金元的公費，去維持這種教育，並且用五百萬元作爲你們子女的學費。你們以爲這巨款是很確實的與聰明的用去了；並且還以爲學生是正在那裏接受着用那項巨款買來的最好而且最高等的教育。

假如我告訴你這架教育機器已經被人偷去了！一羣強盜他們佔有了牠，使用着牠，不是爲着你們的利益，也不是爲着你們兒女的利益，而是爲着離開這些利益很遠的別種企圖！我們六十萬的青年是正在審慎的教導着，其目的不在知慧而是愚蠢，不在正義而是貪慾，不在自由而是奴性的服從，不在愛而是恨！

去年因為研究美國教育。所以我讀過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書，小冊子，報告，演講，信札，新聞，雜誌，論文等——實不下五六百萬言。爲着與那些教育家及饒有教育興趣的人們談話，往返奔波於各大城市間，我幾乎走遍了全美國。我曾經停留的地方有二十五個美國城市，談過話的不下千人，內邊有學校教員，校長，教育局長，局員，小學生，小學生的父母，專門學校的教授，學生，卒業的學生，大學的校長，總務長，院長，監督，董事，管理者，主任，特待給費的研究生，監理長，創辦人，贈與者，以及其他種種稱呼的人們。這些材料，在我的心中已經過多時的攷慮，將其分類，組織，……以直到現在關於美國的教育我確有所知。

在這本書中我不想發展我自的教育理想，來同你們辯論教育可以怎樣，或者應該怎樣；來勸導你們相信任何教義或任何主張。我祇想將事實放在你們面前；告訴你們，這個就是所謂美國的現在教育。這個就是正在專門及大學進行着的事體。這個就是教育加於你們兒女的一切；並且亦即是你們兒女及教導者所想到的教育。高等教育的一切情態都在這裡；或者他是適合你們，或者你們需要改變牠，請你們拿出你們自己的決心來。

(三) 連環董事團(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理性的研究美國教育，第一步便須考量這種教育所由生產的國家。識者告訴我們，是不能從薊（thistle）中採集無花果；又說除非知到了牠的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的情形，我們是不能了解任何國家的教育組織的。

假如你們要曉得美國財閥帝國的情形（Plutocratic empire），請跟我一塊去看財閥帝國的君主，他的太子以及他的貴族，並且還須去到紐約的海關公署，從很早的 1913 年就看起。我們這忙碌的時代的記憶為時甚短，假如我說國會的 Pujo 委員會正在開會，對於你或將毫無影響可言。他們（十一個委員）排成一個莊嚴的行列；相繼步入議場的椅中：麼爾根（J. P. Morgan）是一個球莖鼻子與性情粗暴的老人，房子內所有的人誰也知道他就是皇帝，巴克爾（George F. Baker）紐約第一國家銀行的經理，世界上第二個最有錢的人 William Rockefeller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是麼爾根的兄弟；George M. Reynolds 芝加哥大陸銀行即美國第二個大銀行的行長，Henry P. Davison, Jacob Schiff, 等等。這樣寫下去，簡直可以列成一個很長的行列。

他們有一個短小脆弱名子叫做 Samuel Untermyer 的猶太律師做他們的顧問 Untermyer 的終生都是與他們一起，他曾經參加過他們的一切勾當，並且因此而取得了他百萬的財富；他知道他們作出每一種勾當與其心中的動機的所在，以及其財富所儲藏的處所，可是現在他却轉而反對他們並且將其向世

界揭示，他們恨他，但是他們全在他的掌握，他逐漸的將企業與金融的機關告訴了我們，這個東西在他叫做金錢托拉斯（money Trust），在我們則稱做財閥帝國（Plutocratic empire），這裏有一個名稱，這個名稱便是Pujo Report論旨所在，不是別的即是『連環董事團』（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連環董事團是由紐約的三個大銀行及在其支配下的兩個信託公司（Trust companies）的組織物。牠操縱了美國財政事業及左右了美國一百二十個重要社團的一切行政方針。這三個銀行即摩爾根銀行，第一國家銀行與國家城市銀行，兩個信託公司即Guaranty與Equitable請把這五個相關的東西記在心中，因為在這本書中的每章都要講到這些東西。各種社團中都有他們的董事，有幾個董事有時在每一個會團中都有他們，他們所發的命令是為一般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握有信用機關，這種信用機關即是他們實業世界的命脈啊。George M. Reynolds 在他的供詞（美國財政管理的演說）中這樣說：『我相信財政掌握在十二個人的手中；並且我向他家請罪，在最後的分拆中，我亦是這其中之一人』。

這是1913年的情形；現在美國已經經過一次戰爭，並且打了勝戰，而成爲世界財政的主人，1912年估計美國的財富總計爲一千二百七十億，1920年爲五千億，比之英，法，意，俄，德，日本等國財富總合還要大。當財富增加的時候同時財政管理的集中也增加了，假如你對 Pujo 委員會舉行19

22的另一種調查，將會看見仍然是那同一的連環董事團，祇是多了些財富而已；並且將要發見爲三個大銀行與二個信託公司所操縱的財閥帝國，已經從二百二十億變爲不少於七百五十億或者已近於一千億金元。

這些連環董事團是怎樣進行着他們的勾當呢？在白蘭德斯 (Lonis D. Brundeis) 哈爾派 (Harpers Weekly) 週報上寫出了他們一個工作方法表，那時的白蘭德斯還是一個反社團的波斯頓的律師，現爲美國高等法院的裁判官。白蘭德斯先生說：

摩爾根先生（或者一個社員）是紐約，紐哈文 (New Haven) 與哈爾特佛 (Hartford) 鐵路的管理者，他叫鐵路公司賣證券給摩爾根銀行。摩爾根銀行又從 Guaranty 信託公司借來錢，用這個錢來支付那些發行的證券，這個信託公司不用說摩爾根先生是一個管理者，摩爾根銀行又把這個證券賣給 PennMutual 人壽保險公司。在這個人壽保險公司摩爾根先生也是一個管理者。紐哈文公司用這筆證券收入的款項，又從美國鋼鐵會社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買鋼鐵，這鋼鐵會社摩爾根先生是一個管理者。美國鋼鐵會社就用鉄軌買得的款項又從總電汽公司 (Geueral electric Comq auy) 買入電氣用品，這個電氣公司摩爾根先生是一個管理者，總電氣公司賣電汽材料於西部聯合電報公司 (Western Union Tellgraph coupang)，這個公司是美國電話，電報

公司的附屬公司，在這兩個公司裏摩爾根先生都是管理者，這個電報公司與讀書界構着特殊的連繫，而摩爾根先生亦是其中的管理者……。

這樣上去一直到（Pullman Company）浦爾滿手車公司與鮑得文轉運事業。（Bolbwin Locomotive Works）為止。白蘭德斯先生指出了這些相關的公司怎樣相互維持，牠們怎樣經過摩爾根銀行實行牠們證券的市場，牠們怎樣儲集款項於摩爾根銀行而摩爾根銀行又怎樣利用這些每個公司儲蓄款項來作更進一層的交易。

但是白蘭得先生結束他的敘述是太快了；他應該將這些董事團的寬廣的分枝告訴我們。他應該說出摩爾根先生得了病，療養於聖魯克斯醫院（St. Lukes Hospital）在這個醫院中摩爾根是一個保管委員，並且被一個亦是管理委員的醫生所療治，這個療治的醫生是曾經受業於醫學院，對於這個醫學院摩爾根亦為一管理委員。他應該寫出摩爾根不幸病死，從三位一體神的教堂那裡來舉行葬埋，在這個教堂中他的幾個同事者都是教區委員並且有一個他的銀行的股友來致葬埋的演講，在各種報紙上載着他的遺體安息於葬所，白蘭德斯先生可以說到所有這些人及其組織，恰為其在鋼鐵會社總電汽公司，西部聯合電話公司與鮑德文轉運事業所說到一樣，牠們互相扶持着並且儲集牠們的款項於摩爾根銀行中。

人是要死的，但是財閥是永遠存在着；訓練一批新的繼

承者來給財閥們服務是非常必需的。所以連環董事團需要一個教育的組織並且已經將這種組織裝置完整，這裏有一個大學，在這個大學中摩爾根是終生董事。不光是摩爾根而已，他的女婿，他的一二代理人與幾個他的銀行的行員都亦是終生董事。這個大學的校長即是摩爾根先生一個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之一，並且他與摩爾根先生的主教，摩爾根先生的醫生，與摩爾根先生的新聞都有着連環不破的關係，假如大學的校長寫了一本書叫美國的人們做財閥的良善與卑賤的奴僕，那末這本書便可由一個財閥有關係的書局出版，在這個書局中摩爾根先生是董事之一，並且這印書的紙已由國際造紙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買來，在這個公司中摩爾根先生經過了Guaranty信託公司仍然不失為一個董事，譬如你去到造紙的城市中，你可以看到教育局的局長即是地方銀行的管理者，地方銀行以很小的利息將款存入Guaranty信託公司，而這筆款又被摩爾根以高度的利息復行借出。學校校長是由摩爾根的大學畢業的，而由摩爾根的教育學院推薦到教育局那裏的，不管教育局局長與學校校長，一定都將在摩爾根先生的大學校長為管理者的公司中去找生活的保證；在這城市內學校所選定的書籍一定是由摩爾根先生為董事的一個相關的書局所發行並且還是摩爾根的教育學院所編輯，為摩爾根大學校長創辦的數育雜誌中所贊揚；同時這種學校教科書亦為摩爾根的新聞及雜誌編輯先生們所稱許。學校校

長給這些曾在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受暑期訓練的教員們以獎勵，並鼓動這些高中的學生都渴望去到那個大學。有一年他(學校校長)將會參加美國教育協會的會議，並且他會選這樣一個人作大會的主席：他畢業於摩爾根大學。為摩爾根先生教會的會員，摩爾根新聞，與摩爾根大學校長的教育雜誌讀者，摩爾根大學校長人壽保險公司的贊助者並且是毫無的利息可言的銀行儲款者；但是這個銀行把這些款項送到 Guaranty 信託公司去，為着使摩爾根又以以高利貸借給別人。當共和黨——摩爾根為該黨的指揮者——指定摩爾根大學校長為該黨美國副總統的候選人的時候，摩爾根先生的主教即為這件事的進行而祈福，摩爾根先生的新聞特為刊載，摩爾根先生的學校的校長就請學生到郊外野餐聽摩爾根先生候選者由無線電放選出來的競選演說並且喝摩爾根競選委員會預備的檸檬水，所有這些支出款項都是由摩爾根先生大學校長為經理的人壽保險公司擔負的。

這個便是連環董事團的組織；即自稱為美國教育的那個財閥帝國的一個部門的骨幹的組織。假如你們還不相信我的話，那末請隨我來，我可以不先告訴你們，那個野獸的骨幹，還可以把一切屬於他的神經，腦海，血，肉，皮，毛，牙爪，指，都指給你們看。

(四) 摩爾根的家立大學

美國財閥的大本營當然是紐約市。這裡有三個主要的銀

行，這裏有一百二十個會社的事務所，並且在這裏那些連環董事們有時坐在舒適的車上從事閒遊，並且很敏捷熟練的收點他們的貨幣。按 Pujó 委員會的報告，紐約的銀行與信託公司以及與摩爾根家族有關的所有會社合攏起來，有超過五千兆的資本。幾有全國銀行資本四分之一的數目。這個還不能包括摩爾根家族自身，從來是屬於私人的設施。自然自世界大戰以後，這些數目看起來似乎有點弱小，在戰爭中一般盛稱摩爾根家族，只從英國政府的軍火的購買中，就取得了千兆金元，假如 Pujó 委員會去考究，一定可以發現紐約市銀行的資本差不多在十五與二十五千兆金元之間。

我們財閥帝國的這個大本營，不可避免的亦是我們財閥教育的大本營。連環董事們不能長久一任生產發展與其有所不利；所以他們在 Morningside Heights 給他們選擇了一塊寬曠的場所，在那裡建設摩爾根家立的壯麗大學。而給美國的高等教育樹立下模倣的準則。至於其他的大學，與其有不同的理想；有些大學，牠有古舊遺風，也有些其他的大學允許近代思潮的傳播；但在哥倫比亞大學，如我現在說到的一樣完全充滿了十足的財閥臭味，其餘的美國教育組織，愈來愈對其模倣。哥倫比亞的教育能手掌握全國的學校組織，他們使財閥觀念的生產成爲一種產業，其澈底的建立，完全的系統與標準化，致使與汽車，臘腸的生產毫無差異。

不用說摩爾根的家立大學是有充分的金錢的準備，其基

金估計總數在七千五百萬金元以上，每年的收入則超過七百萬而有餘。其大部基金則投入於在連環董事們所掌理下的公司股票與證券中。我有關於這些財產的一本用打字機打就約佔二十餘頁的表冊，這個表冊，實際包括了全美國所有重要的鐵路以及產業會社。在美國不管您是誰，不管您住在什麼地方，不能在您的一日生活的消費中，甚至很難在您一點鐘的生活消費中，不給哥倫比亞大學納貢的。爲着給這本書搜集材料，我舉行了七千哩的長途旅行，經過了十四條鐵道。我發現這十四條鐵道的每一個均包含於以上的表冊中，所以在我旅行的每哩路中，我都幫助了哥倫比亞這架機器的建立。我在紐約我的居所的室中裝置煤汽時，我便幫助牠建立，因爲哥倫比亞大學，佔有值五萬八千金元的紐約煤汽與電汽。光，熱，力公司的百分之四的證券；當我給朋友打電話商量一件事時，便幫助牠建立，因爲哥倫比亞大學佔有值五萬金元的紐約電話公司的百分之四的證券，當我早餐吃一匙糖時我便幫助牠建立，因爲哥倫比亞大學在美國糖精公司佔有股份在古巴甘蔗糖社亦有股份。這個巨大的大學在不管若何渺小的事業上都不停止其活動：『五分錢十分錢的商店』，派克與體福德雜貨公司，以及李格特與邁爾煙草公司都有牠的投資。我書棹上有一封從一個女人寄來的信，告訴我國旗石油公司過去怎樣從加里佛尼亞的油區強奪人家的居宅，哥倫比亞大學就是從這些強盜手中得到利益，因爲牠佔有

加里佛及國旗石油公司值兩萬五千元金債證券。近來我遇見一位可憐的人類不幸者，他除過他的生命把一切都犧牲在貝斯勒木鋼鐵公司；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奪去了這個人一部的健康與幸福。在夏天炎熱的時候經過荒涼沙漠地走向我家中的路上，我於遠遠的荒蕪山上看見一個巨大的冶銅所噴出黃烟的雲霧於天空之中。我們欸去上衣在火車寢室中玩弄着電扇並且白衣的侍者給我們帶來了涼爽的飲料，如此的我們就脫離了炎熱的威逼；但是離開這兒在那些寂涼不毛之地，人們勞苦工作於爐火之前，當他們掉下去的時候變為肉醬橫陳於赤熱的沙上，並且他們的名字是不會被人們記念的。在橫穿大陸的火車內一般乘客的心中不會一次想到了他們並且更不用說那些成羣結隊每年去到哥倫比亞大學的三萬高等知識的追求者，尤其不會想到他們，以致擾亂了他們的心緒。這些青年們在美國冶礦保險公司的價值四萬九千多金元的進款上用着高貴的意識培養他們人生的顯榮。

摩爾根的家立大學是被一個董事團所管理，在條款上這些董事們是絕對的管理者——財產保管者——並不向任何人負有責任。他們是不能更動的，不管他們做了什麼事體，他們仍然還是董事，他們自己指定他們的繼任人物，他們的章程是同國家協定的，永遠不能更改與訂正，這是一八一九年美國聯邦的高等法院於達爾特莫斯案件中決定了的。

誰是這董事團的人物呢？我首先要向大家聲明的一點就

是董事中只有一個教育家這個人不是別人即是大學的校長——奉職權而行的人員。他們裏邊沒有一個學者，也沒有一個人精於智慧的生活。計有一個技師，一個醫生，一個主教；有十個會社的律師，八與個可以作為銀行家，鐵路主，真正財主，商人及製造家的人。毫無例外他們都是Pujo表冊中的連環董事。董事團的主席是威廉巴爾克勒波爾生(William Barclay Parsonns)地下鐵道的技師與許多會社的董事。其中最年輕者為馬爾賽拉斯哈特勒道格(Marcellus Hartley Dodge)當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即被選為董事，並且在哥倫比亞尚未卒業便任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他是威廉魯克費萊爾的女婿，勒明吞軍械公司與聯合子彈公司的委員長。有人說他在米德尾勒鋼鐵公司的一次交易中淨賺二千四百萬金元，並且在一九一六年十月的時候又以二百萬元的信用壟斷了軍械市場。福來德里克康代特為最著名財閥代理人，國立保險信託公司的董事。海爾貝爾特沙太里為摩爾根代理人之一，並為摩爾根女婿，魯貝爾特勞尾特(Robert S. Lovett)是協合怕塞費克鐵路公司的委員長，其他許多鐵路公司的董事。紐康穆卡爾頓(Newcomb Carlton)是西方協會電報公司的經理，雖然他在事實上他並不會住過大學，但他管理着大學的一切事務。雷尾爾德威廉曼寧(Reverend William I. Manning)是個奉令而行的人員，也可以說是摩爾根與其公司的主教。要曉得哥倫比亞大學是從一個聖公會的組織金斯學院(Kni-

gs Colledge) 演變而成的，所以勞德瑞尼特的主教以及三個教區委員俱為該校董事。皮爾龐特摩爾根(Pierpont Morgan) 為摩爾根的長子，是董事團終生的董事，斯特芬巴凱爾(Stephen Baker) 是滿哈坦銀行與米造波李斯銀行的經理，亦係董事團終生的董事。我們研究哥倫比亞大學的董事團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二年為止共有董事五十九人其職業與人數分配如下：銀行家，鐵道主，真正財主，商人，及製造家計二十人，律師二十一人；政界八人；醫生六人；教育家一人；技師三人至於那六位醫生得為董事是因為他們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院有連代關係。

這掌握哥倫比亞大學的財主們其權力究大至若何程度，是不能肯定說出的，因為這些大人先生們對於事務大部份都是嚴守秘密，不肯曳露。不過在這二十二年內死去的那些人，我們是有方法估計的，因為有許多他們的財產是登記在紐約遺產檢證法庭並且被遺產承繼稅的審查員所審查。教師聯合會的主席亨利林尾里(Henry R. Linville) 曾經作過此項記載的研究，他很和藹的將此種抄本讓我使用。死去而其遺產經過審查者計有二十一人，其資本與公司債券列成之表足足有二十三頁。應納遺產稅的所有遺產全數共計一萬七千三百萬元，平均之則每人超過八百萬而有餘，從表中我摘錄出五個教會的牧師，我相信上帝如果去視察他們(牧師)的教區，他一定會為他們的富裕的情況所歡喜，——上帝幾乎

很難說出他們的黃金之街是得自天國的法庭。其中最貧者爲鮑爾奇 (Burch) 主教。他只遺留了三萬七千八百四十元其次則爲雷尾耳德寇 (Reverend Coe) 他遺留了八萬零六百八十三元；復次則爲雷尾爾德格里耳 (Rererend Greer) 他遺留十七萬二千六百一十九元；再次則爲雷尾爾德地格思 (Reverend Dix) ，特瑞尼特的教區長，他遺留了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七元；最後爲主教波特爾， (Potter) ，我自己的主教，當我幼小的時候，在教會的莊嚴的儀式下我曾爲其執紼，在當時我雖然感到相當的驚愕，不過也算不了什麼，假如我曾經覺察到當時爲我之執紼的主教有三十八萬零五百六十八元的遺產，那我將更不勝其驚愕了。這樣的數目在一個小孩的想像中實在很大了；但他們實不堪與大學的董事團相比擬，在那裏你可以結交有七八百萬遺產的老摩爾根與六千五百萬元的肯乃德 (John, S, Kennedy) 。

你們很可以想到我們的連環董事們一定忙碌於實業及政府事務的處理是無暇顧及我們的教育；但是這樣你就輕視了他們的勤奮與遠見，他們每天作工，並且親自作工，對於其應作事務從未假手於其僚屬，在紐約教師聯合會辦公處，我披閱過一個談論哥倫比亞大學連環董事的列表；除開附註你在這三巨冊的 Puyo 報告中是無法辨別的。事情是屬於同一的事情，其中人又是同樣的人。他們在摩爾根托拉斯的煤鑛公司，鋼鐵公司及鐵路公司作董事；也在美國到處的學校學

院及大學的董事會中服務，你不能辨別出那個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保管委員會的委員單，那個又是紐約中央鐵路局或者雷明頓軍械公司的董事表。你不能辨別那個是哈佛大學的董事單，那個又是李·黑金森公司——波思頓的銀行——的委員表。那個是賓塞凡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董事表，那個又是聯合煤汽公司的委員單，那個是皮特斯布爾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的董事單，那個又是美國鋼鐵會社的委員表。那個是加里佛尼亞大學的董事單，那個又是水電力公司委員表。那個董事表是登尾爾大學 (Denver University) 那個是考勞拉道燃料與鐵礦公司。那個是芒塔納大學 (University of Montana) 那個是安納康達銅礦公司。那個是明乃蘇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那個是礦石公司。這些會社即是一個會社，其利益其目的亦無不一致。

伊萬斯克拉克 (Evans Clark) 是浦里塞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講師——在作此種調查時仍為該校的講師——他對於美國最大的諸大學董事團的財政方面搜集了許多事實。這些大學其中有七個是私立的，二十二個是官立的。他發見財閥階級或者那些與銀行家，製造家，大商人唯利是圖的官僚，財政家，大的出版家及律師有深切關係的人物佔着私立大學董事的百分之五十六的人數，官立大學的百分之六十八的人數。克拉克先生說：『社會中其他兩大經濟集團的人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代表。農人在私立大學中共有百

分之六，在官立大學中共有百分之四的代表人數。至於勞動者不管是官立或者私立簡直在任何董事團中都沒有了一個位置。大學教授在其服務的大學內沒有一個是董事。全體六百四十九個董事中祇有十四個教授在其服務學校以外的其他的學校中充任着董事。這十四個中有六個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們在拉得克利費學院充任董事。（該校即是與哈佛有關的女子學院）我們已經將我們青年的教育放在如此一羣人物的絕對管理之下，他們不僅代表着全國人口的絕對少數，而且在同時他們還握有廣大的經濟勢力並且對於將來的教育完全是商業的投機。』

不管學校的大小，他們被位置在什麼地方，或者他們怎樣處理財務，總之此種上述的情形很整齊的流行於我們大學校的各種場合中。下邊即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八號斯哥得尼亞林（Scott Nearing）在『學校與社會』上所發表的一篇詳盡的研究。他論到美國所有學院及大學的行政機關共總有學生不下五百人。共有一百八十九個學校，其中有一百四十三個學校是以他們職業來填補董事的名額。董事全額為二千四百七十名。財閥集團共計九百三十人：內有商人二百零八人，製造家一百九十六名，資本家一百一十二人，契約家六人，不動產主三十二人，保險家二十六人，會社的職員一百一十五人，銀行家二百零二人，經紀十五人，出版家十八人。屬於職業集團者一千二百六十九人，計醫生一百一十一人，律師

五百一十四人，教育家一百二十五人。官僚三百五十三人，著作家八人，編輯四十三人，科學家七十人，社會服務者十三人，法官三十二人。此外尚有其他閒散人員二百七十一人；計退職商業家九十四人，店夥三人，農人一百二十三人，管家者四十六人，工匠三人，圖書館職員二人。因為律師不屬於職業階級而屬於財商階級，他是財商階級的僱用者。所以便使財閥集團總計成爲一千四百四十四人，佔全數董事百分之五十八。在省立的大學中商人階級即於全數七百七十六人中佔四百七十七人，爲全數百分之六十一。在這裏我們還不會計算那些退職人員，他們內心的財閥臭味實不減於一般實際行動者。也不會計算那些博士，官僚，報館主筆，以及許多教育家，其實他們財閥臭味的濃厚與銀行家毫無差異。這些教育家當其拿到優越的薪俸時是怎樣跋扈這是我們在下章將要闡明的命題。 （本章完）

徵求本刊代售員啟事：

凡各團體人員，各校同學欲代售本刊其辦法如下：

- 一，十份以下者九折，十份以上者八折計算。
- 二，郵票十足通用，但以在二角以下者爲限。
- 三，寄費免除。
- 四，請先惠款，當即奉寄。

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之回顧

與一九三二年的展望

(一)

辛 明

在一九三一年世界一角的中國有兩件動人心目的大突變：一是七八月間瀰漫全國十六省的大洪水；一是九月間日帝國主義武裝佔據滿蒙。這兩件嚴重的突變，在一方面更加緊了中國經濟的破產和殖民地化；在他方面由於經濟的破產和殖民地化，製造出無限大的飢寒交迫的失業羣衆。

在這種局勢之下，中國向來的殘缺不全的社會形態，與以前任何時期現出着醒目的不同的姿勢。把一種形式的空

架起來的舊存的國家形式與經濟組織政治組織，支離破碎的被掀翻了下來，往昔的苟延殘喘的局面，很殘酷的被打破，而過渡到了另一個新的階段。在這點，放在我們眼前的事實，無疑意的是南方革命勢力極度的進展，和全國各地民衆運動氣焰的高漲。向來的只以觀風色爲能事的小資產階級，及以智識落後而使意識含混的少數無產階級，在此時都撐起自己的旗幟，拿起自己的武器，在極濃厚的白色恐怖之下，勇敢的執行反本國統治階級及世界帝國主義的工作。

文學若是被社會組織的基礎經濟形態所制約，那我們無疑意的可以意識到，在此種極度進展着的中國社會形態之下，一定要產出符合於此社會形態的文學，一定有一種新的偉大的文學出現，在這個最嚴重的時期，執行牠的本身的任務；和其他進展着的各部門連接在一起，而向前邁進。

可是實際上並不然，我們開展一九三一年的文壇圖表，我們很吃驚的並不能發現能夠與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諸形態相符合的文學，並不能發現能夠與一九三一年中國經濟政治進展相平衡的文學，南方革命勢力的日益鞏固與不斷的進展，北方民衆運動的空前的高漲，滿蒙數千萬群衆，呼天不應，叫地不靈，輾轉於日帝國主義的屠刀之下，這些偉大的與悲慘的事實，從沒有被描寫於我們文學製作者的手中，雖然我們在極貧乏的狀態之下，發現一篇或兩篇這種事實的製作，但也淺薄得幼稚得抽象得可憐！（如北斗四期蓬子的白旗交

響曲及三期的周裕之的奸細，)實在不能說是把一九三一年中國整個社會的姿態表現出來，反之，倒是歪曲了這個社會，諸位製作者不從這個社會進展的正面出發，而只在不着實際的屍骨上着了一筆！

放在我們眼前的一九三一年的文學製作，大都是和現社會的現階段脫離了的，大都是玩弄着塚內的枯骨而向虛無的境界裏逃避，(如小說月報刊出的諸作品)在如火如荼的燃燒了似的一九三一年，還是雙手攀着棺材而啼哭，以求精神與物質的出路！即或偶然在這種黑幕重圍中，透出一些熱的火力(如北斗刊出的大部分作品)可是出乎我們意料以外的微弱得不能想像！不但不能衝破這種黑幕重圍，而反露出自己本身許多處的不健全：英雄的個人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的意識，和盲目的沒有自覺的革命性，充分的在這些寥若晨星的作品中表現着，絲毫沒有把這個時代的前衛分子與呻吟於飢餓線下的勞苦羣衆給一個整個的意識形態的描畫，在製作中永久的建築起這種動人心目的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的特徵！

這樣動蕩的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與這樣靜止的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學對比起來，我們不能不汗流夾骨吧？我們該可憐一九三一年的中國文壇，我們該可憐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諸位製作者！這使我們知道，中國的文壇製作者，還未與中國社會沾合在一起，還是很遠的隔離着，還沒有勇氣抓住這個空前的轉變的時代，還須時代的鐵輪根本的改造！

展開一九三一年的中國文壇，給我們的是如此的印像，我們不能不慚愧吧！可是時間的前進是不止息的，一九三一年剛過去，一九三二年緊接着又來了，我們用歷史的唯物辯證法來觀察，中國社會目前的不安，與由這種不安同時相伴着的向前演變，在不遠的將來更要來得利害，將由於局部的鬥爭而變為全部的鬥爭，將由於和本國統治階級的鬥爭而變成和帝國主義的鬥爭。

現在我們可以預言，舊的反動的中國統治階級，就要在這個新的勢力威脅之下坍台，結束自己走不通的而還掙扎着要走的路程，把由自己本身的矛盾弄出來的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雙手送還給我們為新社會而工作的勞苦大眾！

由於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進展的步驟，而預示出了一九三二年的進展方向，也就是決定了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各個製作者的任務，以這種任務在製作者的履行與否，而要決定各個製作者的生存與死亡！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

（二）

多 島

回顧和展望中國的文壇，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外國文壇的影響，在過去影響最大的是歐美，在近年來影響最大的是俄國與日本。

中國文壇在一九三一年可以劃作兩個時期來看：上季與下季。

上季的文壇是白色的。

作家胡也頻，李偉森，馮鏗，柔石，殷夫等的被殺，給世界的文藝史上開了從未有的慘白的記錄，接着是很多作家被補被逐，雜誌被禁，書店被封，所有文壇上一點活躍的氣息都被喪送得乾乾淨淨，文壇是建於無邊的荒墳之間，死寂，沉悶，恐懼與不安，籠罩了一切。

這時候，在這荒墳中，曾一度舉行着歡樂的跳舞的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從主人手裏拿了大批的津貼，想將文壇的門面再撐持起來，結果，做出的花樣，並沒有打動一般人的淡漠。倒是在這個時候，由於許多名流，很多書店，爲了牟利所喊的『讀書運動』，還欺騙了許多青年的注意。

在這樣暗淡的情形中，一般作家若不是沉默了，或者轉到別的實際的方面，就是走了如下的路：

第一是辦雜誌：於是光華有所謂『四大雜誌』現代有『三大雜誌』，神州有『四大雜誌』等等。第二是編叢書：光華有文藝講座，良友有現代史叢書，新月有現代文化叢書，名著百種，各書局又有英文叢書等。第三是翻譯：如戰爭與和平，四十年代，一九〇二級，波斯頓，鐵流，追求者等。第四在戲劇方面：作爲詩人的焦菊隱研究了一板三眼，山東實驗劇院院長王泊生在北平唱着汪派的舊劇，陳大悲到外交部作了官，洪深做了明星電影公司的導演，時而又給某銀行做秘書。這時，唯一存在着的就是所謂『學校劇』，而有着這樣

運動的也祇有在上海的那波，大道，復旦，暨南幾個劇團，別的地方還是無聲無息。

一九三一年的上季，就在這樣白色的氛圍中一動不動地過去了。

但是，文壇究竟是要動起來的，它有它的必然的前途，雖再有政治的暴力壓迫，還是會突破這白色的範圍的。日本市村座，築地劇院，所舉行的左翼劇場的公演，那樣熱烈的盛況，得到那樣大的效果，是教給了中國的青年作家怎樣施展他們的天才；不久，由社會民主主義所組成的文藝戰線派的分裂，由大批作家的脫退，而加入於『耐普』（即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更教給中國青年作家走到正確的路去。這樣以來，中國文壇受了很多的興奮，無限的力在文壇中發動了，白色的氛圍中出現了紅的旗幟。

我們且看一九三一年的下季。

最初一幕，仍和上季一樣的悲慘，許久作家不是因為逃亡，或是被捕的結果，相繼去世：在八月初最先聽到的是馮憲章沒於獄中，八月十二日楊賢江沒於長崎，八月三十日李尚賢女士沒於上海，八月三十一日蔣光慈沒於上海，後來還有死於獄中的田夫。這些作家的死，是中國文壇上很大的損失。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種可慶幸的事也在同時發生：一向在上海孤立的暨南，時代，大廈，狂濤與美專，幾個劇團組織了劇團聯合會，青年作家左明謝興等成立了世界藝術社，

還有繪畫方面的一八藝社等等，給中國文壇於是安置了新的支柱。

到九一八事變，文壇上又起了空前的震動。

同時，自九一八後，日本『普納』與各支局各藝術團體發出緊急通告，舉行全國反帝侵略滿蒙運動，這使中國青年受了不少的興奮；而恰在這期間，國際的戲劇組織『國際勞動者劇場同盟』(Internationale Arbeiter Theatre Bund)在莫斯科開了第一次擴大會議，議決很多案件，自然，這也給中國戲劇，就是文壇也有不少的影響。因而，中國文壇的震動更形擴大了。

最先有大道，暨南，大夏等劇團之抗日化裝表演，遂後有劇團聯合會舉行之反日公演，接着又有曙星劇社成立，曙星脚本工廠夜景與活路的編製，遂後接續不斷的聯合公演，那樣的熱烈盛況，是從未有過。

但是不容忽視的還有下面的事實：

十一月八日女作家祖芸，淨子等成立了女青年文藝社，十二月十九日文化界胡愈之丁玲郁達夫，等成立了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十二月二十日汪馥泉，樊仲雲，李石岑等成立了智識勞動者協會，十二月三十日中國青年世界語者成立了世界語者聯盟(Ch. P. E. u)。這許多組織不單是名義而已，而且各自決定了實際的行動綱領。

文壇猛烈地向前面動了。

在這樣由不動的死寂的上季轉到動的活躍的下季，這一過程中，我們應該有以下的認識：第一，文壇的轉動是和政治的轉動有密切的關聯，過去一般文藝論者將文藝與政治截然分開，簡直是荒謬之言，而在一九三一年中，尤其表現了顯著的不可分性；第二，一國的文藝思潮，若是在遲鈍的狀態中一定要受先進國家文壇的影響，看中國受到俄國與日本的激盪就是明證；第三，在文藝的各部門之中，將各部門的特點攝取綜合，而能收到效果最大的是戲劇，所以在這一年中，戲劇占了發展的最高位，不是沒有理由；第四，一切鬥爭變為尖銳化深刻化，文壇上的鬥爭也是一樣：有民族主義對於普洛文學的攻擊，也就必然有普洛文學對於民族主義的追剿，兩方面在這一年中演了多次的衝鋒陷陣，而卒以在普洛文學堅實的礮火之下民族主義和其他一切陳腐的流派走到死滅的途中去了；第五，時代掩埋了一切個人主義之英雄豪傑，時代所需要的是羣衆的集團的力之組合，尤其在現在，爲了著作家的自由，爲了勞動者的解放，想從壓榨之下反過身來，這集團的力是必然發生，也是必要發生，一九三一年下季各種文化團體的蓬勃，正是這種表現。

就以上的認識，現在我們再來窺測一九三二年的文壇。

劈頭一件國際文壇上的重要事項就是日本藝術團體協議會的宣告解體，而且權威的雜誌『耐普』也停止了發行，在這時候，日本的各種文化團體，將他們舊有的組織從新鞏固

擴大，而組成『日本文化聯盟』，所屬的各個藝術團體，又專當一面發行自己的刊物，這種組織的改變，無疑是爲指揮統一，爲了和所有一切舊的文化鬥爭，闡發新興文化的緣故。中國的文化界，也看取了這相同的路線，由鄭伯奇，陳望道，蓬子，適夷等三十五人在一月十七日成立了『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且決定了如下的四條綱領：『一，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絕對自由；二，反對一切對於著作者壓迫；三，提高著作者的一切工作報酬；四，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文化上的法西斯蒂政策，以集團的力量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這是在新年中，文壇的開展上，一件最重要的事。

其次，戲劇公演的怒濤比以前更加澎湃：截至一月底爲止，我們得到各方面的消息，戲劇運動，尤其是反日戲劇，已竟有了可驚的發展，上海不但有劇團聯合會，法政學院，中國公學等處的公演，並且由工人所組織之滬東，滬西，浦東，法南等區之藍衣劇團且更形熱烈，有線電無線電之職工亦在積極進行，甚至沉悶了多年的北平，也有法學院的反日公演，一切文壇上的發展都似乎爲戲劇的氣分所籠罩了。

從以上所叙，僅僅這兩種事中，我們已竟很足以看出一九三二年是怎樣持續着一九三一年發展的最高型而來，是怎樣將三一年發展的結果更形發揚光大，我們看見年月上一天比一天長進，我們也看見了文壇上是一天比一天的在長進

之中。

時代將一切拖着望前面走了。

過去，在所謂白話文學運動正盛的時候，曾經風起雲湧地盛行着小詩的製作，那個時候可以叫做小詩時期，到小詩的風氣轉過以後，漫漫地小說又佔據了文壇上的首席，這是一直延亘到近一兩年來的事，我們也可以叫做這為小說時期。若果這兩個名稱都可以使用的話；那麼從一九三一到三二年來的文壇，我們就可叫做戲劇時期。不過，在這一時期中，雖然戲劇的氣分非常濃重，而在脚本方面除了工廠夜景，活路等幾種以外，能吻合着這種新運動意義的作品還是寥寥無幾，這使我們想到是戲劇運動的一種危機，所以我們很希望在這個戲劇時期中能有繼續不斷的支持這種運動的劇本出現，這是一點。

文化界的團結，這是表現了文化界的勞働者想對於文化有更多更大的努力，但是，將努力的成績不統一的具體的貢獻給大眾，終是一個缺點。所以，我們很希望所有文化界的組織，應該有各自的刊物發行。近幾個月來，雖然市面上已竟有不少的刊物，似乎較之一九三一的上季熱鬧很多，但祇現得是散漫，誰會有把握在剛出了創刊號，不是因為經費，或是稿件，經理的原故而停止了呢。而尤其，除了專載小說，詩的刊物，將其他部門單獨印行的還是寥寥若星晨，這是過去的缺陷，也是我們希冀於不久會達到的一點。

幾年來，文壇上有兩個最切要的口號，一個是提高文化水準，一個是文藝大衆化。可是，在提高文化水準的人並不見得將水準提得很高，除了搬運外國一些成品以外，自己建樹起來的還是很少，而且，在這樣主張的人還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脫離大衆，提高水準好像祇是爲少數學者而用的，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缺點。同時，要求大衆化，這也許是鑒於以上所得錯誤的緣故，但是這口號也喊了很久，而文壇上的成果，除了近來在戲劇方面有適夷袁殊的劇本，丁玲，張天翼的小說，一八藝社的木刻畫，尙差強人意外，也是很少。所以這兩個口號都是失敗了的，我們希望能於一九三二年中有更多更大的造就。

同時，還有一種不可忽略的現象，就是因爲地域的不同，而文壇興盛衰敗的情形有驚人的懸殊，上海已竟有那樣轟轟烈烈的戲劇運動，西安却在那裏爭選舊劇的皇后，在上海已竟由學校劇運動進至普洛演劇，東北各處每次的游藝會中，還要參加幾段『評戲』的唱工，北平上海等處大批的書籍雜誌在發行，西北等處却一看有白話文印的東西就被扣留，喊的人祇停在一個角隅裏喊，並不想到更遠的地方；而處於黑暗中的人，也是得過且過，也並不到更遠的地方去吸些新的空氣，封建社會中重土難遷的惡習也薰染了中國的文壇。我們希望能於今年以後，中國各處都能像上海文壇一樣的蓬勃發展。

最後，我們希望中國文壇能於一九三二年中有這樣的發展，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就是文藝理論的闡發。理論是行動的指導，沒有正確的理論，難期獲得偉大的成果。過去的詩人，小說家，他們對於理論是向來持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在他們的意識中已竟有了自己滿意的理論，而且，過去社會變革的遲緩，也往往很容易使他們就是不長進的意識也還可以平安渡過，現在的社會絕不容許我們再這樣的含混，一定需要明白自己，明白社會，明白自己為社會中怎樣在文壇上出現自己的本領。新興的文壇一定要有新興的理論。

本刊徵求各地通訊與報告

本刊為明瞭各地真實狀況，現擬徵求各地青年之通訊或報告，凡有關於文化，關於諸種生活方面之文字惠寄，本刊無任歡迎。『新地』雖非一純粹之報導刊物，然亦深願有相當的盡力，所以很願讀者諸君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大的輔助此啟。

Speech by Engels at MarX's Funeral,

翡 竹 譯

黑格特 (Highgate) 公共墓地。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三月十七日，即禮拜六，Marx 安葬於黑格特公共墓地其亡葬靈柩之傍。她是十五個月前就埋在那裡的。

那天，同志雷穆凱 (Lemke) 在其棺上放置了兩個用紅緞裹附的花圈。一個寫着曹里溪 (Zurich) 『社會民主黨』總部的名字，其他一個寫着倫敦康米紐斯特 (Communist) 工人教育社。

同志恩格斯 (Engels) 當時致詞如下：

三月十四日下午三點一刻的時候，我們最偉大的現代的

思想家終止了他的一切思維。他單獨的留在屋子僅僅兩分鐘；但等到我們走了進去的時候，我們即刻發現他安臥椅中已經永遠的離開我們而長眠了！

因他的死掉，使歐美戰鬥的普羅列特利亞以及歷史的科學所遭受的損失真是不可勝數。我們即刻感到由這偉大人物的死掉而招致的一切缺陷。

我們要曉得恰當達爾文（Darwin）發現生物進化原理的時候，Marx就發現了人類歷史進化的規律。他發現這簡明的事實（在以前是深埋在觀念形態的贅疣中）即人們在其能夠對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及其他同類事物發生興趣之前，必須先有食物，飲料，衣著，與住所。這就是說人們必須先具有為其生活之資而不可須臾缺少的物質的生產，且更進而從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時代的現存經濟的進步方面組成所謂政治組織，法律見地，藝術甚至宗教以及其他相關的種種所形成的基礎。不怕通常將前者（物質生產）曾經解作由後者（政治，法律，藝術，宗教等）所產生，但我們必須將這些後者由前者來說明。

不僅如此，他同時還發現了屬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以及現實了這個生產方法的布爾喬亞社會的運動的特殊規律。此種特殊規律（剩餘價值）的發現驟然給與那些以前曾經在黑暗中摸索的探討者以前進的光明。

兩種如此的發現實足犧牲一人終生的時間。他即使對於

上述一種的發現有如此的卓越亦屬幸運，但他對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門都有獨特的發現，——甚至於數學方面亦有發現。

我已經敘述了科學方面的 Marx，可是我們知道科學方面僅屬於這個偉大人物的一半。因為科學是歷史的動力，而 Marx 却是革命的力量，他要是始終具有一種單純的興趣在純粹理論發現上，他將不會而且也許永遠不會在這純粹理論的發現中有實際的應用，但是他却不然，當他與將進而在產業及一般歷史進化上形成一個革命的力量這一發現接觸的時候，他即感有特殊的愉快。舉例來說，他非常注意電汽科學的進展，後來對於 Marcel Deprez 的發現更多留心，便是證明。

總之 Marx 實是一革命者。他以各種方法共同從事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由這個社會所產生的政治組織的推翻；共同努力現代普羅列特利亞的自由解放。對於此種運動他是意識的鼓吹其需要的第一人，同時亦是具備了從事此種運動一切必要知識條件的第一人。對普羅列特利亞的解放是他終生的真實使命。鬥爭又是他本性中負有的因素。所以很少有人能夠像他以這樣豐富的情感堅決的態度從事奮鬥而且得到成功。一八四二年他工作於萊茵新聞，(Rheinische Zeitung) 一八四四於巴黎的『佛爾瓦爾』，(Uorwaerts) 一八四七年於德意志普魯塞爾新聞，(Deutsche Bsusseler Zeitung)，一八四八與一八四九年於新萊茵新聞，(Neue Rheinische Zeitung) 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六一年於紐約講壇報；此外還

有許多著述；在巴黎，倫敦，以及普魯塞等地的各種活動；最後還有可以作為他的一切勞作之冠的『國際勞動者協會』的樹立；在那裏有他的一切紀實。假使 Marx 除過國際的建設而外，毫無其他建樹，那亦是很足以自豪的成功。

因為他是一個活動的革命家，所以他便成為當時最爲人所忌恨與中傷的人。他被許多共和的與專制的政府所放逐，不管是布爾喬亞的極端的民主主義者以及保守者都相互爭着向他廣佈誹言謗語可是他對這些誹言如掃除蛛網似的將其棄諸一旁而毫不介意，唯有當敵人正面攻擊的時候，他才不憚麻煩給他們回答。雖然他已經死去了，但全世界上成千成萬的革命工人，在歐亞遠如亞伯利亞的礦工，在美洲遠如加里佛尼亞的工人，都向他表示敬愛與悲哀。我敢斷言他在現在仍然會有許多的仇敵，可是我們很難找出一個屬於他個人的仇人。

他的名字與他的工作將永遠與世長存。

世界語與科學

若 雲

在文化的領域裡，也和政治經濟的領域一樣，全世界形成兩個陣線的對立，一方面是保守的迷惑性的資產階級底文化，一方面是進步的革命性的勞動階級底文化，在這兩種對立的陣線上，作為一種銳利的武器而出現的世界語，也形成了新與舊的對立。起先，在柴門霍夫（Zamenhof）創立了世界語以後，所提倡與擁護世界語的人，多半都是一些微溫的世界和平主義者，想以世界語的推廣，破除人類間的種種不幸，對於世界語的應用，還沒有很深刻的認識，所以到了歐戰期間，冥想的

和平失望了，於是索性就遂了第二國際的路線，爲『祖國』而服務，爲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戰鬥，將世界語形成一種國家的宣傳工具。歐戰以後，各國的青年世界語者看見這種危機，有蛻變而成爲勞動者語言的必要，於是從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手裏奪了回來，給世界語的身上披了全幅武裝，給世界語的骷髏放上新的血與肉；世界語成爲全世界新興階級的共同語言，全世界新興階級交通與連絡的工具，並且，全世界新興勢力向資產階級進攻時，用以爲傳達呼喚的東西。我們看見世界各處都發輝着這綠色的光芒，任何國家都有世界語會的組織，到世界各處去走，不要知道任何語言，祇要你懂得世界語，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幫助，很多的知識；並且，你要知道全世界勞動階級的狀況，你要知道些國際革命文化的情形，你趕快學習這新興的語言。我們爲了闡明世界語的真意義，特請若雲先生寫了如下的一篇文章，若雲先生言簡意賅，我們希望讀者讀了這篇之後，能得到很多的覺醒。

——編者，

我們回顧人類的歷史時，發見了現代的生活，比數千數萬年前的人類生活，在質和量上都有可驚的發展。以前的人類生活是被自然所征服的，現在的人類生活不斷地在征服着自然。現代的經濟及文化生活已越過了國家的範圍，全世界

已打成不可分離的集體。飛機和無線電刻刻地把空間縮短起來，現在人類支配自然的進展，不是緩進的而是飛躍的。

使人類的生活能有如此發展及進步的動力是什麼呢？這是關於共同勞動的智識和技術。共同勞動的正確智識能使勞動的效果增大起來。這種智識和技術的把握及其發展與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有極密切的關係。

但是，若沒有了言語，這種智識和技術的正確的把握及發展絕對是不可能的。利用了言語智識和技術才能發展起來。所以我們想到社會生活的進步時，不得不同時也想到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素——言語的進步。

人類的言語由地方的俗言而發展到國語，並相應於人類生活的發展而發生了世界語。現在世界語在人類共同勞動各分野上已成爲最強有力的武器之一，在各生活部門中已是一個最現實最有用的工具。

和科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的世界語，現在已迅速地透入了廣汎的社會生活的分野中。

在世界大戰前的世界語運動中已有了各國醫學家，數學家，參加的國際科學雜誌。在戰後更組織了國際世界語科學協會，國際世界語者的醫學家協會，國際無線電世界語協會等。在這些組織中有許多各國的專門家參加在內。尤其是國際世界語者的醫學諸協會，受蘇聯醫學專門家積極的援助，繼續着最活潑的活動。最近成立的國際性科學協會，已把世

界語採用了公用語，在每年的大會上實際地應用着世界語。

在無線電研究的部門，世界語也建立了強有力的基礎。

最近以世界語發表的專門著作日益增加，翻譯到十數種國語的世界語原著已不在少數。革命世界語的出版合作社（EKLERO），在數月中就出版了百餘種的革命書籍，伊里奇全集的世界語版，預定在本年內能完全出十二卷。

以世界語寫的科學書與以國語著作的比較起來，不用說是少。但決不能因此就打消了世界語科學書籍迅速增加的事實。

在現今世界上有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有舊的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新的國際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資產階級已成為社會進化最大的障礙物，全人類的國際的共同勞動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之下才是可能。無產階級已開始了建築社會主義的人類共同生活，並且現在已經打定了堅實的基礎。

現在普羅列塔利亞科學的建設已開始了。在全然新的世界觀之下批評着從來的科學。

我們的世界語非但是向布爾喬科學挑戰的工具，而且是新興普羅列塔利亞科學發展的武器。

謝冰瑩與 Amazon (註一)

多 島

斯摩納士 (Quintus Smyiuns) 在希獵人與托洛伊 (Troy) 人的戰事記中，記載希波達彌亞 (Hippodamia) 召集托洛伊婦女戰爭的詩句，有這樣一節：

『我們的力量既不劣與男子，
眼睛與肢體又全都是一致，
我們所見是同樣的光明，
我們所吸是一種的空氣，
我們的飲食也別無歧異。
天公對我們更何所吝惜？

快來從事光榮的戰爭呵！』（註二）

這是多麼像我們時代的女戰士（amazon）謝冰瑩女士。

在那樣一個偏僻，那樣一個和新文化十分生疏的地方，而且，家庭又是鄉里的望族，保存着濃厚的禮教的氣分的，我們的女戰士從戰線上不得不回來又住在那個家庭中了。就年齡上論現在已竟是早到了及笄的時候，於是家中的人就要照向來的規矩籌備這位女戰士出嫁的事了。新郎，也許見過，也許祇竊竊的聽人談論過些話，總之，這不是經過選擇的，她反抗了多次，失敗了，後來她想跑脫，但是得到更大的懲罰；被禁起來，她忍氣吐聲，度過了婚前少女應得的快樂的時光，結婚那天，在一頂紅轎周圍滿放着快樂的面孔的時候，轎中的我們的女戰士却充溢了憤怒，她無可無何地行了禮，而且，進了洞房，晚上，在新郎好久的渴念中，應該是給些報酬了，但是她却絮絮不休講了長篇的理論，她將她不能結婚的理由用各種方法反覆申述，她勸他不要認為今天是結婚，不要認她就是他的新婦，如此延長了三天，家中誰都認為這是成爲不會脫籠的鳥了，在『回門』那天，家人也很放心她出去，於是她又乘了這個機會，離開了家，而且，孤身的望都市中去了。在都市中，她恰巧碰見昔日在中央軍政學校的幾位男同學正遭了不幸的事情，於是她挺身而出，向軍警當局辯道：

『你不要冤他們，這是我的書，我的傳單。』

當局於是把她作了那幾個青年的代替者，收入牢獄中了。她知道：父親是有名望的人，於是打個電報回去認了認錯，請他即速營救，這自然是不難辦到的事，於是她又被釋放出來。但是她並未回去，她向更遼遠的前程邁步，又重走上和舊社會鬥爭的途中了。（註三）

這是在『從軍日記』的時期以後，在『清算』（註四）以前，冰瑩女士的一段遭遇，祇就這小小的事蹟，已竟足夠我們認識這位我們時代的 Amazon。

但是 Amazon 有 Amazon 的危險，這危險不在環境的惡劣，而在作為 Amazon 的本身上。

我們將冰瑩女士的近作『清算』來考察一下：

這是一個結了婚的女子格雷給她『愛情完了的』丈夫奇一封『愛的清算的哀的美敦書』，所以要清算，是因為『你的性情太乖僻，你整天沉鬱着的面孔不能使我得到半點安慰，你太不懂得愛了，你糟踏了我的青春，我的寶貴的愛情，我們只能做同志，做朋友，做姐弟，我們再不能做愛人了。』自然除此而外，還有別的原因：

格雷是一個很豪邁的女子，男女的界線看得很輕，有出去和男朋友會晤，或看電影，於是引起丈夫的猜疑，但是『一次誤會發生還不要緊，為什麼有第二次呢？』丈夫要她去「地，於是她發了誓：『我要是見了他的我真不是人』但是後來因為奇病的很重，才勉強去了，而沒有想到一見之下却

更氣，她想：『一個這樣不了解我的人，這樣不知愛情不懂愛情的人，也有資格做我的愛人嗎？』然而後來被奇的『你是讓我活活的死在此地，還是可以救活我，使我重上征途？』的話感動了，於是又陪着住了四天。

小孩子往往是愛之隔離者，因為奇對於小孩的疏懶，於是引起格雷的生氣，而且，又因為奇不多寫文章不多看書，失了愛的推動的效用，就更加失望。但是，『第三次的悲劇又開始了』，——奇是失了自由了。

這個時期，她的靈魂裏叫着：『我需要安慰』。然而她轉想：『我這樣被你踏碎了的心蹂躪過了愛情還能有資格去愛人嗎？』所以雖有嚴川，清，紅，雪，路易和碧澄等，尤其是那個『他是一位這樣可愛的青年，丟開我們所謂思想好，工作努力，忠實，熱情，坦白，純潔……一切的優美的完備的條件不說，最要緊的是他了解人生的痛苦，人生的悲哀，真正的戀愛，偉大的愛情』的F，還有：『任何時候祇要我去追求一個人，他無論是從前愛過我的，或者現在愛着我的，或者知道我還不敢愛我的一定會馬上允許我的要求，熱烈的和我愛着』。祇是『有了愛而不敢愛呵』，祇是『唉，可憐全世界上千萬的男子中還只有F知道我呢，但我只有他知道我死也滿足了。』的嘆聲！

在技術上，這篇文章完全是失敗了的作品，一個那樣簡單的故事，而寫得那樣累贅，許多不必要寫，許多家庭間的

銷屑事故，都佔了很多篇幅，而且故事的發展，完全是平舖直敘，一任感情奔放，而毫無裁剪，這更是一個最大的失敗處。寫散文比寫詩需要理智的成份多，而寫小說更比散文還需要理智。冰瑩並沒有注意這一點。在一四一三頁格雷既然入了醫院，醫院怎麼能有不知道的道理，將信送來了，還要問：『格雷女士是誰？』這種最易避免的疏忽，作者竟放過了，由這裡也就可以看出作者還是怎樣缺少着必不可少的沈毅與精密，還是怎樣缺少着理智的素養，過去，從軍日記所以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也不過如林語堂所謂：『這種少不更事，氣概軒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決心的女子所寫的，自然也值得一讀。』（註五）然而，還是那樣的手法，氣概軒昂地將家庭的故事寫出，却遠遜於前了。

況且，智識份子間的愛之破滅，再加上些革命的穿插，這種題材，已竟成爲現在用熟的濫調，用着謝冰瑩的名字寫出這種題材固然還能比之於張資平一流人所寫的作品吸引人的注意，然而昔日『一位蓬頭垢面的女子軍』，（注六）昔日曾高喊：『正在戀愛的同志們，盼望你們在甜蜜的擁抱中，千萬要時時想到痛苦民衆，記憶着痛苦民衆。』（註七）的謝冰瑩，却用很多的篇幅寫了『清算』，總是會使讀者失望的。

再就這篇的思想而論，作者也許想將革命與戀愛的問題很正當的處理一下，可是由於感情的泛濫，而終於使這個問題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懸案。在一方面作者不願意讓格雷成

爲『三代的戀愛』中之蓋尼亞，（註八）而却有很多地方像是蓋尼亞在那裏喊着：

『在這種一切時間都被奪去了的革命時代，那裏還有戀愛的功夫？』

同時在另一方面，作者不願意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却很有許多：

『Love is best』（註九）

的蛛絲馬跡，作者被兩種相反的思想糾纏着，於是在最後，無可無何了，而喊出：『奇呵，正如黎弟所說，人生是淒涼的阿！想到他我的心也淒涼起來了，就此打住吧』。

以技術，題材，思想而看，這篇作品并不比以前的『從軍日記』會有進步，幾年來許多人對於作者抱着無限希望的，也許會將希望降低。

中國文壇已竟超過了舊的寫實主義階段，而以新寫實主義做了代替，我們不單要有依照自然生發性的敘述文學，而更要有目的意識性的說明。這種說明的文學，在縱的方面，必要給讀者大眾以過去現在的故事中的教訓，並且明確地給讀者大眾以未來的指示；同時在橫的方面，必要把握着社會中最深切，最嚴重的問題，或多或少地應用於作品之中，過去的水災，現在的暴日，在我們寫作時，無論如何不能忘記這種事實的刻畫。並且，要企圖達到說明的任務，作爲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英雄豪傑，而是大眾，是在大眾之中生長

出來的，這點更爲緊要。

冰瑩女士的『清算』並沒發展到新寫實主義是顯然的。

過去，自『從軍日記』發表以後，作者曾得到無數的讚賞。然而，這些讚賞對於正在發展中的作者的發展，並不是有利的。往往一個青年作家，會因社會的讚譽而懶怠，而停止，以至於身上的光彩一天一天剝落，不是稀奇的事。冰瑩也正墮在這樣一個氛圍之中，而不自覺，滿紙充溢了浮誇的神情，而其實祇在一個家庭範圍內，戀愛的事態中兜來兜去，作爲Amazon的謝冰瑩的危險就在這裏。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

冰瑩女士究竟是一個女戰士，以她的過去窺測她的前途一定還有無限的長，她的思想與精神的新力還正在蓬勃，生命的火焰也還正在灼熱的時候，我們不能拿對於老作家的判斷與希望來付於她，不能以她的現在也斷定牠的未來，我們爲了新文學的進展，還希望她能真確地走進新寫實主義的路，作些再能爲大衆所激賞的作品。我們知道，以她的過去，她也一定會走上這條路的。

臨終，我們願以坎特爾的話你爲本篇結束，也作爲我們希望於她今後所寫作的方向：

『不到男性羣衆，工銀勞動者，從最後的主人階級的軛下獲得他們的自由，女性羣衆當下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這不再是一個『性的鬥爭』，乃是同階級的男女兩性反對另一

階級的男女兩性的鬥爭，無產階級的女人，現代的女戰士，一定要來參加她的男同志爲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其目的在建立一個新社會，』（註十）

註一：Amazon 是在原始部落轉向家長制時、受了內部或外來的壓迫而出現的女戰士，有的和外來的民族去鬥爭，但多半是和壓迫她的男子鬥爭。林語堂在譯『從軍日記』爲英文時，即以此作爲篇名。

註二：見坎特爾所著：女戰士社會考，

註三：此事曾由友人所述。

註四：載小說月報二十二卷十一月號，

註五：林語堂從軍日記序，

註六：同上

註七：謝冰瑩作革命化的戀愛，

註八：柯倫泰夫人所作小說戀愛之路中，沈譯本，

註九：勃朗寧之詩『Love among the ruins』中之名句，

註十：見女戰士社會考，

敬 禮

Degino Pédroso 作

苟 昂 譯

(給一個中國革命者)

在喧囂而獵野的

世紀深處，

爲着你我的精神振奮，

在你橫掃睥睨的眼睛裏，我已竟誦讀了

你的喜馬拉亞般的史詩，

像誦讀了一頁自由的伊里亞特。

從年辰久遠的壓迫之下爬起，
我，像你，是一個黃色人，
也許我們有的祖先
是同樣的老官僚，貪婪而乖僻，
被鴉片毒害的神經弄得萎靡，
在以往漫漫的長夜之中——
也許我們的父親是比較愜意，
是一個稻苗的插植者，農夫，
存遙遙的揚子江的流域。

雖說現在你來到這兒，
穿着歐羅巴的衣裳，
你的皮膚呀還是蒙古人種。
你單音的外來聲調，
與你的舉止却已提示了——
微笑裏隱藏着的一些強悍之氣，
那正是屬於成吉思汗的戰士——
這蒙着假面具的歐羅巴是懼怯的，
並且也由於那，這新英格蘭
將白色人正陷於埋伏。

那是一致的需要呵，你來——

負着你往日的哀怨，
負着你目前的力量，
你未來的希望，
還有戰鬥的好尚，
來打破這被壓迫弟兄的鎖鍊——
我能夠從我沉迷的睡眠中醒轉
偕你共走向新鮮的破曉之中，
我能看見你的寶刀——
並不是勝利者的寶刀
而是解放者的寶刀——
用着解放的火焰，
如日出的光芒
戳破那整百被征服的城市的暗淡的天空。

揮洒你的熱血罷，
我狂熱的生活着
你沉痛的悲劇中現出的有力姿態。
因為我們是雙雙的環鏈
被急流與無極的大夢之疆細綁着。
你已經提醒了我那整個的亞細亞
被阿美利加主義催眠得入迷。
並且，我是從與阿非利加結了婚來的——

這兩塊被戰勝了的，被降服了的茫茫大野……

我的命運比你們的更苦，

因為這地球的南方

我在它的太陽底下長大成人

是被帝國主義已經壓得破碎。

憑着你祖先遺傳的特性，

你自己蘊藏的潛力，

奪取自由呵！

雖有這歐羅巴燦爛的黃金，

雖然野蠻的北部的可恨的威嚇

向你逼來，

奪取自由呵！

你古代先民的力量

勇邁而健壯，

從那無用的漆黑的迷夢

從那死亡的鴉片的矇朧

並且從那衰弱的哲學的無益的陰溝——

就讓這不平之鳴的戰爭爆裂罷！

射死這狗頭鷹呵，

那正撕着你的肚腸，

那些外洋的吸血鬼吸取了你的權利，
在這欺騙的長夜裡，叫做文明。

從這過去的儲物室
展開了未來的平野罷。
以反抗的飛躍朝向着人類正義，
橫掃過斑斕的空際
在新的信仰的螺旋裏，
在你更人性，更普遍的理想主義——
讓我們時代震動的原動機被聽見罷，
一直到黎明來臨，安得斯桅杆的纜索
叫響在新設定的晨風中
向前吹送這隻偉大的
阿美利加革命的船隻。

腐潰了的長安

苟 昂

一

時候是一五二×年的初秋，經過長期炎夏的烈日曝曬之後，跟着下了兼旬的霖雨，天候提先的涼爽起來。太陽已經不見了，只在落日的地方有無數縷極強固的光綫，從方在作態的晚霞裏透露出來，像是巨人的鬚髭，垂拖在大地上。南山嶺頭，橫臥着幾簇雲塊，有的鑲鉗着金色灼燦的邊緣，有的像黑夜裡的山峯，極沉重，猙獰可怕的。它們不知是受了黃昏時山風的吹弄，還是自動的銜接在一起，有如速行列車間的 James 那樣有力的互相紐結着，搏鬥着自然界寫出興

奮的警句，昭示居棲於地上的人們！

纖瘦的新月，伴陪着兩顆小星，從細柳梢頭，矍了出來，說這刻是夜晚了，經過漫漫長夜，才會看得見光明的白晝呢。風吹着，藍天靜靜的。這又是一首精巧超人的詩章，撩亂了許多詩人，文學家的靈魂，使它們輕盈的翻飛起來，直上天角；更許有幾個超凡的哲學家趁此星明皎潔之夜，談起玄奧的人生問題。

歷史上的「長安」是怎樣一個雄渾艷麗的名詞！又是怎樣的代表着一個優美的民族的一種優美的文化？開元以後，不復有偉大詩人再為它啓動贊美的詩喉，長此便只有困迫於飢寒的人們時時唱着悲哀的調子，奏幾句憑弔之辭。長安便這樣的荒蕪了幾千個年頭。在最近的過去，這古都也曾經匆忙了幾百個日子，使它又少壯起來——不，它簡直開闢了亘古未有的新面目！

今夜，髣髴時代退回到了盛唐之際，詩人們得轉動珠喉贊美時代的承平，歌詠夜色的幽淡了。況又是他們因驚懼而緊張了的心弦初得弛緩，他們深長的抽着呼吸，覺得有無極的舒適痛快。

在長安城中西北隅一個比較規模宏大的中等學校的院庭裏，集聚着一大羣人，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學生，也有先生，先生都是士林的名流，無秩序的橫陳在一起，共點綴這久已荒蕪的古都，還說要向這甚麼灰的人生，吹幾口甚

麼蘇生之氣，而主要的原因，怕是爲要使他們驚魂初定的心兒舒坦。

首先張口說話是紀先生。

——月兒朗朗懸天空，我滿腔的悲憤呵……………
星兒閃閃在天邊，我無限的歡愉呵……………
我將趁此幽靜的空明，將我的詩喉……………
將我的詩魂與詩魂……將我的萬斛熱情……
呵，這是我們的時代了……………高歌罷！

紀曼林自命是具有偉大詩人的無畏精神的現代的詩神，中國國魂尙能絲游於風雨飄搖之中而未至中道凌替的原因，是憑着他生命結晶的一本詩集來支持。他來到荒僻的長安，並不是景羨着富有詩意的名城，有人說他爲要革一點命才來的，但他又常不在意的向人宣佈，說完全是麪包的追求。這些何是何非，都且不必深究，總之詩人是應當過着流浪生活的。

他常贊美革命，但革命會使他吃驚。一跨進長安，便給一個反感。詩意，被正在奔忙的人羣，給冲盪得殘破支離，麪包呀，又不見得十分充裕。他於是開始了憤恨，咀咒，詈罵，譏訕，破口的哮喘。長安的人們都是笨拙，愚魯，革命又是那樣的勞瘁其安閒。一切都同他的想像相違反，不似詩卷中所寫的那模宜人玩吟。

在這種環境之下，他保持了相當的沉默，很用力的啃着

不可口的粗蒸饅。

這時革命受了挫折，詩人便歌詠着他們的時代，久經壓抑的蔥龍的詩意，此刻恰如揭開了正在滾沸的鍋蓋，從鍋口冒出一大股白氣來。紀曼林熱情不可遏止。操着異方的音調，翹着飛蓬般的腦袋，舉手天空，向着月亮直撲上去，不防顧踩着一個學生的腳，頭也碰在他的頭上。學生原來靠在一株割了枝條的桑樹上，貪看曼林的壯烈的歌舞，也忘了形，兩人相撞之後，才都清醒了，學生握着被踩了的那隻腳，沒有言語，順勢坐在地上，曼林也露齒的笑了。其餘的都被驚醒，轉動了方楞的眼光。

——不疼罷？曼林漫然的問了一句。

——不……學生很吃力的回答，一隻左眼抽搐作一線，月光下還看得清楚，從咬緊的牙縫裏透出絲絲的吸氣聲。

曼林望了望天，顧盼了一回自己的影子，有些快意。

——自然咯，自然不覺得疼呀！一個人的靈魂有了安適的寄託，肉體方面當然不會有甚麼疼苦不疼苦。我方才對月引吭，本是我們自己的熱情奔放，但你們的純潔的小靈魂，定都乘着我的歌聲，飛騰起來，渡過了銀漢，翱翔於廣寒宮中，不會再感到肉體的疼痛呀。這便是藝術的真價！這便是詩的魔力！哈哈……

一切的人們都很寧貼，像一個爲着死後幸福的人，靜聽着一個術士形容天堂的美麗。只被踩了腳的學生，坐在地上

，頭彎的很低，仍然握着腳，發出幾個聽不清楚的字音，有些氣憤的樣子。

坐在屋檐的陳超理又得了發揮哲學理論的好機會，靈魂二字勾動了他生理上某種機括。他是長安城中惟一的哲學家，給迷途的青年指出了不少的迷途，他已有幾部一二百頁的大著出世，內邊滿收集着洋洋千百字的大篇論文。但他現在還正努力着，誰也無法推量他的前途。

他同曼林一見面就要好，引為同志。他們說要使中國不亡，必得他們倆有聯合的戰線。超理研究哲學，先澄清一般人的思想，曼林努力創作，在情感上給人們以清新的刺激，而兩人最一致的一點，便是淨化人們污濁的心靈。

超理趁着曼林說完，無人應聲的時候，便闡發玄奧了。

——哲學的玄妙也在這兒！……

學生們的視線又放射到超理的黃面孔上。他繼續着。

——把一部西洋哲學史讀了不知多少過，我總不曾從那裏發現甚麼新奇的講解，比我的更高明，更澈底，更現實。心靈是高貴無比的東西，支配着世間所有的物質——至少，在我看來，物質應當受着心靈的驅使。社會一切現象，是物與力的相遇，祇要我們的靈魂逃避了暴力的摧殘，其餘任它怎樣都於事無碍。

他停了一下，舉起左手來，摸了摸頭髮，注視着坐着的學生，又開了口。

——譬爲紀先生脚所發生的「力」，同你的脚「物」相遇，便發生一種現象，……

——甚麼現象？學生覺得說的是他，抬起頭來，問了一句。

——就發生你所感覺到的那種現象——不過靈魂受了藝術的陶醉，現象也就沒有甚麼了。

——什麼難進耳朵的話呀！那學生低低的說了一句。

有許多學生們被這個現象弄得有點迷糊，開始移動了地位，顯出困倦的樣子。這也是物碰着力的一種社會現象，但我們的哲學家却沒有看出來。

曼林又取得了機會，施展藝術的實踐性，給困倦的人們一些清新的刺激，使他們的靈魂活躍起來。

——看呀，東方的小星微笑了！風也奏着微妙的音樂！游雲是多美的無韻的詩歌！聚會着你們的心神，領受這偉大的藝術，天國的消息在那裏，人間的幸福也在那裡呀！

那羣青年無言的抬起頭來，仰視天空，帶着猜疑的神情，像尋覓難得的寶貝似的，慢慢移動他們的視線。或許竟有些小小的靈魂離開了俗凡的軀壳，冉冉的飛上天去也說不定。曼林暗自喜慶：藝術有了這大的收成！

——紀先生的靈魂在那兒？突然一個問聲。

曼林瞥了一眼，沒有回答，原因沒人知道。

——在星星上，在月亮上！

——在花朵上，在樹枝上！

——在露珠上！

——我說在糞堆上！

這個亂攘攘的胡叫了一陣，曼林除對最後一句表示憤恨外，其餘的都使他快活。

——最好都再添上三個字：顫動着！

這個使曼林驚異了。

——那個？他緊跟着問。

——我！

——名字？

——方成！

——你聽過我的課嗎？

——沒有！

——一次也沒有嗎？

——是，一次都沒有！連看見先生都是第一次呢！

——爲甚麼要添上那三個字？

——那不更生動了嗎？

——哈！好的，真有天才！你也愛好文藝嗎？

——是的，但我不喜歡靈魂在天空飛！

——那末……

——我寧願在地上，或者在地底下，像那個土撥鼠——
桃色的雲裡邊的那個土撥鼠一樣生活着！

——那末，你甘心犧牲你遠大的前途嗎？

——我覺得我的前途是在地下，不在天上！

——呵！……………

曼枕很惋惜的歎了口氣，這樣一個有天才的青年，硬要走入歧途，不但要待在地上，還要鑽入地底，而不向天空飛去，中華民族之不振，這是一個大原因罷？他這樣想着，一時無話可說。

超理也沉默着。其餘的人靜悄悄的。

——昨夜晚恨東風無端蹂躪，……………

忽然從走廊下飛來了這麼一腔。

人們又重新振作了一番，換了換疲倦了的姿勢。

一陣拍拍的掌聲。

——好！

——寶！

——歡迎李先生呀！

李儒珍在這樣熱烈的歡呼聲中出現了。他作俳優的姿態，擺鍍而來，左手握着袖口，右手揮舞着。

——接着唱下去罷，李先生！好聽得很！

——那真使人感動呢！

——使人感動？那一半兒是由於唱者腔調的悠揚，一半兒係乎寶二爺柔情的繾綣。你們知道這句出處麼？儒珍極興奮的連講帶問。

——自然看過黛玉葬花的人，都能知道的。

——爲甚麼李先生老唱着這一句呢？

儒珍是最推崇紅樓夢的一人，尤其傾慕賈寶玉的爲人及其環境。像許多學者爭着孔子的道統一樣，他自負他是寶玉的轉身。學着多情，學着溫柔。學生們這一問，自然打着他生命的中樞，他侃侃而談。

——寶玉是多值得景羨的人呀！他自己就生長得那麼標緻，像一株婀娜的翠柳，被各自爭妍的羣花拱繞着，暗香艷色，憑他採擷；他是怎樣的富於應付的手腕，而能得衆美的歡心。然而寶玉不僅是多情的天人，他又是果敢的英雄！他後來能那樣決然的擺脫俗塵！這是最崇敬他的一點！兼之，紅樓夢一書，更值得吾人一讀再讀的，文字多麼美妙！你們都讀過幾遍？

學生們有的說看了一些，有的一些也沒有看過。

一個聲音從後邊來。

——讀得那樣熟，有甚用處？

儒珍的濃興受了些打擊。

——誰？他問。

——我！

——方成嗎？

——是！

——你不贊成嗎？

——我不贊成把文一讀再讀！

——你怕沒有讀過罷？

——五年前在小學時，翻過一遍。

——那你爲甚麼不贊成別人……

——現在不是講「紅學」的時候，學寶玉是沒出息的！

連阿Q的時代都死去了呢！

——藝術是無時間性的呀！

——我所知道的不是那樣！

——誰告訴你的？

——書！它們那樣寫着，我相信！

儒珍再沒有問。爭辯中止了。旁聽的人仍未移動，待着要聽下文。

方成把他的話還要做個結束。

——遭了情場的失敗，沒有勇氣來自殺，只落得一條出家的出路。寶二爺沒有得到林妹妹便當和尚，里沙姑娘失意後作了尼姑，住在冷靜的寺院裏。這是他們果敢的行爲。現代的人憑甚麼要學他？寶玉得着這樣身後的贊美，真是意外之福了！

儒珍聽了一個不懂的名字。

——里沙？

——「貴族之家」中的女主人公。

——貴族之家？……

——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之一。商務家有中譯本，李先生看時，我明天給你帶來，我看過了，還不錯。

儒珍不自覺的臉上熱起來，方成向他解釋了這些，他覺得方成的話裏含着侮辱，使他氣憤；他更不信除過紅樓夢隻立千古外，還有甚別的幾大著作。

——總之，我以爲紅樓夢是值得拜讀的！這兒有二年甲的學生嗎？

——有！

——你們樂意聽它嗎？

有幾個人說樂意。

——開學後，找不到好的課本時，就講紅樓夢罷，每人買一部來！

儒珍最後一句說得特別帶勁，像向方成投着報復的意思。

方成待要說話時，看見儒珍向曼林，超理那兒走去，知道李先生對他不耐煩了，自己悄悄從院子裏走出去。

學生們都散了，只剩三位先生。

——多日子不喝酒了，今晚痛飲一番罷。曼林提議。

——半年來真壓得人氣悶，澆一澆胸中壘塊罷。儒珍附議。

——這是我們的時代了，要痛快的生活呀！第三個贊成齋夫連昇提了酒瓶往出走，口裡念着羊肚，羊頭，豬耳

朵……

二

聞人潛也住在這個教員院中，只同那幾位先生不大來往。他同他們對於甚麼事情的見解多不相同，彼此間常常起着爭執。哲學家把他叫「物質」，兩位文學家反把他叫「蠢貨」，因為他反對「靈魂」，斥罵「超人」。但他們像有些畏懼的樣子，那些名詞都是背着他說的。

從一方面來說，人潛應該離開學校了，自鐵校長接事以後，開了教育史上一個新紀元，他對教員不是聘請，而用揭曉式。教員們跟投考的學生一樣，抱着驚持的心去觀榜文，有名字的自然興高彩烈，沒有被寫出的，便懊喪咒罵。學校爲了許多學生的要求勉強留下人潛，人潛也爲了學生的緣故才勉強留下。

方才他們聽見他們在院子發揮妙論，他不耐煩的走到操場去，獨自徘徊。

月兒斜掛在白楊樹後，發着淡黃的微光，即刻就要沉沒了。星星更得意的閃着眼睛，傲慢的俯視地上。操場暗沉沉的，露珠打在脫落了的白楊葉上，聲音都很清晰。巨大的南山乘着黑影走近來，站在校牆外邊。

人潛沿着西牆往來走，時而撞得爬山虎的葉子，沙沙發響。

——聞先生！是你不是？

——呵！韋志來嗎？

兩人都低低的這樣問了一聲。

人潛走到操場中央來。他們面對面站着。

——到聞先生屋子去，燈亮亮的，却不見人，還不到十點鐘，我以爲先生向別處去了。

——他們又聚在一塊兒，我就早早的到這兒了。

——呵，他們正在詩人屋子猜拳吃酒呢！詩人抱着月琴，唱着陽關三疊，像唱着一支進行曲。聽！這兒還可以聽得見呢！

——該是他們酒歌相慶的時候了！

——他們整天形影不離的，不知道幹些甚麼？尤其是我們的文學家跟着詩人，像餓狗盤桓在埃圾堆上，難割難舍，總想從那兒得一二塊乾骨頭。

——你說的李儒珍嗎？他見了詩人真像陳相見了許行。想攀着詩人精靈的羽翼到月宮裡去遊逛一番哩！……

志來聽道這兒，不覺笑了。人潛從來是不大說笑話的，今晚他偶然想到儒珍扭捏的態度，把來同「文學家」這個名詞相對照，他不覺含了幾分滑稽；這他永遠冷靜的面孔上是不常見的表情，這笑也是很稀罕的，志來聽見他笑，他也笑了。

——管他甚麼詩人，文學家，哲學家，那都不跟月夜的遊燐一樣，在夜間，在墓地放一放無力的鬼光明完事了嗎？在狂風暴雨裏，在強烈的晨曦中難道他們會永存嗎？

——不過在事實上，他們會發生相當影響的。在一切的光明都未放射的時候，在漫漫長夜裡，迷途的旅人，會誤認磷光爲路燈，而被引向荆棘叢生的墓地去，是可能的。

——噢……

志來少微把頭仰了一下，又繼續着說。

——怪道，在我們同學中最近有一種流行病。

——甚麼？

——他們的行動傾向於浪漫，裝着悵鬱的模樣，到人前老皺起眉頭，罵人生無味，尋牢騷發，寫歪詩，連喝酒的都有的。這有些……

不待志來說完，人潛就插着說。他聽見這一大串，他實在忍受不住了。

——這便是詩人所散播給青年的幸福種子呀！這是一種懶惰的生活呀！懶惰是一切罪惡的淵藪，而且富於傳染性的呀，青年都感染了這種罪惡，會有甚麼結果呢？真是社會的大不幸呵！我們應當有紀律的，辛勤的生活着呀！我們擔負着歷史上重大的使命，我們的時代是多甚麼重要呀！……

人潛說着便動了氣像自己站在講台上，下邊有廣大的羣衆，不覺放大了聲音，兩隻拳頭也隨着舞動了。

志來也嚴肅的聽着。

一隻拳頭同志來的左肩相撞了，他們才知道並不在大會場。

場。

人潛突然停止了，志來接着他方才的話頭。

——還有些每天專從事儀容的修飾，臉擦得白白的，頭梳得光光的，想做個翩翩的濁世的佳公子。一談起話來，不出三句便是紅樓夢，一致的推崇着賈寶玉。

——這些一定是文學家的信徒了！文學家自己在多年之前就裝模作樣的學着賈寶玉，呵，嘿嘿……

人潛一說到儒珍常常樂起來。他想到儒珍那一副長着像黑羊尾巴般的串臉鬚。

——他倒是滿多情的，可惜鬚兒不常有！

——聽同學說，李先生說有許多美麗的姑娘都愛上了他。

——愛上他的羊尾巴鬚子了罷！

他們倆再想到儒珍的神情，笑了。

——志來，你說每個青年都萎靡的，虛飾的生活着，夠多危險呀！

——怪同學們沒出息，爲什麼跟着他們學墮落呢？

——青年人有一個能夠立定脚跟的，不都隨着環境的轉移嗎？

——那末，我們應當有給他們製造環境的責任。！

——當然！而且得馬上著手，隨時努力！

——先從那兒作起呀？

——第一先把他們的精神振作起來，先把他們從浪漫中

制止住，使他們生活有規律，把他們從無謂的感傷裏喚回來，使他們感到興奮，使他們辛勤，使他們肯努力。要這樣，須先斷絕他們萎靡與虛飾的來源，先須破壞他們錯誤的信仰

——須先打倒詩人，文學家嗎？

——戳破他們的鬼八卦就完事了，不必費這樣大的力去打倒。

——甚麼鬼八卦？

——利用青年的錯誤心理。用好聽的名詞迷惑青年的判斷力。李儒珍淺薄不足道，紀曼林比較高明些。譬如他說他來這兒是投奔革命，但他看見革命就戰慄，就咀咒，跟着又講甚麼鬼革命，鬼藝術——你聽得懂麼？

——就是最崇拜他的陸仁都莫明其妙呢！

——他宣言說這便是藝術的真價，革命的奧秘。

——聽陸仁說他把那東西要付印了。

——工人倒霉！

——聞先生，你說李儒珍沒用處，但他還野心勃勃的。

——怎麼啦？

——聽幾個小同學說，有一天李先生把他們幾個人叫到他屋子去，先誇獎了一陣，說他們多麼聰明，多麼可造，學校太容易荒唐人了，他願意犧牲自己……

還沒得志來說完，人潛又插入一句。

——好個殺身成仁的英雄！

——他願意犧牲自己來給他們一種特別的教育。最後，又說要這樣得須先有組織。他說要組織一個小孩的甚麼團體。

——不能讓他實現，隨即破壞！

人潛想儒珍這東西可厭又可笑，他這種舉動是有甚麼政治作用呢，還是想把許多青年寶玉化？

但志來沒有決然的回答，只輕輕的哼了一聲。他說團體二字出口，他心裏同時像被鐵鎚重擊了一下。

人潛看得出志來的感觸，順便這樣問。

——想甚麼心思？

志來一向是信服人潛的，他的甚麼都拿來給人潛講，關於新近他發生的這樁事件，他覺得很嚴重，值得思索，早就想同人潛談一談，他想把他的委曲，把他的意見，向他的人潛先生來細訴，詳述。現在是他發洩的時候了。

——談起來話長，聞先生站得不累嗎？我們坐到那兒去細談。

他們想開始走動的時候，才都覺得腿有些殭硬，酸疼，彎下身子揉擦，慢慢向東北角走去，到浪橋跟前，他們先後坐下去，有輕微尖銳的鐵器相磨的聲音發出。

從遠遠的深巷中聽得見清晰的拆聲，狗的吠叫，像被黑夜壓的不能再忍受了，也聽得分明。

夜靜靜的，他們開始再談。

——這真是一件出人意料的變動，天下事竟這樣使人不可捉摸呵！我當時驚恐異常！聞先生你知道不，他們除革了我的黨籍？

——我聽見他們說了。

一個很激昂的說着，但回答的却很平淡。像他們中間有不同的感覺似的。

是上禮拜天晚間的事。志來正同幾位同學在院子談天，忽然有人從他背後走來，輕輕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一看便知道了有甚麼要緊的事，停止了他們有趣的閒談，跟着那人走去了。到無人的地方，他問有甚麼事，臨時發生的嗎？怎麼沒有給他預先通知？那一位說外邊有人要會他，甚麼事連那位自己也不知道，他盡他交通的責任完了。志來問是誰，在那兒。那位便把他引到校園的一株碧樹前，指着紫籐架下，說『到那兒去，他在那兒！』志來走近一個人影時問道他是誰，那人簡單的答應了一聲，志來辨得出是特。他想一定有了甚麼重要的事情，不然特自己不會來的，心裏緊張了一下。特首先說話；『有人說你同某小團體有關係，真的嗎？』志來說：『你相信嗎？』特說：『我正在考查！使我莫明其妙！』特再問：『你同某人很熟識嗎？』『他是我的同班，私人的感情還不錯。』最後特問：『還有甚麼問題沒有？』志來正待要提出一個問題，是在最近覺得急須解決的問

題，向特談一談，但特已捷然的轉身走去。

志來並沒有在意，以為特順便同他談幾句。

在第二天同樣的時間中，志來接到他所隸屬的支部一個通知，特同他的談話成了讖語。

這使志來受了非人的驚嚇，他懊喪，氣憤，羞媿，哀傷，像天柱崩折了般的，他的頭膨漲了，他眼前飛濺無數的金花，他突然昏暈了。他的心像被甚麼戳着似的，疼的難受！

志來是被開除黨籍了！

志來在黨中並未担任甚麼重要的工作，而且是新近才加入的，但他對團體具着極大的信心與信力，凡是派給他的工作沒有不拿着全副精力去做的。他知道世界上有這個負着人類歷史使命的團體，他像發現了綠洲，發現了生命的新園地，他要把他的所有貢獻給它，那便是他生命的寄託，他的家，他的故鄉，他的歸宿，他私慶他有被它驅使的榮幸。他想他能同一大羣勇敢的，堅實的，明敏的，青年作為同志，緊握着手，向着人類的大敵作堅苦的戰鬥，那又是多大的恩典呀！他又想他假如戰倒在沙場，同同志們最後訣別的一剎那，他能再聽一支悲壯的進行曲，看見同志們勇往的前進，他向他們說一句最後的鼓勵，他可以歡喜的死去，或許也有一柱花崗石的紀念碑刻鏤着死去的同志們的名字，同人類共垂於不朽！他想到這裏，一個人便作出英姿颯爽的戰態，高興

得笑了！

然而，美麗的未來被無端的狂飈吹碎了。

他憤懣，他就這樣的被人誤解！他羞愧，像一個被姦污了貞潔的處女，他覺得那是一種至大的恥辱！他灰心，那是他自己唯一的坦途，人類唯一的出路，如今被無謂的斷送了！

一個人捧着自己一顆熱蒸蒸的帶着血的心奉獻給他所鐘情的伴侶，遭了擯棄，誰制得住他的灰心與表志？

——但是，聞先生，現在我鎮靜了！並且那更給我一個反省的機會。由八日來的回思，我嚴格批判我自己，我覺到我太空虛，對於理論太欠缺，從前的信仰完全建築在熱情上。

——我了解你！你沒有對不起團體的地方。

——你使我很感激！

志來說他怕一般人笑罵他的地方是說他卑怯。因為現在正是白色恐怖的開始。他害怕的是人們的誤解，而那又是極可羞的事件。一個革命者對於黨的背叛！

人潛向他解釋一番，更安慰了一番，據人潛的說辭，這事情的發生完全是特的感情用事，並沒有甚麼事實作根據，特和志來的那個同班起過一次衝突，那位先離了團體，跟着就是志來。他說特的人倒還精幹，不過氣量窄狹，有時便制不住個人的情感，這樣常弄出錯誤來。

他激勵志來，說咱們都應當趁此一潮低落，一潮未起之前，把自己先再充實起來，時候一到，咱們再到戰線上去，那時或許有以一當百的用處，不要因着一點小打擊便頹喪起來，把大好時光空擲了去，待到戰鬥再來，短兵相接的時候，我們已脆弱無力，不但把自己的前途斷送了，使我們的陣營少一員戰將，那是人類的大損失呢！

就使說我們是極渺小的分子罷，如一個大機器上的小螺旋，那我們也不要因不關緊要而不再鍛鍊，我們應當使一付動力的機關有每一個堅固的小螺旋呀！

——我們要繼續前進呀！

人潛又說，這個時代處處需要我們的，只要我們的大前提沒有錯誤，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給革命做工作。我們周圍不睡滿了衰弱的，徘徊着迷惑的人嗎？這些都需要清新的刺激，強烈的力，我們要隨時的給與他們！我們要造出有才能的幹者，為再起的革命埋潛力！

——時代真進展到一個極嚴重的時期，不容我們再懈怠，我們要結實的預備呀！下回革命的早現與延期，成功或失敗，都要看我們的預備工夫，我們把着時代的舵，再要使苦於壓迫的人們繼續受殘酷的壓迫的驚濤，或讓他們覆沒於剝削的駭浪，便是我們的罪過了！

人潛更謹慎的解釋，有些人把革命掛做招牌，這且不說，那不值多費唇舌。有些人把革命當作兒戲，他們耐不下寂

寞的生活，而又憚於嚴格的紀律，就胡亂的投入一個政見迷茫的團體。這是危險的呀！這是說於整個革命有了危險，不是於他們個人，個人的關係是次要的。

——我們在革命的紀錄上，不能劃幾筆有力的正號，我們應當自愧！要是負號，即使是極輕淡的一筆，我們絕不要塗上去！

志來聽得興奮極了！

——聞先生，我當盡我的能力向工作的大海裏投幾粒小石！

——就是在我們省裏，不久怕要有很複雜的環境要應付，除去緊守自己的陣營不讓敵人侵入外，還當隨時積極的做些工作！

——謝謝先生！我了解，我懂得，我也有了力；我照先生的教訓——做去！

他倆都被歡樂哽咽住了，誰也想不起該再說甚麼，突然沉默了，兩人心中都奏起無聲的歡歌，身子都動轉了一下，又是鐵同鐵相擦的尖銳的聲音。四圍依然是漫漫的夜色，黑憧憧的樹影可以朦朧的看出；望望天，天上有幾處鐵青色的雲塊，沉重的移動着。

月琴聲，猜拳聲更清晰的聽見。

鐘樓上打了十二響。

——夜深了，睡去罷！

——好好的休息，天一明就得工作的！

三

省中這時已變成一片無際的白慘慘的空氣，白得使人戰慄，白得使人作嘔。從另一方面看起來，現在才算看見了太平景象，一切都顯得澄清，市民都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紅的牆壁變作藍的，紅的字跡改做白的，說這便是太平的象徵，政府命令，黨部宣傳，一般人紛紛亂亂的粉飾起來，城市也換了面目。

我們的教育家，每人都得到一個七品官銜，熙熙攘攘的從四門回到省城，在『爲民父母』之後，又要爲人師長，他們原來都是矢志以教育爲終身事業的呀！他們這樣的見機而作，像對於辯證法頗有研究而到了取之左右逢其源的程度，其實，那裏？那裏？他們都是把握着孔聖人「邦有道則任，邦無道則隱」的原則。當邦無道之時，他們都明哲保身，退隱於人跡罕到的深衙裏，現在又當着「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的時候了，他們都棄印歸來，又從事於百年樹人之大計。

他們一回到省城，每人都割據了相當的地盤，慢慢推動工作。

八九月之交了，各學校已來了不少的學生，佇望着學校幾時開課。

在 F 中學的大院中聚攏了一大羣學生，談起他們求學問

題，知識問題。你一句，我一句無次序的談起來。

——甚麼時候才能上課呢？

——連開學的日子還沒有，你想上課！

——怕這學期沒上課的希望了！

——我們明天老早回家罷，不要住在這裏！

——我看開學上課不在遠了。

——何以見得？

——窮的連鬼骨頭一樣，那裏還有錢開學！打定主意回家，替爸爸作活，替媽媽抱小孩子去，不要再守這死驢了！

——哼！你們那裡知道！劉校長都回來了，你說學校沒有錢；沒錢他會把官不坐來拿指頭辦學校嗎？

——這也不能證明呀，他們從事於清貧的教育事業，都不在乎錢不錢的。況且劉校長……

——況且劉校長有萬能的手法：下鄉剝百姓，入校割學生！

這句話使得他們起了不同的感應，有的把頭扭到一邊去，從鼻子哼出聲來，表示不滿；有的高興得拍手大笑。

他們把談話的範圍擴大了，說到他們的功課。他們一提到功課有着一致的傷心！他們說像他們現在的年級，功課應當更多一些才對，但事實上只是那末一點兒，不用說考學校發生問題，就是連常識還不夠呢！一個教員沒有是專心來教書的，不是失意的政客，便是無聊的名士，都因再無事可作

，才尋幾點鐘書教，混混飯吃；就是自命的教育家無一不以教育作終南捷徑！教員們上得堂來，都帶着懶洋洋的神情，胡亂唐塞；一個英文單字要費半個鐘頭才念畢，一道數學習題便需半個禮拜，一學期教學生作過三次國文的便是刮刮叫先生，歷史，地理教員把一本共和教科書從民國元年教起教過有四十幾遍，現在還要繼續教，其他令人不忍再說。青年們便受着這樣的教育！他們的命運這樣的被制定，他們的前途這樣的被斷送了！而且還要永遠的繼續下去，而且連這樣的現狀都不能維持！他們談到這裡，幾十付面孔都變了顏色，幾十付胸腔都迅速的起伏着，幾十雙眼睛都圓睜着，發光着，迸出淚來！

從外進來一個同學，說公佈處貼着佈告，今天校長團要
在本校開會，討論開學事宜。

有些人臉上浮出笑來，疑信參半。

——真的嗎？

——我不信！甚麼時候？

——誑你們幹甚麼！說是十點半，現在快到了罷。

從公佈處看的人回來，證明那不是造謠。

他們有些動了歡呼。跟着又寂然下來

——但不知結果如何呀？

——那誰能預料？

——反正都是我們吃虧，不上課荒廢學業，上了課，那

半死不活的教育悶得人頭疼，還有被引入迷子地裡的危險——白失鬼先生可不在少！我的意思還不如把這些教育家一齊癩死，把學校都打個粉碎，倒也乾淨！不然……

——方成胡說！

——那你到這兒做甚麼來啦，方成？

——我有我的事！

——你有你的甚麼事？××黨！

——打這個傢伙！

——不要開這個玩笑呀！××黨！我是××黨？那是犯着殺頭之罪的，我是的嗎？

——喂，喂，不要亂喊，先生來了！

他們都靜靜看着車邊的小門，從那裡走來六個人，都是全身中山服，帶着革命的精神嚴肅的步伐，到校長室裡去。

他們立刻都被一種奇異的感覺刺激着，是驚畏？是歡欣？他們說不上來，他們只覺到他們的命運是寄附在那些看起來很有威儀的人們身上。帶着不同的心情，他們走散了。

校長團預備開會了。

他們六個人稀疏的圍坐在一個長方形的辦公桌的四邊，全省的教育權威咸集於一室，教育前途多麼的有希望呀！

校長們各有他們的風姿與威儀。

劉校長坐在首位，捋着他新蓄的八字鬚，從黑色的面底泛起青光，目直視，嘴緊閉，儼然如升大堂威臨萬民一般。

龐然高大的鐵校長正坐在劉的對面，不時伸屈着兩背，表示他對運動是先天的愛好。其餘四位分坐在兩邊。美校長臉上有稀疏的天花斑痕，常帶着笑容，但有人說他是個頂利害的人，凡同他在錢上打過交道的朋友，見他的笑都要不寒而慄。張校長長着一付白皙的臉兒，帶一幅白片近視眼鏡，鬢角有兩條青筋蜿蜒着，兩隻瘦白的小手高舉在眼前，弄出指甲裡的髒髒，不大看人。蕭子秀是代表武明霞來參加會議，武是某女子學校校長，因嫌會議席上只她一個孤單單的女流不方便，特派蕭來；蕭體軀豐潤，把他的全身縮縮縮縮，一氣縮小了下去，恰像是在一個雞卵上描着個胖娃的眉眼。

對於安校長我們得特別介紹，他是個特出的人才，省中唯一的實業家。

他的身體的發育值得誇獎，高度總在六尺以上罷，他的舉動很難描寫，要是拿木人戲中的傀儡來作比，差強有萬分之一的相似，但他會自動的走路，也會說話，兩個眼珠骨轆轤很靈活的滾動，眼簾常向一起閃擠。當他被發表為某職業學校校長時，有不少人起來反對，教育廳方面有他個重要的同鄉，極力為他幫忙，所以他能貫徹主張。有一次教育廳長當着反對安校長的人們有下邊一段演說：我委××作職業校長並不是因為他同我有地域上的關係，我沒有那樣狹隘的封建思想！更不是為我個人樹植黨羽！實在因為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呀！諸君試想，在本省讀書的不及在關外的，關外

的不及國外的，東洋的又不及西洋的，安校長在佛蘭西住了八年之久，花錢幾萬之多，專門研究實業，姑無論其學識如何淵博，在我們省中真算得希無之寶了！他來作你們的校長，真是遷就再遷就，這是你們的光榮了！諸君鼓掌歡迎你們的安校長罷！

沒有人再說話，安校長上任了。

聽差把些點心分送到各校長面前，跟着倒了茶，站在旁邊聽候使用。

校長們開始吃點心，喝茶，談閒話。有的說他的太太害了瘧疾，已經一個多月，金雞納霜都不奏效，鬧的人睡不成好覺。有的是爲着孩子患了天花，臉上長了麻斑，婉惜不已，美校長被衆人看得紅了臉。走痢也不是好的，連鴉片也抵不住事。有的說爲了他女人的病花錢怕上了千元，只藏紅花已吃過幾兩，但老是不見效，誰不想有個小寶貝，把他一生的血汗留給他去享用？今年鄉間地租也不能照數收齊，使斯文的校長們有幾個人罵了出來。

他們除過婆娘，娃，錢以外，沒有談到別的問題，忘記了他們是爲了教育而來開會。

劉校長總算是機警的人，他首先想到他們現在要做的事。

——幾點鐘了？

聽差揭開校長室的門簾去看鐘。

——十一點過五分。

劉校長提議開會。

——時候不早了，我們快開會罷！完了再談。

衆人沒有異辭，說聲好，便推劉校長做了臨時主席，美校長的書法不錯，便被推作記錄。

美校長提起筆來，寫了時間地點並出席人姓名以後，再寫上開會如儀四字，他就提議進行討論。

在這裡他們起了小小的爭執。

劉校長很嚴肅的說，不應當這樣敷衍了事，怎麼只寫個開會如儀就完事了呢？校長身爲青年師表，領袖羣倫，關係是多麼重大的呀，豈容這樣馬虎，假使學生們知道了這回事，他們都効尤起來，那怎麼辦？他們也將在開會時不向黨國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不恭讀遺囑，不靜默三分鐘，那成了甚麼樣子呀？……況且革命，所謂革命者貴在乎實行的，假使把一切都只寫在紙上，那革命還有實現的一天嗎？國民革命還會成功嗎？不辜負了先總理在天之靈！這一篇辭正言順的說辭把美校長弄後無話可說，低下頭去，在紙上亂畫起墨圈來。

其餘的也都重敬起來，但他們心裏都想，劉校長這傢伙真是個怪物，他連三民主義的書本都沒有摸過，他談理論還這樣的透澈，在可笑的心情裏，又屢雜着敬佩的成分。

既然問題由劉校長提出反駁而且嚴格批評了，安校長再也不新沉默下去，雖然他也贊成美校長的提議而沒顧得說出

口來，安校長還是黨部的一個常務委員呀！

——劉校長說得對，儀式是不能省略的。想先總理在日，從事革命，革來革去，算起來有四十年之久，他老人從不曾懈怠過一刻，四十年如一日的那麼革到昇天。……

——好了，我們照秩序單進行。

主席叫了立正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後，叫安校長恭讀總理遺囑。

安校長輕輕的閉了雙目，虔敬的背誦起來。但只讀到第三句他就停止了，眼睛緊閉，雙眉皺着，嚥了幾口唾沫，口張了幾張沒有發出音來。人們知道他是忘記了背不下去，都矍矍的竊笑了。他以為他是能夠背得很熟的，今天不知為甚麼發了昏，要是讓他再想五分鐘，他可以再不發生障礙的讀下去。

主席聽不見下文了，便說靜默三分鐘。

儀式這樣的過去，接着是討論問題。

最重要的自然是經費問題，沒有經費甚麼都是不能辦的，不為着這，校長團會延期開會，校長們或許也有不出席的，都說不定。

他們對於這個問題，都有充分的預備，精確的報告，很興奮的討論着。都把自己學校新的計劃，新的設置，新的建築，向大家井井有序的作出報告。並且說，像他們那樣的熱心教育真是難得的，只要經費能運用裕如，真能有一日千里。

之勢，沒有錢是誰也沒有辦法的，只好聽其自然了。他們都異口同聲的爲教育前途惋惜不置。他們爲教育，毋寧說是爲了經費，把他們平日所禁忌的事情都忘記了，他們竟大胆的說起官廳的壞話。政府怎樣的把錢養了兵，打了仗，官廳怎樣的同政府狼狽爲奸，把錢都入了私包，雖說是教育經費獨立了，但他們在甚麼時候不挪動提用呢？只剩下個空空學校叫校長來辦，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那裡成？非向官廳力爭不可！

校長們都很熱烈的訴說他們的苦衷，學校的窮，教育前途的危險，官廳的無誠意。

當人家說每句話的時候，安校長却鼓着舌，插進去幾個字，一說到官廳他不言語了，還簡單的辯護了一兩句，說官廳也有他們的苦處。

各人都提出具體的辦法。約定日期一同到教育廳去，誓死力爭，不達目的不止！

現在好像再無值得討論的問題了，又是一陣吃點心聲，喝茶聲，嬉笑聲，把方才緊繃的眉頭，都展放開來。

他們不知道在窄狹的床版上，粗澀的書棹上，暗淡的小窗下，有着幾千幾百的青年在企着足，翹着頭，捧着一顆求知的熱心盼望他們仁慈的校長給他們解決切身的問題呀！他們不知道這些青年每月每天都要花去他們父兄用血汗換來的金錢的呀！他們不知道青年們會由一刻一秒的光陰變成衰老

，而這青春的時光是如何的可貴的呀！他們更不會知道青年是人類的電子，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呀！他們所知道的只是些無知的學生，這學生的求學像他們辦學校一樣，全無真誠的心意的！呵，校長們完全想錯了，沒有個青年是那樣的愚昧而不爭氣的呵！

討論到開學上課的日期問題，他們一致主張等把錢拿到手裏後再臨時酌定，但他們被劉校長的大義折服了，決定一方面籌備開學上課的日期，一方面向官廳交涉經費。劉校長說，青年的光陰不要貳踏踏得多了，他自己時常受着良心的譴責，決計要為青年謀利益。

最後還是由劉校長提出關於學生本身利益的幾個問題，遭了大家不幸的激烈的反對，他也不再堅決的主張。不深知劉校長的人會以為他是一個笨貨，一個人想來澄清教育界，起着奇怪的埋怨他的心情。知道他的人說他在衆人面前常常是這樣的，說着頂動聽的言辭。

在劉校長早經斷定他的提議是會被衆人反對的，所以大胆的提了出來，果如他所逆料，暗暗的笑了。

、校長團會議便這樣結束。

以後許多日子，校長們都忙着開學的籌備，在那些事務裏，自然向官廳索經費，向教員下聘書是最要緊的，官廳答應若是五成不能維持，二成三成是靠得住的，其實就發到一成，校長是不能吃什麼虧的，剩下的只是接洽教員了。

在教育的市場上卒然起了貨物缺乏的慌恐，各學校紛紛亂亂的搜索到窮鄉僻壤裏去，凡是可登得上台的，都成了難得的名貴之物。

美校長去找一位體育教員。

這位體育教員，人們稱他做黑先生，是省中僅有的一個體育家，他把「立正」「稍息」「向左右前後轉」教過十五年以上，在一個時期還當過一次軍官，作過一次知事，後來賦閑在家裏。他現在再出山的原因，第一他要為他們的時代盡責任，第二他怕省中的體育事業會因了他的不來提倡而衰退下去。但在黑先生竭半生精力指導下的體育有了如何的成績？滿操場荒草蔓延着，一開步就可以絆倒人，機械腐朽得能給鄉間抽煙斗的老人做燃料，學生們上起操來，像進了道場去了解金鋼經，居然打起盹來。你說青年們，尤其是富有強悍血液的關中健兒，不想在運動場上顯示他們健敏的身手，不想把自己鍛鍊成一個鉄肩銅臂的男兒，世間沒有相信的人！

但美校長重新起用這唯一的體育明星，是有另外的用意的。

黑先生做他的體育主任，黑先生沉吟着，因為黑先生在昨晚已經接了某中學體育主任的聘約。

——你知道我已答應了到那個中學去嗎？

——知是知道，我這方面還需你來幫忙，你知道再沒有

專門的人材呀！

黑先生點了點頭，笑得露出兩排白牙，表示同意。

——不過看在老同學的面子上，你可以兼差不兼……

——看在老同學的面子上，你可以不要拖欠我的……

他倆爭執的結局，美校長容納了黑先生的要求，但他向他特別丁寧了一番話，說是在運動器械的添設上，要黑先生體貼到物力維艱。

黑先生就掛了兩校的體育主任，美校長也了卸一樁心事。

蕭子秀進得屋子來，向着紀曼林努力的鞠了一躬，別人看來不像是鞠什麼躬，只是吃力的點頭而已。他把自己介紹給曼林，說他是奉了武校長的命令，向紀先生有件請求，希望能得到完滿的回答。

——本來武校長是要親自來的，她又覺得不大方便，就派兄弟向閣下接洽。希望……

曼林同儒珍在屋子正談着『食色』的問題，一個說麵包於人生是多麼重要，而儒珍說女人的重要應在麪包以上萬萬倍，沒有女人社會簡直就不成話了；曼林的說辭也有相當的理由。不過這次却是赤裸裸的把住問題的本質，沒有把神秘的衣裳再披上去，因為屋子裡只有他倆呀。

曼林平平的擺在床上，左手放在兩條大腿的中間；儒珍坐在書棹上，足蹬着曼林的床緣，挖着耳朵，一隻眼擠撮着。○蹇地有人進來，吃了一驚，又都很文雅的坐在椅子上，

把他們的說話給了一句總結。

——總之，那都是人類生存的要素，於文藝創作有着密切的繫聯的！

儒珍是認識子秀的，在子秀說完了一段話之後，還沒等得曼林開口，他便問子秀，希望紀先生怎麼樣？他說紀先生同他是人生間不能再有的要好的朋友，紀先生就跟他一樣，有什麼話盡管說，不要有難為情的樣子。他得意洋洋的說個不止，連唾沫都飛濺了出來，人家請求曼林，他覺得那跟他無甚差別，他也有莫大的光榮。

——我們校長希望紀先生這一學期到敝校去幫忙。

——那個校長？

——女子學校的武校長。

——呵！女子………

曼林的心跳躍起來，儒珍却替他先笑了。

曼林與其說是本着詩人偉大率真的精神，毋寧說是忍不住潛伏在心底的熱情的激盪，慨然應允了。

——哦，那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呀！那兒許有美善的安琪兒，活潑神妙的繆絲，我久經枯涸了的詩泉呀，將得到滋潤仙液！我定然去，我定然去！

三個人都笑了，三種不同的滿意的表示。

在子秀走後，他們把他留下的聘約揭開來看：聘請紀曼林先生為本校二年級國文教員每週六小時月薪二十四元，現

按教廳規定五成發給。下邊是三個黑字同一塊紅印色。

曼林看了繃起眉來。

——第一次徵求人家的同意，便拿着聘書，知道人家一定會答應你嗎？這樣的瞧不起人！

但他心裡却暗暗盤旋，二十四元五成發，未必能五成發，辛苦一月所得有幾呢？

他把聘約恨命的摔進他的箱子，儒珍在旁邊說着怎樣能使他歡喜的話，他都沒有聽見。

鎮靜的只有劉校長，他把一切都安置得裕裕如如的，僅剩兩項功課還沒有請人擔任。在開課的先夜，他向教務主任詳悉的解釋了他的用意，他說那兩項功課缺下是不關緊要，而且於他們學校還有莫大的利益。那位教務主任只是莫明其妙，爲什麼把功課缺下還會生出利益來？但他後來終於恍然大悟了，因爲校長說那缺差課目是爲着同政府官廳或要人發生聯絡的，說不定在你把各項教員都請妥之後，又有他們來薦人，照這樣作是再好沒有的辦法了！還有，多缺幾個鐘點，豈不更……

豈不更怎樣？劉校長到底不會對他的教務主任說明，這其中的玄妙機關，除過他最親信的會計之外，世間無人能夠知曉的！

鐵校長在籌備開課之前，撥開了一切冗務，終日不食，終夜不息的在大操場中奔馳着，終於他給F中學添了驚人的

設施，在 F 中學的操場上人們看見十六鎊，十二鎊，八鎊的嶄新的鉛球亂亂的滾轉着，橫豎的籃球場子也增加了不少，而他第一道佈告便任命自己為各球隊的總大隊長，帶一頂紅黃藍白黑的太陽運動帽，出入走動，糾糾然的。

(未完)

怎樣創作

丁玲

(節錄北平二卷一期中國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一，不要歡喜寫一個動搖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又追求又幻滅的無用的人，我們可以跨過前去，而不必關心他們，因為這是值不得在他們身上賣力的。

一，不要憑空想寫一個英雄似的工人，或農人，因為不合社會的事實。

一，用大眾作主人。

一，不要把自己脫離大眾，不要把自己當一個作家。記着自己就是大眾中的一個，是在替大眾說話，替自己說話。

一，不要發議論，把你的思想，你要說的話，從行動上具體的表現出來。

一，不要用已經用爛了的一些形容詞，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說。

一，不要好名，虛榮是有損前進的。

一，不要自滿，應該接受正確的批評。

一，寫景緻要把牠活動起來，同全篇的情緒一致。

一，對話要合過份。

長工先生

馬志

(一)

「我盼望你成人，要叫你念書，新！」廢歷正月十五日的晚上，鉛灰色的雲，遮着月亮，天空裏向下飄着雪花，父親把我從街上喊回去，坐在慘淡的清油燈光下，吸着煙，叫着我的名子對我這樣說。「你已經十二歲了，整天天不管，地不收，在街上放野馬，學下流，我不是不想教你早上正路上走，我太勞累了，沒有心情顧到你，你看，一年三百六十天，我能有幾天，閑着歇一下呢？算掛的先生說我屬雞的，須得啄着吃，也許是實話。不過作農人的，也就得這樣，你

看咱村裏，除過三兩家算是已經過成了的，那一家不是沒明沒夜的忙呢？在山東的時候，我給人家過繼着，比這還更苦呢，挑一担水，要翻兩條溝，來回上下，下下二十多里，十冬臘月裡，雪後過膝蓋，風和刀子似的刮着，衣裳着的又不如人，去的時候，凍的根根汗毛豎着，得得的打戰，回來的時候呢，等不得到家又是周身披淋披淋的淌汗。地是凍着，一不小心，就會滑倒，若是担到半道裡，不幸滑倒，弄得你是哭也不好，笑也不好。

「一天吃兩頓窩窩頭。我的孩子，我吃的那種窩窩頭，不是小米麵做的，也不是包穀麵做的，是用連粗皮也沒去的高粱麵做的。話說來不中聽，那種窩窩頭，簡直像是風乾的狗屎。不吃呢，肚子餓的痛；吃呢，連一點鹹菜也沒有，喉嚨裏怎麼也不想向下嚥，都是吃一口窩窩頭，喝一口水，向下冲，孩子，敢嫌不好麼？不敢，一點也不敢呵；莊稼人一到冬天，是十家有九家沒有飯吃，人餓死的和麥楷捆一樣，東一個，西一個的，在道旁倒着，沒有人管，孩子，你不知道，人餓厲害了，眼前發黑，走起來自然打跟踉，若是跌倒，就別想再爬起來。孩子，唉！我不願教你知道，你伯，就是我先來陝西的前兩年餓死的。他是在家裏餓得沒有法了，跑出來，順着大街走，大概是想在大路旁拾點遺下的東西吃，我至今記得那天風吹得很急，他教一塊石頭絆倒，就再沒得起來，我跑去看的時候，他的心口窩還動，又過了不多時

，就混身冰涼，直挺挺的在雪裏死了。唉！你伯若是有高糧窩窩頭吃，也許餓不死」。

我的父親的心，好像已被艱難困苦壓榨成了毫無水分的枯木，敘述着這樣震動人的靈魂的人類的慘局，他的枯瘦的老臉上，除了嚴肅，和口裡間或說出一半個咬音不甚重的「唉」字，沒有其他表情。他看見我的頭因眼裡含淚而漫漫的下去了。遂暫時停住，把已經熄滅了的煙袋的殘灰，在炕沿沿的磚上倒出來。重新又裝上一袋煙。藉着慘淡無力的燈火燃着，又繼續說：

「俗話說：年年防飢，夜夜防賊，無論是什麼飯，只要吃下去能填飢，我都沒有嫌過，我什麼都不怕，光害怕飢餓，剛才不是和你說，那種高糧窩窩頭不好吃麼？可是就是那種東西，後來也沒有人給我吃了。過繼我的那個老人，自從我娶了你娘來，其先整天繁聒着嫌我吃的多，到後來管的給我吃，又後來，就不給我吃了。同人說合，分給我二畝山地，立逼着把我攆出來了。那個老人——我應該叫他爹，我說不出他別樣壞話來，他就是疼人吃，不給人吃飽。

「我和你娘被攆出來，當下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沒有，就去到村頭的廟裏，白天我去問着給人家做光吃飯不要錢的短工，你娘就到四圍村裏去要飯，那樣艱難的日子我過的很長。」

「如今說來，人差不多當是笑話，我三十二歲的那年春

天，我和你娘兩個人都餓得一點辦法也沒有，商量着，你娘把身上穿的破棉褲脫下來，我拿去當了，糴了糧食，這麼着飢是暫飽了，可是你娘好幾天沒有出門。」

「就是在我三十二歲的這年秋天，村裏不知道是誰先說了：要吃白糶向西走，後來說這句話的人，在村裡到處都是，「西」是那裡呢？却沒有人能說一定，有的說是山西，有的說是陝西。我當時不管是山西或是陝西，只要能白糶叫人吃，都願意去，可是凡是願意走這條路的人，都是在本地眼看着一步也不能向前混的，朝天喊着走，一個盤費也沒有，都不能走，直到眼着在山東是除了餓死別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才唉了口氣，把東西一齊折變淨盡，糊塗着向西南走，經過了不能說的艱難，才到了這裏，當起行的時候，滿心盼望，到了不論是山西是陝西，一定就有白糶吃，一定很容易生活，唉，及至到這裏，才知過是想錯了，天下老鴉一般黑，世上沒有窮人容易活的地方，我到這裏，短工給人做過，長工也給人做過，二十年來，沒有一天不是起五更到半夜的忙，忙的算什麼呢？還是這麼窮！這幾年來更不容易了，一切東西都貴，前幾年一個錢的東西，這幾年二十個錢也買不下，前幾年光納糧，近來納了糧還得納這樣捐，那棧捐，這種公款，那種公款，把我們從地裏苦力掙來的，大半都教公家拿去了。每次公款都是催得急如星火，稍微晚了，就鞭打繩拴。若是這樣下去，不幾年就又和山東一樣了。我和你

娘都老了，沒有用處了，餓死不要緊，也許等不到餓死，就病死了。可是在我手裡把日子過不成，教你們也跟着忍餓，我死也不甘心！孩子，我要另想法，我要教你念書，我不過繼給人家的時候，也許能多念幾年書，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現在趁我還活着，我要教你念書。書中有黃金，你把書念成，就不像我這樣受苦了。你給家裡掙錢，把錢拿回來，放在家裏，也給我扯身好衣裳穿。我一輩子也沒穿回好衣裳，我總是夏天一身單的，連換洗的也沒有；冬天一身棉的，一個棉襖穿三年。孩子，我是苦了一輩子！所以我要盡力弄錢供你上學，就是沒錢，再教家裡人忍餓，也要供你上學，你願意念書麼？」

「願意！」

「願意用心念麼？」

「願意！」

「不放野馬了？」

「再不了！」

我的父親聽我沉重的說「再不了」三字，他的黎黑枯瘦的臉上，頓現出了一種和藹的笑容，又說：

「算卦的先生算着你有福，我也覺得你是有福的。聽話的孩子睡覺去罷。」

(二)

給我們教書的那個先生，是一個曾患過吊斜風病的五十

多歲的老者，他身上穿着一件已經穿了十五年補綴得極不成樣子的棉布大衫，頭上戴着一頂洗垢漬得全部發明的瓜皮帽子。他的姓和名結在一塊是趙宗閔，人都叫他趙先生。他的病現在雖是好了，說話還是很費力，發音總是力流嗚拉的，教人不容易聽清楚，

趙先生在沒有給我們教書之前，曾給我們紅廟村的鄉約，也是紅廟村惟一的富戶，做過長工，他做長工的期間，人不把他稱趙先生，是很簡單的把他叫老趙。他自己說，他年小的時候，四書五經都念過了；也曾下過考場，不過因為命運不濟，沒有中；也曾教過書，因為喝酒過多，終於得了吊斜風病，幾乎送掉生命。後來病好了，話總是說不清楚，從此沒有人再要他教書，爲了不被餓死，不能再當教書先生，就當起長工來了。

在他給鄉約作長工的期間，鄉約好像因為他曾教過書，被人稱過先生，而格外討厭他。常罵他是「窮酸」，嫌他不中用。鄉約的這些話，差不多也有幾分道理，他似乎是「酸」，譬如說罷，他在每次吃飯之前，總得洗手，這就是鄉約所最討厭的一點。他把他住的與牛欄相通的屋子的牆上，寫上許多福祿貞祥之類的字，並且是他似乎特別愛「福祿貞祥」這四個字，只就他有一次並沒有得到鄉約的命令，竟大胆的將這四個字，寫在了鄉約住屋的白紙窗上這一回事，就可以證明是不錯。不過在他寫上之後，他又很害怕，恐怕鄉約

看見要罵他，他小孩似的伸着舌頭，說：「不寫字手癢癢，又該挨罵了」，但事實證明他是過慮，鄉約看見臉上反而表示了一點微笑，一分一釐也沒有惱怒。

他還有令鄉約最討厭的一點，就是不論是在什麼地方，不論是多麼忙，凡遇見一個略微認識幾個字的人，或是衣服穿的像是一個認識字的人，他總是愛趁機會去問人家，他以為人家不認得的生字，如三個馬字的羸咧，三個水字的淼咧，三個車字的轟咧，等等，人家若是認得，他就感到掃興，一言不響的走開，去做他的什麼去了，人家若說不認得，或裝作不認得，而請教於他時，他就馬上感到興趣，高傲裏含着鄙視，格外多將別樣的字告訴人幾個，然後，得了勝的雄雞似的，高視闊步的回到自己的工作，這樣，鄉約家的先生長工，或者說先生老趙，遂在紅廟村，及紅廟村的週圍，很有些名聲了。

鄉約家的春聯！年年也是老趙寫。

鄉約家的小孩，都愛跟着老趙玩。他的行動，在鄉約的那種威嚴之下，也差不多變成了小孩，胆很小，他從坡裡回來，常是做着鬼臉悄悄的問小孩道：「掌櫃的在家不」？小孩若回答說「在」，他就只把捕得的蚱蜢或是摘來的野甜瓜，匆匆的，怕人看見似的，塞到小孩的手裏，再去找着做些在吃飯之前應做的零碎工作，若是從小孩的回答中，知道鄉約不在家裏，他就把從坡裡得來的東西，先拿出來，讓小孩

看看，然後對小孩說，「叫大爺」，小孩很乖的叫一聲「大爺」，他高聲答應一聲，心裡和雞毛翎掃過一樣，舒服得臉上的肌肉都爲之顫動，把所有的東西，兩手捧給小孩，然後用手摸着小孩的頭頂，很和藹的將小孩誇一聲「好孩子」。

鄉約在家的時候，他的一切動作都無端的不自然起來，就是呼吸也覺得迫促，他時常偷看鄉約的臉，若是鄉約因爲什麼事臉上表示不高興，就是小孩叫他「大爺」，他也不敢出聲答應，他臉上的表情隨之異常緊張，行動格外謹慎，和有什麼大難將要降下來似的。

每次吃飯，鄉約若是在近前，他總不能大胆，總不能自然，端着盃，頭幾乎都不敢抬，吃完一盃，再去舀第二盃的時候，總是先看一看鄉約的臉，其實鄉約從沒有阻止他舀，不讓他吃飽過，他不知怎的成了那樣。

鄉約雖然時常討厭老趙，罵老趙，但打他的事，在四五年的經過，才只發生過一次，那是老趙在他動力量的影響之下，將他的長工生活，變成教師生活的先一年的夏天，正當收着小麦，白天所有人都在坡裏忙，於是把磨麵的工作挪到了夜裏，鄉約用的是一副老磨，爲省錢，又整年不叫石匠鑽，所以十分鈍，麥子倒在上邊，很不容易磨下麵來，二斗麥子總得磨到半夜以後，老趙因爲年老了，眼色不好，也許是因爲乏了打盹，沒有照應得到，套繩把牛の後腿，磨了有

二分深的一道溝，血往下流成一條線，淌得很長，當時老趙是一點也不知道，他磨完麵，很平安的去睡了覺，第二天，天剛明，他照例很匆忙的跑到田裏去工作，天哪，不料在要吃早晨飯的中間，事情突然在老趙面前發生了，鄉約由坡裏回來，去小便的時候，發見了牛的傷痕，馬上即想到是老趙夜裏磨麵的作道，他暴跳起來，指着老趙的臉，忿娘到老的罵，向老趙的臉上唾，終於用巴掌在老趙的頭上打了兩下，老趙始終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周身和秋天的黃葉一樣，索索的發抖。令人很容易想到，他的生命是遠不如鄉約的牛的一條腿貴重。

鄉約時常對人說，老趙已經老了，而且常病，不能再做什麼了，所以雖然是不要工錢，就是光吃飯，也沒有人肯要他，不過爲他給自已做工已經五年了，不忍把他攆出去，把他餓死、這自然是實話，但只是一部分實話，因爲人都知道，老趙雖然老了，却還能做工作，而且鄉約爲避免老趙將來死在他家裡，還在想着一種能使人看過眼的，就是說叫人不說他是殘忍的方法，把他向外攆，在我十二歲的這年，鄉約說，村裡的孩子整天外邊跑，沒有人管教，都學壞了，應該有一個書房，教孩子們能上學的都上學，村裡的人，也都因爲自己不會寫賬，時常受商人的欺哄，寫春聯，寫合婚帖，寫納稅簿子等事，請人辦每感到許多困難，對於這個提議，當然都很讚同，而我的父親，爲了要成就他的心願，奔跑得

更其有勁，關於教師的人選問題，商量的結果，爲省錢又容易款待起見，就定了老趙。

校址就是村頭的紅廟，裡邊陰森，寒冷，潮濕，除了夏天納涼，是很少有人到的地方。

廢歷的正月二十很了草的開了學，我們共有九個學生，圍着三張棹子。

老趙在他動力量的影響之下，由長工又成了先生，他的薪金每年多少，我始終不知道，只看見關於他吃飯，是由幾家輪流的給他往廟裡送，我家一輪給他送五天，每天的飯，大概都是幾個粗糙的饅頭，兩盤米湯，和一碟自己造的鹹菜。

老趙雖然由長工又成了先生，但他的地位，似乎並未因此提高，因爲除過我們幾個學生的家長，和我們幾個學生稱他爲趙先生，和老師外，一般人仍叫他老趙。他對一般人的這個照舊的稱呼，表示不很願意答應，但也沒有辦法，因爲一般人照舊這樣叫他，實在是對的。

三

「念哪」！這是我們的趙先生自開學後時常給我們的一種提示。因爲是過於經常了，所以有時也不免和失了彈性的彈簧一樣，不發生什麼效力，他儘管喊着，我們仍舊頑皮的玩着，在這種情勢之下，他照例是拿起時常躺在桌子上，上面寫着「朴作教刑」的木板子，在桌上拍的一擰，同時更加重

語氣喊一聲「念哪！玩到什麼時候是夠呢！」於是我們即一齊噲噲的順口念起來，和我對面坐的五喜曾將「自子孫，至玄曾」（三字經中的一句），念成「賊子村，繡花燈」，在隔我一個桌坐的香瓜，也曾將「匡國文冠」（百家姓內的一句，）的全句忘了，只採住一個「匡」字，不住的念，好像是學敲鑼鑼，而綿羊尾巴更常是連書裡的一個字也不喊，一面做着罵人的手勢，一面隨着大眾的聲音，哼著，不知跟誰學來的這句話，「先生先死，先死先生。」

我們的趙先生完全覺察不到這些，只要我們嘴裡不住的吶喊，一切就都成了。

但這是說我們的趙先生在敷衍塞責麼？不，一點也不是，他自開學後，除大小便外，差不多整天不離他的座位，在形式上一點玩的工夫也不給我們，是誰都知道的事，我們都是黎明即須到學校裡，誰若來得晚了，不是挨板子，即是罰跪，下午一直念到天擦黑，方才散學，吃了晚飯，我們幾個年齡大一點的，還得再念多時燈書，晚上就在學校裡寄宿，趙先生對我們是用心的。

趙先生每天吃的飯，本議定是向廟裡送，但若是遇到農事稍忙的時節，他多半是被教到我們學生家裡去同女人，孩子，長工混在一塊兒吃飯，他能飲酒，却永不喝茶，能抽烟，却不講究煙的材料，在得不到正式烟葉的時候，就是乾了的桑葉也可以代替，他的生活，經在長期的經濟窘迫中，

己養成了安於最低限度的習慣，「要得馬兒好，還想馬兒不吃草。」這是將儉省的算盤計算到最精限度的很難得的事，而我們趙先生的做事和生活，却庶幾近乎，所以村裡人都說趙先生好。

趙先生是有些不識人情的乖鄙行爲的，像喜歡攷問人生字，和不喜歡人叫他老趙，等等都是，不過若實際說起來，他實在是一個和藹的老者，自他到廟裡開始作先生後，村裡的許多無聊的人，是差不多每晚都跑來和他閒談，漸漸的有幾個專在村裏靠着做短工爲生的無家光棍，挪進了紅廟，晚上與我們一同睡在泥象旁的土台上，這些人教給我許多新奇的智識，幾乎使我們的頑皮生活完全另走上一條新的途徑，他們告訴我們新媳婦和大姑娘是多麼樣的好，性交是多麼神又給我們說：「弄新媳婦要哄，弄大姑娘要猛，」他們教給密，我們怎樣去摸大姑娘的奶，怎樣在戲台下去偷女人的鞋，以及怎樣手淫，我們又從他們知道而且學會了同性的性交，他們每晚給我們講污淫的故事聽，也告訴我們村裏誰家女人同誰家男人私通的消息，凡這一切，我們都覺得十分新奇而有趣，趙先生那「念哪念哪」的提示；給我們的影響，遠不如這些來得強烈深刻，

我們每晚都是一直到深夜才能入睡。

夜裏睡眠不足，於是影響到白天的工作，這使得我們趙先生除了「念哪」的提示，格外繁多，和板子敲桌子的響聲

，格外強烈外，給我們的實際懲罰，也隨之增加，而最糟的是我念完百家姓換上論語後。因為用的是人家念過的舊本子，本文和備註模糊到不易分辨，使我找不着應念的書行，我只是南郭先生似的隨着大家嗡嗡的喊着，每天至少要過兩回「朴作教刑」的難關，手常是腫着，真把人難為透了。這樣的結果，遂使我們對於村人都說好的趙先生起了反攻：首先是綿羊尾巴，在清明節的後一天，他從污臭的廁所裡檢出了一條一尺多長的蛔蟲，放在一個破雞蛋殼內，又用一張紙包好，在外面寫上「送給先生吃」五個字，趙先生出去的時候，放在他的桌上，我們於是都若無其事的念起來。一會先生回來，發見桌上的紙包，拆開看時，把他嚇了一大跳。五喜和香瓜兩個小東西，因此笑得在屋裡簡直支持不住，彎着腰，跑出去了。昌樂閉住氣，恐怕笑出聲來。以致眼裏流淚，其餘的幾個也都用手抱着臉，笑得不敢抬頭。趙先生從字跡上也好像知道是誰的作道，但不知爲什麼，他沒有發大怒。只微微的唉了聲，把蛋殼又照樣包起來，從窗格中拋出去了。

老好因爲管不起先生飯，沒有入學，他却給我們想了條我們公認爲最妙的辦法，他教我們每人拿出兩個小銅子來，買了一包大黃，趙先生在誰家裏吃飯，就把大黃交誰帶着，乘機會給趙先生吃的飯裡放下些，於是趙先生加多向外去的次數，我們由是多得了許多玩的機會。

夏天一到，村頭的道旁長着許多青草，有一天，猴子小五和紅眼五更從青草裏摘了一把青色老蒺藜，我們幾個商量着把他摘來的蒺藜放在了趙先生炕上舖的破單子的底下。到他要睡的時候，很沉重的向炕上一躺，所有我們的埋伏，都透過單子刺在趙先生的背上。趙先生和觸了電似的，驀的立起身來。揭起單子，發見是這種玩意，顯然是人給他放上的了，於是氣得呼呼的吐氣。嚴厲追問是誰放下的！我們沒有一個人承認。趙先生氣急了，把我們一齊打，打了很長的個時間，仍沒有得出他所要的答案。最後，他大概是乏了，兩隻手索索的戰抖，只得將板子放下，回到自己的坐位，嘴裏咕嚕着，氣得像是個長疥的蛤蟆。

自然我們在這存着戲弄人的心思下，並不是對我們先生完全取的是敵對行爲，我們有時候也把從外面偷來的菓子一類的東西，特別將好的檢出，乘趙先生不在時，放在他的桌上。我們的趙先生一年四季一文錢也捨不得零用，所以菓子這類東西在他差不多可以說是稀罕物。我們每次放上的，但都是很珍貴的吃個淨盡。

我們雖然用種種的惡作劇苦待我們的趙先生，但若更深一層的說起來，我們每個小無賴者的心坎裡，都對這位顛沛窮困的老者，有意無意的，流露着深切的同情。

不幸，我們的趙先生在夏天天氣正熱的時候，竟病倒了

四

是七月第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在如今還記得，空氣發著潮濕的燥熱，我們念完了燈書，剛要出門風涼一陣的時候，忽然聽得我們的趙先生在炕上躺着呻吟。

「怎麼，老師？」我驚異跑去問。

「腿痛，你看是怎麼的。」趙先生說着，把他的右腿挪動給我看。在挪動的時候，他更發了一陣使人悲痛的呻吟，

「發紅，像是腫了，」趙先生的右腿自膝部以下，全呈紅腫，好像受過沉重的跌打似的。我雖是用着毫無表情的詞句述說所見的病狀，但不知怎的，眼淚竟幾乎奪眶流出。

「已經痛了很久了。其先想着請大夫看。吃藥，又得花錢一挨一挨就好了。不想如今這麼重了。大概不是個好東西。」趙先生說他的病已經很久了，我們却永沒有留神，那些常來廟裏同他閒談的，也沒有人提到過。

我木立在趙先生的炕前，經過了約有一刻鐘的時間。「睡覺去罷，儘站在這裏做什麼，」趙先生悲哀的無望的對我說。

我一倒在泥像旁的土台上，立刻即齣齣的進入睡鄉，夜裏我夢見我在亂葬墳裏捕蚱蜢，忽然一個死人從棺木內跑出來向我攢，一直把我攢出了夢鄉，睜開眼。天已經大明了。

五

站起身來。我又聽見我們的趙先生的呻吟聲。我們幾個

一齊走向前去看時，見炕前有一塊濕地，發生一種刺鼻的臭氣，那是趙先生在炕邊小便了的屎臭。

「今早晨不背書了。印如去告訴你爸！我病了，教他來看看怎麼辦，」趙先生說。

「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了呢？」我的父親跟我走到廟裏，看見了趙先生臉上憔悴的表情，很悲悲的說。

「我自家也不知道，多日以前就覺得痛，他們（指來閒談者）都說，該找大夫看看，我覺得挨一挨就過去了。找大夫看又得花錢，不想自作天就這麼重了，」趙先生好像很爲自己生命操心，所以隨後又說：「該不至於再壞了吧？」

「別胡思亂想，大概是要生瘡，請大夫來看看再說，」我的父親看了趙先生的腫脹，決定的說。

約在上午十點鐘的工夫，我的父親領着一個大夫來了。大夫是一個和我們趙先生年齡相仿的老者。駝背，白髮，鬚鬚稀疏的包圍在嘴唇的周圍，身上穿的也很乾淨，是一個很清秀而眉宇間又帶着普通舊式醫生通有的有點傲慢氣的老者。特別令我們注意的，是他兩隻手上的指甲，兩個無名指的指甲竟有二寸多長。他把我們趙先生的腿大略的看了後，坐下嚴肅的說：

「是個癱。」

「還能好麼？」我們趙先生和小孩一樣心急的問。

「自然能好，不過得費點事。趙先生是念書的人，當然

知道，外科的藥都很貴，一錢麝香就值五塊元，治這種毒癰，又是全靠麝香，沒有麝香不成。今天我先給你上一點止痛的藥，明天把麝香帶來再說。」他這樣說着，不知給我們趙先生的腿上敷了些什麼東西，就毫無感情的向外走，我的父親跟在他的後邊，留下趙先生躺在炕上，照舊呻吟着。

六

困苦的農業生活方式，將農人形成一種特別寶貴金錢的心理。要他們拿出幾個饅頭來贈人，是很容易辦到的事，對於金錢，却雖係至親，也較及錙銖。據大夫說這樣需用麝香的病，慢說是與他們毫無關連的趙先生，就是他們的父兄，他們也是覺得與其花這麼多的錢將病治好，勿寧是把錢省下，聽其自然的。「治了病，治不了命。」是他們的格言之一。他們都堅決的相信，一個人若是命裏不該死，患了病，就是不醫，也能自愈；反之，就是用盡醫方，也必無效力。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之下，到了明天，沒有見那位長指甲的大夫再來。

「就看趙先生的命吧？」村人都異口同聲的這樣說。

半個月之後，趙先生的呻吟漸漸不聞了。只一進廟門，就覺得空氣裏雜着腥臭，許多銅錄色的蒼蠅在廟裏嗡嗡的飛舞。我們的趙先生躺在炕上，周身瘦得皮包骨一把枯骨。腿上整天流着花紅的膿水，我的書是不背了，但又三人一組的被排為趙先生的守護者。腥臭氣味，已經把鼻的嗅覺刺激疲

了，所以對於每天向外端趙先生大小便盆子的工作，尚不覺得是怎麼一回難事，只有那把蒲扇，一時不揮，銅綠色蒼蠅，就把卵生在先生的腿上，真把人要累死。

起初還有些人常到廟裡來探望，半月之後，都看見趙先生是已經與死對面相立，就少有人來了。

更往後，我們對於守護的責任，也開始廢弛，有時竟跑出去半天不歸來，讓銅綠色的蒼蠅用嗡嗡的聲音，將病人包圍着，有一次是我，狗剩，癩嘴福祥作守護者。趙先生忽然又特別呻吟起來，教我們看他的瘡傷。當我閉着呼吸，向瘡口裏邊查看時，天哪，我的一顆小心全部為裡邊的世界驚嚇得震動了。蛆在裏邊蠕蠕的動。

我們為年齡及智識所限，對於守護病人都毫無經驗。把趙先生瘡裏生下的蛆，用戰抖的手拿着鋼針向外撥，到底沒有撥完。

一切的悲楚苦惱和不幸都向這位顛連窮迫的長工先生襲集，使這陰森的廟裏，甚至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人類受經濟壓迫的大不幸，人一到這樣的氣圍中，不由得要發生：「既是這樣，還不如無生」的感想。

一個月之後，趙先生的飯量，減少到幾乎可以說是零了。有一天又恰是輪我們三個負看護的責任，天色將要黃昏的當兒，趙先生似乎是睡去了。於是我們都跑出去到街上跟着別的孩子在一塊，玩黃鼬捉小雞的遊戲。正在玩得起勁的時

節，突然有人從背後在頭上打了我一個巴掌，我回頭一看，是我的父親，他擎着巴掌還準備打第二個，我急劇的躲開他的巴掌，拉着狗剩和鷹嘴福祥離開羣衆，向廟裏跑。

到廟裏，把燈點着，我就去叫我們的趙先生問他喝什麼不想喝。我叫了第一聲，他沒有答應，第二聲，又沒有答應，這時我的心在胸腔裏緊緊的跳。我叫第三聲，同時用手去拉趙先生的手，哎呀！天哪！已經冰涼了！

他是什麼時候死的，沒有人知道。

當晚上掘墓坑。第二天早晨，吝嗇的村人，湊錢買了一頁蓆；將我們趙先生的屍體包在裡邊，兩頭用麻繩捆起來，由兩個人，無聲無響的抬到村外去埋了。這個被社會將精力榨取完盡而死去的老人的影子，不用說不久就在人們的腦中被忘記了，而鄉約却還擺着他那紳士的架子。

七

自我們趙先生死後，紅廟村跟着中國整個社會的變動，一切均在動搖之中，像趙先生那樣的教書先生，再沒有被請進紅廟。我及和我同輩的青年，多半走上了另一條我們認爲是對的道路，我父親教我念書給家裏掙錢的願望，始終沒有得實現。

（完）

出 路

辛 明

我匆忙地跳上了由南向北開行的電車。這時，我底心是不住地跳動，身體不住地顫抖；自覺得臉皮是發青色。我不知道環站在身旁的，都是些什麼人；看他們底面龐，有的和善，有的可惡；貼近我大腿的幾個，其面龐腫脹得如一個裝滿了水的豬尿泡。我想和他們說話，但是不可能，一種嚴重的空氣，壓迫得我的神經，使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兩旁的電桿與像一隻鴨子走路似的在走動着的人羣，流水一般的跑向了後方。接着前面一座一座的高樓，出現在眼前；但又很快地跑了過去。我不敢用眼睛視那些東西，彷彿那

些東西是準備着闊大而又血紅的口，要把我吞沒。

我的眼睛，從不曾能夠閉合得長久一些，剛擠合在一起，就如一根針尖刺了一下似的，倏地又張了開來。我不能看見我底睛眼表現着是怎麼的神氣，但我下意識的想：一定像一個賊的眼睛。

一座高樓底前面，站立着一個與衆不同的男子，向我凝視。他底眼睛固定得不帶一點活動性，像是用一塊木片刻成的；嘴巴寬闊的張大着，足可以放進去一個大的拳頭。我看他有點面熟，似乎是在什麼地方會晤過。但是我不敢和他說話。我底服裝是這麼的貧單，難免不因此一舉，而惹起偵探們的疑心，把我裝進木籠子裡去。

電車瘋狂了一般地向前跑了一陣之後，最後停留在向右轉灣的一個尖角上了。我很快地從已站立了很久的門邊跳下來，即刻跑向前面去。脚踏在地面上的聲音，笨重得和在遠遠地天角上打着悶雷一樣。

剛跑到我可以緩息一下的地方時，一隻巨大的手掌從背後抓過來。我底身體攣蹙了一下，幾乎立時跌倒了下去。可是一種自覺的力量使我不能這樣做，牠告訴我：這時，是生死的關頭，要將身邊的唯一的武器——拳頭握緊。

待我要將握緊了的拳頭，往頭顱的旁邊空隙處打向背後的時候，猝然地聽得像刷鍋的一般澀硬的聲音：

——幹嗎？打老子麼？

我底拳頭疲倦的掉落在大腿上，被刺激奮起了的精神，馬上衰弱下去了。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由自主地轉過頭去，但見一個鐵青色的臉，死板板的向我底面對着。我底眼睛底上下兩眼皮好像被什麼撐持住了似的，一會閉不合來。

——媽的！你把老子嚇軟了！——我沒有力的說。身體確實的鬆軟了！

一時混亂了的意識，慢慢地清醒了過來。這時我意識到這個鐵青色的臉的男子，是李阿順。他是從很久以前就和我在一起做工，直到現在還未分離過。是的，他底臉皮是鐵青色的，並且腰部彎曲的程度，使人看了要傷心，幾乎和一個縛了弦的弓一樣。

——老夥計！要向那裡去？——李阿順大聲的問我。他底語氣的生硬的程度，我不能用言語說出，但和用兩塊石子敲擊時所發出來的聲音，似乎是差不多。

——那裏去？向地獄裏去！不是一切都完了麼？——我凝視着李阿順，同時答覆他的問話。

——不要說了吧！在我是不知道什麼是叫做完了的！——李阿順氣憤憤地說。他用手掌拍打他自己底大腿，眼睛不住地向周圍環視。他突然地向前走了幾步，但立刻又退了回來。

——老夥計！跟我走吧！——李阿順手揚起來指着很遠

的前面，大聲地說。

這時聳入天際的烟囪，不吐出一絲黑烟，好像帆船上的桅桿一樣的在那裡孤寂的站立着。工廠好像一座埋入了棺材的墳墓，陰沈地不動的靜躺着。

李阿順走在我底前面。他聳高他底雙肩，吃力地把他底彎曲的腰伸直着，但因他底腰過於彎曲，不易伸直的原故，反而變成了駱駝伸長了頸子一般的形態，把頭與背做成一個三角形。我看起來很好笑，可是我爲了不使他生氣，勉強地把這種笑意壓抑下去了。

李阿順底瘦削的屁股一突一突地上下擺動着；他走得很快，毫不東瞧西看來停留他底脚步。這時，我底心隨着李阿順屁股的擺動，疑惑起來了：這傢伙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若又碰到今早間的那樣的霉頭，那就糟了！於是在李阿順屁股後鼓起嘴巴問：

——你這傢伙到底怎麼樣了？走了這麼老大的一會子，還是擺動屁股不住地向前走！早知道這樣，那我早就走自己的路了！

我底話剛說完，李阿順馬上停止了脚步，轉過了他底臉，恨恨地對我說：

——閉了你底烏嘴吧！總不是帶你到地獄裡去！

李阿順底屁股又擺起，比以前走得更快了。我又氣又惱，恨不得把李阿順握緊在掌中，兩端不通氣的悶死。但是被

一種超乎利害以上的偉大的信念支配住我，使我不敢這樣做，我只得又隨着他向沒有止境的處所繼續地走去。

最後在一個極窄狹的而又有污穢氣息的小胡同中停住了。抬起頭來，面前企立着一所破爛的舊的古式的房屋。黑色的門扉緊緊地關閉着，在門底楣上落着許多灰色的塵埃，表示出這是一所時常冷落得連一隻野狗也不來光顧的屋子。

李阿順輕輕地把吊在門正面的銅環拍打了三下，接着另外最後的一下，來得笨重而又有力，彷彿唱着歌子，遇到了高音符忽然將聲浪揚高了一樣。接着就聽見黑色門內有人走步子的聲音，在這種聲音沈默了不響時，門扉「嘩拉」地一聲開大了。

立在開了的門口底中間的是一個青瘦的青年男子。他穿着很舊的學生裝，頭髮很亂的蓬鬆在頭頂上，似乎有許多日子沒有梳理過。他底眼睛冷靜而有光，胸部挺起得很高，充分地表現出現代青年一種特有的生氣。

學生裝的青年對李阿順微笑着點了一下頭，待我底雙腳跨進了門檻之後，「砰」地一聲又將門關上了。

這一座古老的房屋，前後分着兩小座，這兩小座房屋形勢排列的很不調和，沒有緊連接在一起，後面的直托在很遠的後面去，前面却在這坐屋子盡頭上。中間隔離成一個很大的院落；但因有着這一大院落的原故，兩處的空氣和光線都

很好。不過被托在後面的那一座房屋，似乎是沒有住人，房門是關閉着，一隻大的銅鎖莊嚴的吊在上面。

我們被這位學生裝的青年，招呼在前面的一坐房的一間屋子裏。這時，我沈默着沒有說話，我底眼睛只向地面上看，我不明白李阿順把我帶到這裏來幹什麼？我想到我是被這個傢伙所玩弄，我很生氣；但是我不便發作出來。

大約過了一分鐘工夫，李阿順把我介紹於這位學生裝的青年。這時我才知道，這位學生裝的青年是姓王，名叫桂生，現還在C大學上學的。並且他還有個結婚不久的女人，據說這個女人現時是到附近一個什麼工廠去了。

桂生開始向我問話，他問到我底住處和家境，及現時的生活情形。我底名姓，他是從李阿順底口中已經聽得了的，我以沒有再問。

我討厭桂生這種舉動，因為我的生活情況，是枯燥得可憐，我好像是在沙漠上生活着，沒有一點潤濕的空氣，能夠浸潤我底身心。我很害怕我把這種實在的悲慘情況說出來，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一做將要招到很大的不幸，將要更惹起許多的白眼。我有着最高的信念：只有我自己才能救濟我自己。

——我底什麼都是不幸，什麼都像被鬼吮了味一樣！

——我模糊地回答。

——這不是你自己招到的不幸，這是現社會給你的不

幸，只要你認情這不幸的來源，那就行了！

桂生微笑着回答我。我很驚異，我從未見過讀書人這樣和顏悅色的對人說話。他給我很大的安愈，我不自覺地喜歡他。我把聲音放得很低，熱烈地說：

——對！對！你是個好人，好人！我很喜歡你！喜歡你！——我說着同時眼淚幾乎流出來了。

李阿順坐在一邊鼓着嘴巴吹哨子。他底臉上的表情很平靜；他彷彿是一隻餓瘦了野狗，吃飽了麵包一樣。

——他是個誠實的人，你把他帶到我這裡很好。不過，他受的苦痛很深了，活潑的感情，一時恐怕恢復不過來。桂生底臉扭過去對着李阿順說。他把這幾句話說完了之後，接着忽然急促的說：——呵！同志！事情怎麼辦了？怎麼辦了？

李阿順馬上把他底臉上底平靜地表情收縮起來，急急地說：——哦！我忘記了！我現在對你說：我依着執委會的計劃，就在今早間八點鐘去發動，幸而工友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勇敢，勇躍地集合起來，但是當要討論問題的時候，却又在警察的橫暴之下，被散驅了！……——李阿順露出痛苦的神氣，抑鬱地說着，在最末一句，聲音細小得，幾乎聽不明白。

桂生當下沒有說話，沈默着臉，在屋子內五尺長五尺寬的一個空處，走着步子。這時全屋子裡陷入於沈靜的狀態中，外邊的「嗚嗚」地風聲。可以很清楚的聽見。我底腦袋脹

得很大，我是受不住這種空氣的壓迫。

桂生咬着他底口唇，臉頰上的肉不住地抽動。他像是想着許多困難的問題。我注視他底臉，我完全被他底沈靜的穩健的感情激動了。

——是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時期，統治階級當然不容許反日運動擴大，他爲了他本階級的利益，當然是要壓迫的……可是不能不犧牲，不能不犧牲！

桂生自言自語的說。他依舊走着緩慢地步子。他底腳踏在地皮上很沈重，彷彿每一下都是用着力。

沒有人回答桂生的說話。李阿順仍是愁喪着臉，也沒有說什麼。

在這一剎那間，我沈入於早間的事件之中了：我於昨晚受了李阿順底吩咐，在今早七點鐘前就到了廠裡，擔任的是周圍警戒，防備警察的襲擊和反動分子的搗亂。這種工作，我以前曾經作過幾回，所以並不感覺到吃力，或舉止失措。當然作這件工作的還有着別的人，但李阿順向我說，大部分責任還是要負在我的肩上，這就是說：其餘的工作的人完全須受我指揮，在我底命令之下去行動。

在八點鐘前，我就把一切準備好了，把各人都安置在固定的地方，我在各處巡邏，在一刻鐘的工夫，完全是風平浪靜，頭上是青藍色的天空，周圍是溫暖的陽光，由遠處走來的工友們，都是喜笑着臉色，很快活地走來。這時，我自己

也很快活，我不感覺到世界上有天大的難事，我不感覺到推翻舊社會建設新社會是如一般人所說的那麼的不容易。這都是只在筆下勇敢的知識分子的裝腔作態，實際上推翻舊社會是如丟掉一雙破爛鞋子一樣，取來新社會和我作工疲倦了伸個懶腰一樣。

但是八點鐘剛過，情勢就大大的轉變了。這時，把一個新生的光明的局面，馬上變成了黑暗的地獄。四周出現了許多的猙獰的面孔，和喊着一種難聽的怪聲。我被這突然恐怖的動蕩，弄去了知覺，我不知道我這時的舉動的實際情況，我只覺得我是脚不落地在空中走，待我底意識清醒時，我已跑到了C大街一個電車的小站旁邊了。

回想了一陣之後，腦筋很覺感到疲倦，眼睛沒有力量的張開時，看見桂生還是緩慢地走着步子，李阿順低下着頭。

——這樣是不行的！——桂生像有所感似的忽然大聲地說。——我們在工作進程中需要的是爭鬥，不是逃跑，我們的工作表現得如此軟弱，這與公開反動有何差異？要在統治階級的勢力之下，不費力的安然的活動，是愚蠢的幻想，他們對我們是慘酷的無情的，但我們更要殘酷與無情，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回答他們才能得到勝利。現在的危機已逼到臨頭了，統治階級已揭出了向來的假面具，公開地出賣民族利益，將要在日帝國主義猛烈的砲火威脅之下，完全接受其條件，轉過槍頭作日帝國主義的衝鋒隊，去屠殺革命的民衆！

現在一般的事實，已顯示在我們底面前，絲毫不容許我們再退縮。退縮是失敗的因子，牠是比敵人四面激烈地圍攻，更爲可怕。……

桂生說到這裡，和他開首說話時的情勢一樣的突然地停止了。桂生這種精神質的舉動，使我很感覺到不安，我底心如張開了的弓一樣，抖顫得不能安靜一時。但並不是他底異常的感情激動了我，而是他所說的話，使我感覺到恐懼，使我看見了我底生命的前途。我用一種失了常態的眼睛去看李阿順，他是昂着頭，挺起他底駱背，但是他底不安的狀態，絲毫沒有被他這種勉強地做作所掩飾過去。

停止了不到一分鐘，桂生又說：

——是的，我們在某種情勢之下，可以暫時的退避，但是退避是暫時的策略，而不是工作進行的具體方針。一種已發動了的新的局面，要艱難困苦的支持，而且須支持到統治階級在我們底威力之下發抖；這樣，無管是成功，是失敗，是含着重大的意義的。若是在危險的情勢之下，而和鼠遇了貓一樣的不表示出一點什麼，就失了知覺似的逃走，這不但增高敵人的氣焰，而反表示出了自己以不可估價的卑弱！——桂生說到這裡，很頹喪地吸了一口氣，眼睛睜了幾睜，又繼續的說：

——不必提了！吧我們還有偉大的未來！

——是的，我們還有偉大的未來！——我漫然地想。我

底全身被嚴重的空氣激發起來的緊張了的筋肉，馬上鬆軟下去了。

李阿順看了我一眼，露出不高興的神氣。

——但是這種由各人表現出來的卑弱形態，彷彿不是能夠由各人底自由意志可以決定的，是有着一種看不見的強大的力支持着。若是真的能由個人自由意志來決定，那我想我現在絕不至於受這樣的身體彷彿被油煎了似的罪了，那世界早就變成另一個樣子了！

李阿順兩隻臂膊很着實地放在大廳面上，很細聲的不滿意的說着。

桂生沒有答覆他的說話，同時也沒有表示出什麼。這時，我們彷彿是到了一個很平靜的世界，在我們底心上沒有一點不平的事來打擾。但是這個平靜的世界，並沒有維持好久，很快地就被滅了。

桂生沈默了一陣之後，他很快地說：

——看來，目前這個病態的場合，還必須支持一時，還沒有到崩潰的時候。但是，形勢已很急迫，鬥爭是不能鬆緩的！

桂生將這幾句話說完後，猛聽得外面沈重的敲門的聲音。這時，我們都不由自主的癡呆了起來，我不知道我這時應該如何的動作，李阿順彷彿也有點不安，他將他底彎下的腰肢，僵僵地挺直了起來。桂生，他底態度還和剛前一樣，不

過，他這時的臉色，露出了剛前所沒有的活動的顏色，眼睛閃着活潑地光彩，神經完全注意到敲門的外面。

桂生忽然挺起腿來跑出去了，他是那樣的匆促，連我們看一眼都未看。不到一分鐘的工夫，桂生引導進來了一位女子。她底頭髮是蓬鬆着，臉皮是灰白着，衣服的樣子是很舊，落上了許多的塵土。我知道這是桂生的女人，是去附近工廠的那個女人。我站立起來，招呼子她一下，但是她像是沒有看見，只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她坐在桂生旁邊的一隻凳子上，她拍打落在衣服上的塵土。

桂生把她介紹於我們，並對她說明了我們底來歷。他剛纔那凝結住了似的神態，馬上變成了很喜歡，他微笑着重行招呼我們，但是我却没有再站立起來，只點了一下頭。李阿順挺了挺他底駱背，當作回答。

她把散起來的衣角弄整，她底頭揚起來，慢慢地對桂生說：

——我們幹得很糟，今天的會又被他們弄散了！實在沒有辦法，這並不是工友們沒有勇氣，這完全是因白色恐怖太高了！……我在昨天估計得很周到，可是……

她底話沒有告一段落，但是她却不說了。她把頭低下，悲哀得幾乎要滴下眼淚。

桂生沒有馬上表示出什麼，他和前一時對付李阿順底說話一樣，沈默着臉走着步子。李阿順彷彿是有點感觸，吊下

着臉不住地吸氣。我底心裏很空虛，似乎面前有着一個深的海，這個海已把我沈下去一半，將要完全被沈沒。

——又失敗了！——桂生的態度很嚴肅，他把話說的聲音拉得很長。

這種嚴重的局面，使我氣悶。一種不快的感情，在我底心裏慢慢地滋長起來了。我恨桂生，我用白眼睛看他。我很想給他說：這樣是不行的，一切事情都必須乾脆。但我不敢放肆，我壓抑着我底感情。

在這時一件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這兩處工作的失敗，誠然給我們工作的進程中，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是我們却得了一極寶貴的教訓，這種教訓是告訴我們敵人是有着良好的準備，我們底力量還未發展龐大。雖然日帝國主義底屠刀已殺到上海，但究竟離這裡還很遠。我們目前唯一的任務，是加強我們底宣傳工作，先組織大衆的感情，使大衆能夠在一個急命令之下集合起來。不然，像我們現在這樣扁担戲式的幹法，只可在黑暗的角落裏去嚇鬼而不能在光明的地方和敵人作英勇的鬥爭。

李阿順突然站起來，把他底拳頭握着，像是和人爭論似的。他底灰色的臉變得很紅，他底駝背左右不安的搖擺。他似乎意識着自己底周圍沒有一個人，他是一個人底吼叫。

桂生用他底有光的眼睛，很尖銳的看李阿順。我從來未見過人看人是如此的兇恨。但是桂生底態度很不安，他鐵一

般的身體，也激烈的顫抖起來了。

——是的！在鬥爭之先，組織大衆感情，是需要的——桂生挺起他底喉嚨很興奮地說。——可惜現在不是我們純粹組織大衆感情的時候！並且大衆的感情，早已組織起來，用不着我們再來作學究式的注入！他們對於現統治階級的憎惡，已達到了頂點，只待着機會來爆發，我們現在唯一的任務，是用一種暴力來刺激他們這種待着機會來爆發的感情，使其早點成熟，在一種特殊的形態之下，是不必墨守舊章的，是應該跳躍一下。蹲在黑暗的橫流前做鬼臉已不必要，必要的是突破！

『必要的是突破』！桂生把這句話，說得很用力，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被擠出來的。他忘記是對誰說話，彷彿是宣佈一個命令。

李阿順由於遲滯的疑懼而很利害的不安起來。他底臉色灰白，他沒有力量再支持他底身體。他底不安繼續不斷地在心裏滋長，最後他不等桂生再說話，瘋狂了一般的忿怒的說：

——突破！突破到地獄裏去！勇敢是不能附在嘴巴上的，把勇敢應用到客觀的事實上來，才算是真的勇敢！

李阿順完全變成了一隻兇惡的野獸，他是沒有了人性，他把桂生都看成了他底敵人，他要把桂生放在口裡來咀嚼，一毫不放鬆的而要咀嚼成碎塊。

——大衆底生命不是一文錢不值，鬥爭價值不是當賭博

來擲的！新的事實，要在新的環境裏去創造，不是在空虛的肚子裏回復一下，就可以成功的！……

李阿順不待他底話說完，突地站立了起來，待我底意識回復過來還未想到他將有何動作的時候，他已很快地跑出去了。

我怔怔的癡呆着，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辦，停了一會，我回過頭來看桂生，他如一隻木人一樣的不動的站在那裏。

坐在旁邊小檯上的她，突然地暴跳起來。她挺起她的喉嚨大聲地喊着：

——這樣是不行喲！以意氣從事，不是革命戰士的行爲，一切的困難的問題，只有用嚴密的理智才能解決的。……
……李阿順是不對的，他把問題把握得太機械了！他未能認清在革命過程中必然的表現出來的難點，他被這難點嚇退了。他已經開始了向右傾的路上走，他將要被革命的浪潮埋沒！……啊！我們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戰士……，

她極悲痛地嗚咽着。他底頭低下。這時，我感覺到一陣之難過，我幾乎不能支持我底感情，想要大聲地哭起來。

——這是沒有什麼憐惜的！革命戰士羣中下劣的渣滓，不可避免的要在革命過程中逃退，一個真正爲勞苦而工作的戰士，他是不這樣幹的。「內部的敵人較外部的敵人更危險」，我們可嚴守着伊里奇底這個寶貴的教訓。

我聽了桂生率直的無情的說話，心裏有着說不出的悲痛

○我親眼看見了同志間有如此的殘酷的分裂，我看見了這種分裂，比我自己失去了生命都覺得可怕。我再不能支持我的被激動起來的感情了，我不顧一切的向桂生說：

——我要找李阿順回來，我要他再和我們幹在一起！…

……是的，我一定去找他，……一定去找他！……

我連桂生一句回話也來不及再等待，我很快地跳出了桂生家的大門。

狹的小的胡同重復出現在我底眼前。我很快地向胡同外跑着。我忘記了一切，我只想念着李阿順。

二月十九日

什麼是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Reportage)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牠的最大的力點是在事實的報告。但是決不是和照像機攝取物象一樣地，機械地將現實用文字來表現，必然的是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傾向。這種目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最有成就的Reporter基休說：

『凡是想要事實而真實的描寫各種椿事及事件之遊告者，在這種經驗的工作，終要一種終極的歸結。這種歸結就是常常站在共通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認識。要測度具有睿智和直觀的報告者，是否真的洋溢着「真理愛」的尺度，就是這種社會的認識的程度。報告文學，最初就走這條很單純的事實之探究走向社會主義的這路。』

據基休的意見，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現實的報告者，那麼非有下述的三個條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報告的意志，強烈的社會的感情，以及企圖和被壓迫者，緊密地連結的努力。(錄北斗二卷一期)

某城的吼聲

長風

在一間還說得上是寬敞的房子，一張床子之外，祇有一張桌子，兩三支破裂的矮凳，床邊上坐了一個穿着破舊西服的少年，離床不遠一個凳子上坐着的，是和這少年年歲相若的一個妙齡女郎，時間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地方是在中國東三省的某一個城鎮中。兩人像談了很久，感到談話興奮的時期似乎已竟過去，在彼此的面容上都罩着一層疲倦的神色，尤其是那少年，更顯得心中好像有什麼事情似的，焦急和不安，時時從兩個瞳孔中射出。幕一打開的時候，少年的頭由狠久的沉

吟中，好像積重難起，慢慢地才抬了起來，從那位女郎的身上掠了一過，在和女郎的視線成爲對射的時候，趕速又運到遠不可測的前方。

女郎 怎麼啦！化成，從我來你就是這個樣，現在，你還是這樣，難道你不高興嗎，一個人能有幾次結婚，這是我們的終身大事，我們不能把它看得太輕，我們是應該高興，我們要享樂我們的幸福……

化成 （將眼張大的望着女郎，沒有言語）

女郎 況且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家中都很歡喜你去，前次給你打電報來，說是讓你上天津去玩，無非也就是這個意思……

化成 我明白，

女郎 明白那就好了，父親一說到你，常常爲你擔心，說你世故經驗得少，有事情怕想不開來，那封電報打了很久，還不見你上天津，所以他立意要打發我親自來迎你，我想……

化成 你想你能迎我回去嗎？

女郎 我想，是的。我們訂婚已竟將近兩年，你應候已竟狠着急了，你所以不回天津，不過在外邊漂流了很久，還是狠窮的，想再掙扎一下。

化成 呵，你要明白，我並沒有給錢當奴隸。

女郎 是的，我也這樣想，不過我的家裏並不一定希望你

了錢才回去，我家儘能供給你的吃穿，你就住在我家，我的房子就作為我們的寢室。

化成 也許，不過……

女郎 （臉上泛起了一脈紅霞，身子撲到化的身前，兩手去捉化成手的時節，祇捉到一隻，那一隻已竟溜到化的身後了。）那麼就請你允許我的要求吧，成，趕今晚就搭車回去，你是愛我的，你應該允許我。

化成 我嗎？是的，我會愛過你，不過那是在那個時候，是呵，那個時候，我在學校裏，也許是比誰都肯死心塌地的用功，你的父親就看中了我，他允許給我幫助，每年給我錢，總算我的中學很安然的畢了業，到頭來，不但不問我討帳，還允許你和我結婚……

女郎 是的就是結婚呵！

化成 你聽我說吧，淑嫻，人總是要結婚的，我至今還是一個單身汗，按你想，我們是馬上就可結婚了！

淑嫻 是呵，

化成 不過，我不能爲了現在，而損壞了將來，我不能爲了一己的享樂，而斷送了我爲社會去奮鬥的決心，尤其我不能爲了家庭的拖累，牽扯着我不能去作一個社會中的戰士。（外邊有敲門的聲音）現在，除非你和我有同樣的志願，變成我的同志，（外邊有人走近的腳步聲）不然……

某甲 化成在家嗎？

化成 在，請近來。（一個襤布衣褲，年齡稍大點的某甲，後面還跟着一個穿學生服的某乙，再還有人力車夫某丙）

不知是誰： 噢，有客嗎？

化成 不要緊，你們請進來吧。（轉向淑嫻）現在，我要和幾個朋友商量些事情，你也不必在這裏擔攔，還是回去，晚上，恐怕也不能送你，請你原諒！

淑嫻 （欲哭，看見有生人，將頭灣得狠低，）噢！（慢慢的踱出，在門外站了一忽，但終於走了。）

甲： 快點吧，我們來開會。（大家走攏近床邊，坐下）

乙： 將上次決議案再報告一下吧。

甲： 我看，爲了節省時間，還是不必累贅。

化成 是的，「革命與戀愛」那還有報告的什麼，（向丙）你以爲怎麼？

丙： 對，快進行吧。（望甲）

甲： 今天我們開這個會，要討論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昨天得到日本同志的報告，說是日本政府已竟準備好了，即刻就要向東省出兵，來實行佔據東省，現在，我們就來討論怎樣來應付？

丙： 是的，那天我遇見朝鮮的金同志，他也這樣說，近一兩天謠言更多了。

化成：謠言？不過，我們從各方面的情勢來看，這件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現在，歐美各國都受着很大的經濟恐慌，國內很多很多的問題都是無法解決，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不能兼顧，就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一樣，這就給了日本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到中國來侵略，是可以放心來幹，同時，中國的內部，無論那個軍閥都是靠帝國主義以生存的，誰能有膽子抵抗帝國主義，所以，日本更可以放心來幹。這種謠言，我們從這些情形看，恐怕不久就會變成事實的。

乙：是，化成同志的分析很對。不過，在街上還看不出什麼，軍警也並沒有警戒，大約在最近還不至於有很大的變動。

化成：不至於？

甲：認識事情我們不要單看表面，裏面我們都一樣的要着，軍閥的眼睛對於帝國主義是瞎的，他們看不出帝國主義的心肝，即使他們能看出來，也只有俯首貼耳，他們受不了帝國主義的打，也只有忍着氣受，你要以為他對我們民衆那樣威風，也必然會對帝國主義能有反抗的舉動，那就是錯誤的看法。

丙：那麼…（外面有急驟的敲門的聲音，化成跑去開門）我們急速準備對付的方法。

（門開了遂化成跑進一個工人，非常緊張的樣子）

工人 日本已竟打下瀋陽了，他媽的，中國的那些狗，他媽的，只會跑，趕快，我們自己動作起來！

大家 我們自己動作起來！

甲： 請大家注意：我們的動作是要收到我們的效果的。我們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的，但是我們不是爲了軍閥反日，我們還要在反帝的時候，同時帶有反軍閥的意義，一切的軍閥，一切的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

大家：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

甲： 再請大家注意：我們的動作，就是以武力抵抗武力，以戰爭消滅戰事，各位同志，立刻現在就出發，到工廠中去，到農村中，到人力車夫，到學校中去，立刻動員起來，這是千鈞一髮的時機！

大家：立刻動員起來！

甲： 還要請大家注意：一方面我們自己武裝自己動員，一方面我們還要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都和我們聯合起來，日本的工農，我們也要和他們攜手，一致打倒帝國主義！

大家：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

（外面又起了一陣急驟的敲門的聲音）

甲： 我們出發吧！

（開門，淑嫻倉惶走入）

淑嫻 呵，化成，壞了壞了，日本……

大家：出發呵出發呵！

（大家走出，化成走到門邊，又轉過身，向淑嫻）

化成 淑嫻，我對不起你，可是你要明白，我寧可對不起你，我不能對不起我革命的責任。現在我要到前線上去，若是你愛我，你能跟我一同去嗎？

（淑嫻不語）你能跟我一同去嗎？

淑嫻 你回，回天津，我懇求你！（掩面哭）

化成 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不是回去的時候呵！淑嫻，你應該放得勇敢些，爲未來的光明而戰，是我們的責任！（望外邊）我不能跟你多說話，現在，你愛我嗎？你能跟我一同出發嗎？

淑嫻 （用哭得紅了的兩眼望望化成，但又低下頭，又繼續的哭，唯聲音小些：）

化成 好，我們再見吧，淑嫻！（由門匆匆出）

淑嫻 （站起，望着化成出去，於是趕到門邊，完全失望了，半癡狂的樣子，爬到床上唏噓着，）

（外面起了大風，樹木的聲，東西碰擊的聲，一時，人的嘈雜的聲也沸騰起來，慢慢會聽出來是喊口號的聲音，雷一樣吼，由遠處走至近邊）

淑嫻 （坐直，側身聽着）

羣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

(聲音愈走近，更大了。淑嫻望着門外。羣衆肩着鎗的，拿着棍的，在大路上走過，在羣衆中夾雜着化成，淑嫻看見了，跑到門邊，遲疑了一下，向屋內再回顧了一次，閉上門，也鑽進羣衆中了。一時，在羣衆的四面的吼聲中，誰都會聽出一種很尖銳的聲音。幕徐徐下。)

關於『某城的吼聲』：

在寫完了這劇，作者願意有以下的申述：寫這劇的念頭本來遠在兩三月以前，心想給『學校劇』湊加一對熱鬧，可是終於因為自己不是專門研究戲劇的人，而且又沒這方面的才幹，所以一攔就沉到了海底，最近新地很急需這方面的東西，而偏又沒有接到高明者的高明劇本，所以就由我將腹稿移上這張稿子來，自己很知道這是一個極失敗的作品，明知很有改刪的地方，而其所以敢犯者，其所以靦顏以發表者，但願拋磚引玉而已。戲劇運動，是目前文壇上當務之極，無論就那一種觀點來說，都有使這種運動擴大進展的萬分必要，我很希望有心創作的人不要忘記劇本，我更希望以後新地上多注意於這一方面。完結。

——作者

地答答地答答地地地

長 風

早飯後，政治指導員楊棹雲在本連的集合場裏給我們訓話，說：

『奉上邊命令，我們學校從今天起，已竟完全改成了兵士的生活，什麼東西都是同兵士一樣的。現在，馬上就要開差，若是那個現在私自脫逃，一定要就軍法來處辦，是要槍斃的。』

最後的這句話，是使每個『弟兄』注意得瞪直了雙眼，接着是習慣常的了立正的脚跟相擊的聲音，指導員也回了舉

手禮以後，一聲解散，同學們又才現出活潑的歡暢的跳動。

下午有人這樣說，今晚十二點就要開差，所以在寢室及自習室的一切東西都收拾好了，一包一包的書，一疊一疊的被褥，衣捲，都堆集一間蓄藏室裏邊，房子裏，散亂得如同被刮之後一樣，灰土，紙屑，軍旅攜帶的用品等，羅列在滿地板，滿床間，舊日所前顧惜不過的『內務』，整理一過又去整理，被子疊得有稜有角，衣裳也得疊得一樣，襪子，裹腿，皮帶，都要捲得合乎全體一律，而且，更重要的得放在一定的地方，臉盆，嗽口盂，牙粉盒，手巾，乾布，擦槍布，藥瓶，米突尺，墨水瓶，乾糧帶，水瓶，都得掛在一定的限界及高度，自然，稍越一點這種規則的，就要受罰，輪列當『內務生』時，對於掃地，擦地板，擦玻璃，整理襪子鞋子的位置，以及一行行的被子衣件等，都得擺在一條直線上，若是沒有盡責辦理，也得受罰，是數十分立正，或兩腿半分灣，或次日再當。『內務生』於是每個人都想盡自己的心力去作，惟恐做的不好。到了現在，整理內務這句話，在同學之間，却變成一種譏諷的辭語。

晚間，在休息號未吹以前，連長集合全連『弟兄』訓話，各官長都講了幾句，都是勉勵我們不要畏怕等等的意思。最後，由本連連黨都執行委員張希銘講：

『現在在我們的四面八方，都是敵人包圍着，這就都是我們的死路，我們要是害怕不前，我們也是要死的，我們何

若現在鼓起我們勇氣，衝出一條血路，即使是死了，然而光榮的。最後，我們還得記住一句話：怕死的就死，不怕死的才能活。」

這些話，博得同學一陣同雷的掌聲，解散後，滿院庭，滿房子都是歡躍欲狂的歌聲，噪聲，笑聲，真是人聲鼎沸。

也許會有人覺得當兵打仗究竟是件危險而且要命的事情，因之膽戰，但在多數的同學間，其實，在現在的全體同學的表現都是一樣的，很堅決，很勇敢，死這個字已完是早記不起來了，沒有那個不高興，不把戰場當做俱樂部看待的。

每個人領了七排子彈，我們都覺得歡喜，以為是這麼少，行軍時一定會覺得輕快的，我就捆在身上睡，為的在日後能有這樣的習慣，這晚我總是睡一陣，就又會醒來的，心想：大約還沒到十二點鐘罷，到了最後一次醒來時，如往日一樣，起床號已在屋外聲響了，天也明了。（五月十七日）

二

早飯後，全體同學把所帶的東西，都移置在集合場裏，槍也架起來，由『槍前哨』看守，遂着又解散了。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在預備命令一到，即刻就開差出發，所有的鍋，竈，碗，碟，米袋，救護隊的醫藥箱，救護床，都縛成可以挑行的一堆一堆的放着，穿着白衣的醫官，看護婦，都在往來忙碌的收拾什麼，同學們有坐着的，立的，扭着玩的，回到寢室睡的，總之，在現在却顯出萬分都安排就序的消閒

的樣子，唯有營長來了要我們去搬運子彈箱，再由連長排長來分配每人又增加了三十三排的時候，各人才現出有些張慌。我們這時有了四十排子彈了，是分做兩袋裝的，一時又發了乾糧袋，一具水壺，一張新的雨衣，兩身襯衫褲，兩雙襪子，一瓶救急水，三個麵包，這些都是必需品帶的，這許多東西，無論在那個新當兵的都要覺得膽寒，而尤其在我這樣身弱的人，是使我一點都不敢想到未來，在戰場時，怎樣駝得起這樣重的負擔的，我心裏安慰我『革命者是要吃苦的。』，在這完全都負在背上試一試時，倒也覺得可以。

一直到午飯後了，還沒有出發的消息，使人覺得奇異的沈悶，如一個謎放在每個人的頭上，就是立刻出發了，走進了那革命的樂園那戰場上去罷，是一定會快樂的。在這時有人說了，楊國威雖然叛反，但已消滅完了，又有人說，上邊改了方針，大約要我們去西路填防罷，又有人說大約是不走了，但是誰也不會相信他的話，全部都是準確的。

到了四點，有的同學在本營傳達室裡看見了團長來的命令，說是七點出發，六點以前吃飯，我們的懸着的心才放下了，同學們又如以前的歡欣，又鼓舞起來了，跳的跳。鬥的鬥，有的說笑，有的似乎沒有法子能夠表出他的歡喜，就跳躍的跑到另個同學的面前，相對敬禮，一至不住的敬禮，如着了魔一樣。

七點鐘，集合的號音響了，每連都整頓軍伍，在大操場

裏集合。集合後，由團長薛飛鵬訓話，大意是先說這次要出差打仗的目的，最後是希望我們能在這次戰爭裏，實行我們所學的，以及素日所喊的口號。訓話後，即行出發，往武勝門車站前進，在那裏候了有半點多鐘，車才開來了。車是沒有蓬的，四面都是鐵板鑲成，上來的門也關起，就宛如一個一個大的黑鍋，我們的雨衣，軍毯，包袱，都放下來，坐在上面，槍斜靠在肩頭，車開了，我們如蟻伏在搖籃裡一樣。

立時，月兒從東方的灰白的雲霧中現出一個紅圈，升高了，灰雲變成了白的，皎潔的月就在這游絲的雲中飄行，車道兩旁一叢一叢的楊柳，吹着微細的聲音，俯着用着嫩柔的枝條，從車緣上拂過，如母親在看護她親愛的孩子，我們這羣孩子呵，我們要用我們的刺刀和鎗礮，滅絕一切違反自然法則的強盜，一切把人們當奴隸看待的惡獸，這是我們的責任呵！

走了半夜，車是走得很慢的，有四點多鐘，才走到紙坊，礮聲已隆隆可聽，我們才知道敵人已前面山上和我們這邊的先遣隊伍(第七十七團)接觸了，我們仍舊坐在車裡細聽那一邊的礮聲緊，那一邊的緩了一些，如在音樂會裡聽着音調的忽高急低，心想：許許多多人還得不到我們這樣的機會，更其是得不到我們將在不久一刻也會做出這樣的音調來，不覺笑了。

伙夫安起鍋竈造飯，一眼望去，一個接一個的竈火，如

在從前故事圖畫裡所見過的一樣。聽官長說，吃過飯後，才再下車前進，我們還躺在車裡等着。（十八日）

三

有五點鐘，吃過了早飯，即整隊前進，行「拂曉攻擊」，團長在前面導引，至山的一面凹處停留，由團長報告了任務，再分佈各營各連的進攻的位置，我們這營是擔任右翼的攻擊，遂向右側方前進。我連由吳連長導引，排長走在每排的前首，行疏開隊形時，各排又都按自己的方向前進，這時是因慢步往前跑行，曲着背脊灣着身子，右手持着鎗，左手握住刺刀，一跳一跳的往前直竄，如歡喜的兔一樣。

排長派我作連絡兵，我即站在對敵方一處隱蔽的地方，一時營長的命令來了，要本連向東與第五連右翼連絡，我就飛跑着望前追趕，但是本連的隊伍已竟遠得看不見了，祇留有踏過去的足跡可以尋出。我走過一個小村，急慌的只望前走，村中的人都驚慌起來，大人，孩子，婦女都望屋裡亂逃，我也才明白我現在是一個兵了，我即速用手招呼他們，一面是現出我是往村外走的：

「請不然跑，不要跑，我們不是土匪的軍隊呵！」他們才站住了看，我已竟走出了村子。然而，這使我很難過，使我回憶到從前小時，只看見大人們說是兵來了，就是驚慌失措的逃，我自然也是驚慌的跟着跑，一有人來報告兵怎麼在村裡危害，大人們的臉變得灰白的時候，我的心也更加悸忡

了。後來大了，這種怕兵的心理，方消失了，到現在，我又實地變成了一個兵，我的心理，什麼人都同我沒有分別的，然而現在到鄉村裡，他們仍是這樣怕兵，又來怕我了，我有什麼是值得他們所怕的，我真答不出。

我又越過一處叢莽的樹林，這是在此地所常有的，爬上一個土岡，我們的隊伍已竟能看見了，像蟻一樣的列成一條半圓的線，在山頂爬着。砲聲急得如做着緊急的拍子，我的心潮更加沸騰起來，急急跳下土岡，土岡下是一片稻田，一直拖到山脚的。我在那稻田間的狹路上用力的跑，一面固然是恐中了飛彈，一面也是不能自己的有種熱力催促着，這是使我出乎通常的，我竟能一氣跑得這麼快，一直跑到了山脚，還很命的爬上山嶺。

這時我也才發現在更左側那山頭上，有友軍七十七團的同志在那裡攻擊，他們是連絡我們對敵起着包圍的形勢。他們是那樣的勇敢，一排排排人，都直直的站在山頭上，舉起鎗不住的掃，不住的射，又似乎有脚步的往前只顧邁進，眼看一個一個，已有四五人都中彈倒了，其餘的兵士還是不亂步度，似乎無所顧忌的，依然坦然的望前直趕，他們是使每個人都要起敬和讚賞的。在這一排的全數的目光，都在注視那邊山頭，以及這時的談話，也都歸到讚賞那些忠勇的兵士的身上。

前進的號吹了，我們這時也加入右翼一同前進，越過一

道谷，又爬上第二個山頭了，這時那邊的槍聲聽得更顯，也愈加緊密，由石罅中望過來，只看見遠遠那個山頭上冒着股一股灰白的煙，弟兄們有的半跪着施射，有的是立起的，有的爬着按定自己的『地物』爲準則，有的是躲在樹身的後邊，以冀能窺見那邊敵人的情況，我們施射的槍聲響了以後，一切聲音都聽不見，如中了魔一樣，在這時心中的唯一的一個意念，就是對敵人的施射。

前進的號又吹了，我們爬過那山巔，過去是一個平坦的土臺，長着叢雜的樹木，我們從那些中間，拚命的跑，槍彈在我們的頭上不住的馳飛，如在雹雨之中亂竄一樣，我們跑盡了那土臺，立刻發現在這土臺下面，是一條斜倚下去的深溝，越了這深溝，就可以爬到敵人所在地的那山頭的，我們是多麼充溢着歡喜呵，我們的陣勢，如一條灰色的線一樣，立刻都竄到溝底了，連長收住了隊伍，看看有沒有人帶傷，有沒有人失遺，在點完名之後，才知道是得意外的可幸，人數是如前一樣的完全。我們在臨近的山泉裏，掘了些水喝了，連長的那駁亮鎗望山頂一指，弟兄們又接着望山上爬，我們緊隨着連長，一擁而前，立刻奔上山頂，各人的心中，都懷着在發現奇異似的心情，身子雖然曲得愈想更低些，頭却想伸得高高的。這時，連長的駁亮鎗，望前一指，舉得比從前更高，臉斜向我們，高聲的喊：

『衝鋒！衝鋒！』

接着，那緊張的衝鋒的號音也響了：

『地答答，地答答，地地地！

……………」

緊接着，如雷聲怒吼一樣的我們的喊聲：

『殺！殺！……………」

我們很命的爬，很命的喊，手指已貼在鎗機上了，什麼是生，什麼是死，我們已竟早想不起那樣麻煩的名詞。山嶺是那樣的高，但我們却覺得很低，踏着一層一層的土岩，一堆一堆石塊，在亂草之中，電一樣的，一條灰色的光線，立即隨着不住的：

『殺！殺！……………」

的聲音，閃到山頂了。看見連長已爬到了山的最高點了。全身漲滿了歡樂，心之預測裡，已竟知道勝利已歸到我們了，果然是這樣的不錯呵，敵人是已竟早不留一個了。只看那山下那片披着綠草的廣壤，廣壤那邊高原上長着密密的樹林，心想敵人大約就逃匿到那裡去了罷，這時，我們的心輕鬆了許多，刺刀已竟脫下來，裝到刀帽去了，鎗也托在肩上，逍遙似的纔走下了山，團長也已竟來了，就在山脚前吹了。集合號，休息了一刻，這時也才覺出身上的疲倦，眼的酸困眼前幾步遠的一窪水池，我的口也是這樣的渴，但是我鼓了幾次勇氣，總沒有到那池邊喝水的決心，臨終是太乾渴，還是向同學吳忠亞請求了一下，他的眼望我瞪了一瞪，射着他

厭煩的樣子，我還是再望他請求，他終於給我倒了半杯水，我一面喝，一面在自己笑自己，當兵是不比做學生，我的臉皮終究是厚的多了。後來，幾個鄉下的農友，給我們挑了幾担水，我於是又得喝了一個大飽！

我們剛才所經由的那山頭的東邊，由山頂到山腹拖長得如蟻陣一樣是第三營的同志也來了，我們又一全在這裏會了齊。這時，有的同學來報告，說是有位官長同志陣亡，在山頂上了，我聽得好像不甚希奇一樣，心中也主沒有因之而激起悲傷或驚訝。我們休息了有半點多鐘，又開始前進，這時得到前面的報告，說是敵人已追過了土地堂，我們的友軍七十七團已竟進住於土地堂了，這自然又是爲我們所高興的。我們在走過這片廣壤，沿路狼藉的亂攤着敵人所遺棄的兩衣氈子水壺，以及軍帽，還有子彈，整排排的堆着在路旁，在亂草間，以及在稻田裏，分出一行一行人所踐踏過去的遺跡，這很能現出敵人退時的慌亂的情形，有時在那亂草間發出呻吟的哀鳴，這是屬路都有，尤其在這片廣壤走盡的那森樹的蔭處。更有的能發現出在那呻吟的語聲的近旁，還有許多是已竟不會言語的只是直挺挺的躺着，赭色的血液在面上，在胸前直流。

『唉，這多麼慘忍呵！你看看那喊叫的兵……這是孫排長的聲音，是的，這是多麼慘忍呵！我的心胸更加泛漲了，我也十分的相信凡是目觀這樣情形的人，是沒有一個不恤憐

不更加憤恨的，可惡的蟲豸一班的軍閥，反革命者呵，你是這樣的慘忍，你的刀子假在我們手裏來割着這些可憐的同胞的血肉，我們雖是蒙着相當的罪過，但是罪惡之魁的這罪名，是將罩在你的頭上的，我們雖是憐恤這些可憐的兵士，但是我們對於軍閥，這些反革命者，將用着我們所有的更大的力量來給一個致命的傷，我們的熱血更沸騰，我們同志更堅強，我們是不會稍停一會了，敵人的方向使我們認得更清晰，我們就順着這路，殺奔向前呵。待着那敵人在我們的前變成了灰燼的時候，才算是我們的志願得了結果。（十九日）

四

敵人是已竟退却了，但是我們的任務，當然，要追擊的，在清早天氣剛一亮了，我們便整隊由土地堂出發走了有三十餘里，到了一個名子叫做山坡的地方，據說敵人還在距這十多的里賀勝橋，這時已竟十二點多了，於是趕緊造飯，飯後，由營長訓話，訓話後，又帶隊至一大草坪，全團以及教導營的兵士官長都集合在那裏，圍成一個斗方形，團長在中間指導，安排畢了，通統都就地坐下，鎗靠右肩：

『今天是施主任剛由後才來，他要給你們來訓話，現在就請他，講』

他的手一招，我們的政治部施主任便登上一個小丘了，他滿放出親切的勇敢的豪光：

『親愛的忠勇的武裝同志：

——這樣的第一句話，已竟使我的血澎湃起來了。

『你們現在是打了勝仗了，你們現在是應該驕傲起來了，但是在你們的精神上在你們這一次打仗時的精神上，可以說沒有勝利，並沒有拿出一種勇敢的兵士的精神來，在你們的表現上，完完全全還是一個書生，剛才我遇見四軍的葉師長，他對我親口說，在你們那一連有個學生，從陣上落到輜重的隊裏邊，當時葉師長就問他『你怎麼不前去？』他回答：『我是學生』。葉師長聽了這話以後，就氣憤到極點，隨手就取出手鎗，立刻把那學生打死了，像這樣，固然我們很佩服葉師長的梗直，然而這擊斃的正是你們的同學，你們的精神的代表者。

『親愛的忠勇的同志們：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是智識分子，犧牲了是可惜的，但是你們先想想看，你們的智識是從那裏來的，是不是由農人工人的血汗供給你們的？是的，你們現在要報答他們，並且，你們爲了要解放起來，你們的這種犧牲，是萬分值得。』

施主任的話講得愈講愈起徑，而同學的掌聲鼓得一陣連一陣，由這掌聲裏，可以聽得出同學們的心情的鼓動，似沸騰得要溢出來似的。

施主任的話講完，又由團長報告今晚的任務，是要担任左翼的攻擊，一面前進，一面宿營，就是以敵情如何的為準，目的是要包圍在賀勝橋的敵軍，現在就出發。於是我們又

都站起來。檢查了一下衣帶有沒有鬆開的地方。

日已西沒，東天邊雖有些月出的亮光，但還有灰沉沉的雲翳障着，路上的石子，以及這樣坎坷不平的狹道，都得每步留神，每連是有一個提燈，然這在每連的前邊，我們在後邊的，是佔不上燈光，尤其這麼重的行囊，走了這麼遠的路了，腿上的徑兒已竟早鬆下來，若是沒有殺敵的這一股氣，恐怕早已栽倒在路旁了罷。我們走着，下了一個土坡，下面一片黑黢黢眼看不盡的稻田，在附近，能看得出有一條白白的痕跡，如蛇一樣的在田間蟄伏着，一直拖到那看不見的無涯處了，這就是我們將要走的小路。那是這樣的狹，簡直使別個人絕不會從這個人的身邊越過，又在每走過一段裏，必會有兩邊稻田相通的一條小溝，若是稍一不防，必會陷進溝裏去，這樣，使得每一個人都氣喘汗流，有着難耐的疲勞。

隊伍停住了，據說在等前面的探子回來報告，於是我們也得稍稍休息一下，我的口覺得渴極，在水壺裏的水已竟早完，於是只好摘下水碗掀進稻田裏，掘出一碗水，水的味已竟嘗不出來，只覺得暖溫溫的，這大約是日光照了的原故，在喝完了以後用手指在口邊一擦：一圈黃泥猶在口邊留着，這時衛生呵，水得過爐這些事情，是誰都不會想起的。

月光已竟全現了，如同剛睡眠中清醒了過來一樣，我想起第一晚來時的月光，心中充滿了歡樂，明早的勝利又在我們的手中呵！

沒有等到探子回來，我們還是前進了。（二十日）

——一九二七秋間寫——

北京的寫真

黃 九

在這狼煙遍地人民求死不得的國度裏，看見的只是猛獸吃人的兇殘，碧血染地的悲哀，想坐在一塊乾淨土上仰面朝天去享受陽光的溫潤都覺着不可能，然而平常却聽到一般人嚷着：「北京是天國」，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於是更有像「北京乎」一類作品出世，那個不是替北京吹噓，說北京有閎麗的建築，幽美的風景？幾乎紅牆黃瓦白塔綠柳都成了北京值得人愛的重要原素，具有這樣地混賬觀察的人，當初連作者也在內，但是，現在我已看破北京的鬼臉和真形，只是一座死氣沉沉的古城，埋沒青年的大陷阱，一個天真爛漫活

潑潑的小孩子進了北京城門，不幾天便會叫你學着老頭子走路，從前光芒萬丈兩顆明晶晶的眼睛，可以使你變成近視，不知賭博的也可教着你去擲五喝六；假使你自己知趣，帶頂五族共和的瓜皮小帽，配上一顆紅色珊瑚帽頂，穿身細腰高領的長衫，最好手裏提着麻雀籠子由大街或者胡同走過去，不惟窮苦人見了應該避路，就是維持公安的警察也得保護你；設若不然，穿身破舊的學生服，還要說幾句激烈話，——混賬人之所謂激烈——散兩張喚醒民衆的傳單，那末，禍由自招，走狗的走狗的走狗……將用嚴秘的偵探，敏捷的手段，不客氣的把你五花大綁押送到四壁不透氣的屋子裏和強盜住在一起，不幸執法官在開審的前一夜和姨太太吵了架，或者看你的服飾和容貌配置得不順眼，判你暴徒有證應犯死刑，不出佈告押赴天橋砍頭，這也是很容易的事。

這樣的北京，到底誰應該贊揚呢？當然要算有閒階級——失意軍閥，政客，資本家，學閥等等，他們是贊美北京的，擁護北京的，因為他們有刮取到手的農民脂膏，剝削到手的工人血汗，蠱惑青年獵取的昧心利潤，所以朱門金鑽，九城羅列，受了爲有閒產階級而設立的法律的保障，坐着虎一般的汽車，橫衝直撞，傷人不償命，只累得日夜孤立街頭東指西揮的苦命警察，一邊罵着走路不睜眼的洋車夫和窮人，一邊還向着汽車裏的大人們立正道歉，

真實地說來，有閒階級並不閒，進飯店，跳舞，聽戲，

看電影，推牌九，抽鴉片，抱姨太太，摟妓女，整日仍然是忙得不能開交，有閒階級裏自命爲名士學者的人也不少，他們除掉每日照例在青雲閣茶樓上品茗以外，還有許多「斯文」的表現，如組織詩社，畫會，書法研究會一類的事體，甚麼南王北李，揚州八怪，浙西三妙，一天天高談闊論，自鳴高世之行，倒如孫福熙專門坐着火車由南而北，爲的是要劃北京的菊花，自己還說：『菊花開了沒有人畫，是我的羞恥』，孫先生全沒有想到一天忙到晚上的貧苦工農們還沒有工夫來看北京的菊花，按之「不畫是羞恥」的苛刻原則，不看豈不該死？可惜工農不會像學者先生們有血氣，只是一年一年地孤負了名貴之花！

有人說北京是中華故國的文化中心，像北京大學已竟有了三十三週年的歷史，各科的教授講師那一個不是當代的碩彥鴻儒，是的，作者也是北大的學生，理應不該說北大的壞話，然事實的顯著又令人難以原諒，像曾經提倡文學革命的金圓博士胡適，有次在大禮堂上說：『國際聯盟是始終對我國政府帮忙的，日本暴行自有國際聯盟來裁判』，現在東北全部被日本佔領了，溥儀已在日本卵翼之下登了基；上海砲聲由無線電傳播到日內瓦，國聯尙不會有半點動靜，不知金圓博士用哲學眼光觀察之後又有甚麼妙論？俗語說得好，『先生不高，教出學生彎腰』，在這種卑鄙言論領導之下，如何能陶冶出好的學生來？所以便有北大學生受黨政要人津貼作偵

探破壞民衆運動的案件發生，嗚呼！北大如此！其他各校教職員學生的作爲，當更渺茫而離題更遠了！

談到北京能供人遊覽的風景方面，如故宮，頤和園，玉泉山，三海，中央公園，先農壇，天壇，景山……等都是愛新覺羅氏的後裔拿人民的脂膏和血汗堆積成的，更合一般有閒階級的脾胃，他們在獸性娛樂疲乏以後，坐着汽車到北海玩玩，瀛臺走走，來今雨軒吃吃點心，倒覺得很舒服。況且詩社裏的同志們見了白塔也可抽出幾句雅詩，畫會裏的朋友還可以藉着公園展覽自己的出品，因爲北京對待他們太好了，所以你說北京好，我也說北京不錯，弄得西方的高鼻洋人，東方的低鼻子洋人都莫明其妙，一個個偕妻携子來到大中華的故都遊玩，先走故宮，後逛頤和園，外國人覺得他們國家的文化不如中華的文化古，因之見了九間朝王殿，萬頃御花園，都欣羨不置，於是一般下流東西聽了更眉笑顏開，北京真是天國！樂土！所謂國學大師，考古先生更趾高氣揚，今日由故宮抄出一張皇帝吃飯的菜名單子，明日又拿出雍正訓誡太監的手諭，還宣示於人，說：『斯文在這裏！第一等史料在這裏！研究歷史的人們走向北京來！』在這等高聲吶喊之下，四方沒有出息的人又來了不少，共同坐在深閨似的屋子裡，像沙裏淘金般的艱苦爲滿清整裏文件，爲愛新覺羅氏作孝子賢孫！從此北京學術界暗無天日，整個的北京也隨之而更黑暗！

在黑暗社會中過生活的人，自然所有的心也是黑漆一團，很少有更深一層的思慮，不惟沒有想到爲無產者謀解放，反覺得大衆受罪少數人享福是應該的，因之有終生過着非人生活而不怨的人，至於梅蘭芳的古裝舞姿，跳舞場的神女媚態，那更是做夢而不敢想像的事，這固然是數百年皇家統治下製造出來的腦汁和腦紋，一時不易改變；但北京大小教育家成千累萬，學校多於國內各地，所作的都是些甚麼勾當？談到這裏，確十分委曲了辦教育的先生們，因爲現代中國教育家本來就是負着爲統治階級製造繼承人物的責任，換言之，也可以說爲他們教養將來個人享樂的手段，如此這般的製造出品，當然黑暗區域日見其擴大，窮鄉鄙野都因爲間接受了大教育家的恩賜，而現於不安狀態。

據以上所說，北京的黑暗絕非偶然事實，既有它的悠遠的黑暗歷史，又有它宜於黑暗的學理，自然除掉在當地擁護北京的人以外，其他各鄉各鎮各省各國都有爲北京黑暗作擴大宣傳的同志，於是北京之名以彰，而北京社會現象亦日趨奇異。

現在，上海烽火連天，正是日帝國主義積極侵略中華領土和中國軍閥含着內戰意味而抗日的時候，北京還是不改故態的安靜着，街上反日標語被撕掉了！反日團體被取締了！日貨被啟封了！帶五色國徽帽章的兵士也出現於市上了！當年避居大連的軍閥，政客都在北京出露頭角了！今日堂會叫

着女戲子開心，明日抱電影女明星解悶，畢竟北京總是天國樂土！

註——查北京早已改爲北平 本文不說北平者因爲作者認爲改北平以後還是北京舊樣子的原故

將來文化運動的展望

這一次的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九一八事變的時候，無疑的是由量的發展而轉變其質了，即由介紹與批評的紙面工作急轉直下而成爲事實上的實踐工作了。但是由質的轉變而量亦隨着轉變了，即文化運動的對象及參與文化運動的人員，此後一定是不僅限於知識分子而擴大到廣大羣衆中去了。所以我們文化運動的前途必然是：

- 一，文化大衆化
- 二，理論實踐化

（錄自世界與中國二卷三號陳高
備之文化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世界與中國

(一) 英國通訊

苟昂兄：

您由北平寄給我們的信連同宣紙證明書數張，在南京時完全收到。請您放心！從那時起，大約還稽延了數天，將留學證書護照等始先後辦妥。我們在滬商議的結果，大家都贊同取道西北利亞，於是從三月二十左右起，我們開始旅行的生活，由南京出發，經過天津，瀋陽，長春，哈爾濱，這一段國內旅行告終，接着在哈埠請求俄領事簽字，乘西北利亞火車西行。很順利的，一天兩天一共費了十天就到達英國的

倫敦。因為在該地生疏，遂又北赴蘇格蘭的愛丁堡。現在住所業經找妥，專門請一位先生補習英文，除此以外，我們一面買書閱讀，一面買報瀏覽——生活從此又別開一生面。

在此，我要告訴一點沿途的片斷見聞，因為年來腦子時時發昏，恕我不能詳盡。

車經過蘇聯的時候，正是雨雪的季候，就從西北利亞的赤塔起，假使您伸頭牕外，舉目望去，那如屏幃似的森林，真是我此刻以前所未見，不幸，到莫斯科的當中，天黑了，我們又很急迫的由東來的車上轉到西去的車中，許多要打算看的事物統同就這麼輕的飛過去了。不過，在他們的鄉村以及小的都市中間，給了我們不少的證驗，那新的農家，高高的煙囪，閃閃灼灼的電燈，來來往往奔忙的大人小孩，這是要比煽動家的演說還好，究竟他們的五年經濟計劃是失敗或成功，有事實給我們，誰也不會過甚其詞的。我忘記一件事——是貝加爾湖，漢代蘇武牧羊的紀念地，車行到此地，恰好太陽剛坐在山頂上，無邊的結着冰的湖，這車傍着湖的頂邊頂邊前進，蜿蜒駛去，在我回憶起來，興趣依然是很濃的。

這一次西來，要是坐着海船，怕只能夠多看些海，多看些英國的市場吧！但是，這條陸路是與我們一遊歷的機會，從蘇聯西行，通過波蘭，——歐戰後脫離俄國獨立的國家——法國，比利時……自然，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是偉大而剛毅的，這在他們無數的工廠的煙囪上是可以證驗許許多多的。

柏林以西，工廠真是借着手密密的站着，近的遠的，高的低的，我們曾屈指記憶，可惜手指疲乏了還是應付不及。不過一部分工廠是閉門了，雖然可以看的分外的却有許多是由閉門之後才恢復起來的。此無異說，德國確是西歐科學的國家，工業曾最發達，因為歐戰的影響經濟大半破產，可是現在漸漸在恢復了。此外，我們因為生在「兵」世界的支那，經過法國却並未看見一個兵士，實是不勝駭異。誰也不曉德他們的常備兵十餘萬在什麼地方呢？中國人完全靠着「兵」生活，所以「兵」便無處無之了。

我要撇開波蘭，比利時，說一說英國。

「大英帝國」已由龐大到敗壞的光景了。

日前國內可統計的三百餘萬的失業工人，政府實是無法解決此失業問題。無產政黨日在進展，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降臨，這個國家怕要送交給無產政黨之手。此刻的社會階級已十分懸殊，貴族有產階級對着叭兒狗在公園的沙發上開玩笑，一邊垢面破衣的勞苦羣衆開着口闢面包問題。這種情形，怕不是「大英帝國」的好徵兆吧！

最後說到我們的前途。

我們準備補習英文祇求當時期入學校選課聽講，不攻學位，不參與考試。節省幾鎊錢買書自修，有機會再赴各地遊歷一次。在情緒方面，我們最感着不興奮。此地的中國學生，全同我們分開道兒走，留學之初志在學位，歸國之前，意

趨坐官。所謂與國民政府要人有關者，成一派，東北派送者則另爲一派，——要之，六七十人，將來歸國能不禍國殃民者，已屬優秀份子。其中一部分華僑，幾乎無一人會說中國話，他們也許同印度人一樣，說，「我們英國……。」留學不算壞事，但留學生多是不成其器。我想大家希望到歐美來的朋友，還是在中國或者在日本學習好，我們貧窮出身，實是過不慣外國人的生活。

國內情形如何？您的現狀及各位好友的生活如何，求您寫一封信來，中國人畢竟是掛念中國的。

惟恪

（二）日本通訊

多島：

我很爲均和您納悶之際，幸接來示，慰甚！人究竟是人，我到日本不到半年，而真切心的想念她要在身傍。不過肉慾是一時的衝動，我們可用意志壓過去……。

我手中一份中文報誌沒有，我是已經落伍的兵卒，什麼消息也得不到。只是因過去的經驗，知道世界將來誰來支配，但對他沒有任何實際運動，又無機聽得佳音——鬥士的努力。

我現在研究教育，目下環境雖不能十分如意，但是除去宗教觀念外，真合乎我們主張的學校。不過拿牠作參考材料。我現在要系統的讀教育的書，又要念宗教哲學及其他舊觀念的社會經濟的書。機會難得趁這隱居，何不走些閑路。其

實不知舊東西，不易明瞭新的東西，牠有因果關係。既往的個人修養缺乏，我十分覺悟自家不學無術。

這地方的教育主張和實際生活，按學校說是日本第一，世界罕見者。「勞作教育」，「全人教育」是普羅的新教育要胚胎的。惟我們中國學生只求虛榮，只爲名無實，不注意那些。

我或在明秋間能修完本園大學部教育系功課。多島，我還有一件可奇怪的事要告您：我到日本本來是由奉天青年會幹事及商會會長所助的，惟因事變不得繼續學資。由國內帶了一百金票後，始終無錢來，連通信也沒有，不過特別找了個法子，尙能勉強維維一些。我又得一個機會，明秋決定渡美留學，我不是爲什麼虛榮，但是所謂現世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到底如何，要看看。只要籌了二三百金票做旅費就成，到美國做些工作，一切由朋友幫忙。這事如同我在國內時到日本的夢想一樣建設在空架上。到美先預備一年英文，後入學校再待二年，共三年能回國，我因她尙能維持個人生活，我無須照顧，所以只有個人漂泊。四年後你我見面時，我將分文不拿繞遊世界的經驗告訴您嚀！等我到美國有相當出路，希望你也接踵而渡來。本園有個日本教授，是在美待了十餘年，他給我設法去，只籌三百元金票，在我想沒有問題，多島，我要在我去時你馬上來。窮人出門，有窮人的法子，我們的體驗——實際觀察不得不有。這不是奢望，應要不死心的計劃着進行才是！

你的生活是無味而不發光，最易糟塌身體，希吾兄千萬不要自暴自棄。苦樂是一件事物的兩面，相信矛盾邏輯的人是應會解決的。 十二月六日——



來示已接，謝謝！我近來什麼書也不看——關於中國文字者，一來沒有工夫，二來沒錢買那些。在校所讀書，由書館借。你要知道咱們留學和人家不同。人家到茶店——咖啡店，我拿什麼去？人家看電影，我們只有望着，我的環境是森林裡教育鄉，也沒有那些世俗的時髦東西。有些煩悶，用臉盆到冷水浴場，把薄冰破碎，用冷水澆身子。我每日兩次下冷水。這是詩的生活。藝術生活，是普羅的果斷性由此而養成，我到日本也是用這精神奮鬥，現在經濟來源雖絕，也能設法生活。將來到美國去也是這樣。但是我的生活是有「現實性」。東京青年會有中國書店，不過一本也不敢買，又要託人覺得麻煩。我們中國同胞較日本人還難處。在校衣服破了，拿到女校，女生給縫。前幾天日本奧樣——學園長的太太，給我很多聖誕禮物——衣服。我的現下生活是『真，善，美，聖，健，富』的生活，這是這學校的教育方針。「學問，道德，藝術，宗教，健康，生計，」打成一片。似乎矛盾而其中有研究的地方。我現在後悔結婚。因為打算到國外漂流生活，有她不能走，是絆腳石，惟我的她是選而再擇，任我隨便。普通女子不能叫你漂落，又要錢花，又弄出孩子那

是最可憐的事。自然另一種想法，那是人生的快樂義務。但由外國回來定有女子愛你。由日本或其他外國回去，你窮也愛你。資本主義社會裡普遍心理是如此。學校在寒假，請了日本第一音樂家練習音樂，沒有閑工夫，又我得點感冒不能詳及。久日沒有執筆，你的希望不得不辜負了。文章真沒有工夫做。本來打算給某報社通信，得點報酬做生活費，近來時間問題發生不可能，再經濟方面稍有出路所以一切都斷絕了。連朋友的通信也不願寫，否，沒有工夫，準備論文，要看所定的書，沒有時間讀，你說怎辦？ 十二月二十九日

——辛白

(三) 上海通訊

春林兄：

傾在文學導報發現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議案，我想你一定還沒有看見，今特將其重要者寄上數則，藉供參考。這方面的情形我們知道的太少了，自然，也是我們很難看見，有以致之。不過我覺得無論我們贊成這些議論與否，這都是非知道不可的，所以，我想這些到你的面前，你一定會很歡迎。北方近來有新的出版物否？若是有，請給我也寄一些。……

——行之

一 新的任務

一，在文學的領域內，加緊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加緊反

對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瓜分中國與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工作。

二，在文化的領域內，加緊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黨的政權；反對軍閥混戰，特別是進攻××××軍的戰爭。

三，在文學的領域內，宣傳×××革命以及煽動與組織×××政權的一切鬥爭。

四，組織工農兵通信員運動，壁報運動，及其他的工人農民的文化組織；並由此促進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與指導者的產生，擴大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工農大眾間的影響。

五，參加××政權下面及非×××區域一切勞苦大眾的文化教育工作，幫助工農勞苦大眾日常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之文學上的宣傳與鼓動。

六，反對民族主義，法西斯蒂主義，取消派，以及一切反革命의思想和文學；反對統治階級文化上的恐怖手段與欺騙政策。

二大眾化問題的意義

爲完成當前的迫切的任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確定新的路線。首先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大眾化。大眾化的問題，以前亦曾一再提起。但目前我們要切實指出：文學大眾化的問題，在目前意義的重大，尚不僅在牠包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目前首重的一些任務，如工農兵通信員運動等等，而由在此問題之解決實爲完成一切新任

務所必要的道路。在創作，批評，和目前其他諸問題，乃至組織問題，今後必須執行澈底的正確的大衆化，而決不容許再停留在過去所提起的那種模糊忽視的意義中。只有通過大衆化的路線，即實現了運動與組織的大衆化，作品，批評，以及其他一切的大衆化，才能完成我們當前的反帝反×××的×××革命的任務，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這個問題的具體的解決，又不得不求之於今後一切具體工作的正確的進行。

三創作問題——題材，方法，及形式

第一，作家必須注意中國現實社會生活中廣大的題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務的題材。（六項重要題材以及詳細的節目從略）現在必須將那些『身邊瑣事』的，小資產智識份子式的『革命的興奮和幻滅，』『戀愛和革命的衝突』之類等等定型的觀念的虛偽的題材拋去。第二，在作法上，作家必須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來描寫。作家必須成爲一個唯物的辯證法論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作家，指導者及批評家，必須現在就開始這方面的艱苦勤勞的學習。必須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一切偉大的文學遺產，研究蘇聯及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及理論和批評。同時，要和到現在爲止的那些觀念論，機械論，主觀論，浪漫主義，粉飾主義，假的客觀主義，標語口號主義的方法及文學批評鬥爭。（特別觀念論及浪漫

主義鬥爭。)第三，在形式方面，作品的文字組織，必須簡明易解，必須用工人農民所聽得懂以及他們接近的語言文字；在必要時，容許使用方言。當然，我們並不以學得這個簡的表現爲止境，我們更有創造新的言語表現語的使命，以豐富提高工人農民言語表現能力，正和在思想意識方面一樣。其次，作品的體裁，也以簡單明瞭，容易爲工農大衆所接受爲原則。我們必須研究，並且評判地採用中國本有的大衆文學，西歐的報告文學，宣傳藝術，牆頭小說，大衆朗讀詩等等體裁。

四 理論鬥爭和批評

在新的任務面前，理論鬥爭和批評的任務同樣的非常的重大，必須同樣的根據新的原則，在新的意義和重要性上從新加以決定。第一，必須即刻在大衆中開始理論鬥爭和批評的活動，去和那些經常不斷的欺騙民衆的各種宣傳鬥爭，去和那些把民衆麻醉在裏面幾乎不能拔出的，封建意識的舊大衆文藝鬥爭，去和大衆自己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鬥爭，去和大衆的無知鬥爭；同時引起大衆批評文藝作品的興趣和習慣，要和每個研究會，讀書會，朗讀會，都舉行批評和辯論，特別要由大衆的批評來克服我們的作家的小資產階級性，同路人性，以及落後性等等。二，在現在這個文學文化上階級鬥爭最劇烈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必須是衝頭陣的最前線的戰士。對於

敵人，他是進攻衝鋒者，對於自己的同志及羣衆，是指揮者，又是組織者，在敵人的文藝領域，不僅只注意到民族主義文學和新月派就夠，還必須注意到各種各樣的反動的現象和集團，也必須注意到那在各種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動性和陰謀性。但是，不用說，對於進步的作家，有好的傾向的作家，以及開始動搖而有傾向到革命方面來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廣大的革命化或開始革命化的青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理論鬥爭和批評却應當盡領導組織的責任。

三，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批評，必須經常的非常勤勉的注意自己同志的創作工作，必須經常的糾正自己同志作家的各種不好的傾向；經常的給與作家的工作的忠告和建議。理論家和批評現在必須即刻是開始學習的研究，首先必須誠懇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必須在任何鬥爭裡鍛鍊自己，成爲一個始終堅決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不屈不撓的鬥爭者。一方面，必須和過去主觀論左傾小兒病及觀念論機會主義的理論及批評鬥爭，要和同志們在理論鬥爭方面的怠工鬥爭，要和對於同志間發生的妥協調和及掩飾態度鬥爭。

(四) 西安通訊

M·E·：

(上略)

陝西僻居西北，各物較東南各省自爲落後，惟以民性強悍，對於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局之變動，幾無役不參加，而人

民之痛苦，亦隨之日益加增，民六靖國軍興，鄉村中之游民無產者，率揭竿而起，一時小股軍事首領，竟多至不可勝數，據地僅二三小鎮者，亦樹旗以某路軍司令自稱。如曾作陝西督辦之李雲龍氏，小名景兒老四，係刀客出身，當時僅是武家屯康橋，關山三鎮，該部人馬用度，完全由此三鎮供應，其長兄二兄本驛車御夫，依恃乃弟為勢力，重利盤剝，武斷鄉里，至今人猶以大王二王呼之，其窮兇之甚，可以概見。其他據地自雄，如李雲龍兄弟者，尤更難計。此種小規模之封建割據，至十六年以後，始為馮玉祥所代表之大封建勢力所消滅。而馮玉祥之苛捐雜稅，較前有加，雖在十七年後赤地千里，數年顆粒無收之旱災中，欸亦催的急如星火，因此陝西民衆，死於此次旱災中者，不下三百餘萬。中國一般軍閥，動輒曰為國為民，若這樣為下去，小民恐只有同歸於盡之一條道路可走。現在主持陝政者為楊虎城氏，楊在陝西軍人中，頭腦尚稱比較開明，初到陝西時，高調唱的極高，然而為時不久，即將所唱者，一概取消無餘，國庫券，銀行股捐，煙欸，指糧借欸，不一而足，更無賢劣，以能交上欸來者為優，縣長有親自下鄉催欸者，米麵布鹽，皆可作抵，幸虧陝西近一二年來，年歲尚好，不然人民恐怕早已無法維持了。

西安報館現有西安日報，西北文化日報，新秦日報，民意報五家，各報新聞，多由外報剪取，無省外電通記者，省

內消息，由於訪來者少，由各衙門傳出者多。此五家報館西安日報爲省政府之機關報，文化日報爲中央之機關報，新泰報爲佛教會之機關報，民意報爲私人合辦，然亦受省政府鉅量之津貼。因此，各報多陳腐不堪。而尤爲奇特者，則於各報之『報屁股』，每日必載有捧戲子文章，此種捧者率多省政府，各廳或黨部之工作人員，於百無聊賴之際，捧此抑彼或抑此捧彼。西安戲院資格最老者有二，一曰易俗社，一即正俗社，易俗社之小旦王天民，與正俗社中之青衣李正敏，輒爲引起爭論，互爭皇后之重心，去年捧李派爲取得勝利，曾有『敏社』之組織，而像煞有介事，發出宣傳大綱，印有單獨刊物，其熱烈盛況，比之昔日北京所出之『消閑錄』有過之而不及。西安文化之黑暗由此可見。

西安出版界自去年『渭潮』停刊後，幾無獨立刊物，所有者即全爲各報之副刊，省政府雖出有『新陝西月刊』，各廳亦將有印刷品，然皆非專門討論學術之雜誌，是以西安之出版界中更貧弱異常。各學校教員，雖亦不乏關心於出版業者，然多素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於是得過且過，有時亦悲嘆西安文化界之烏煙瘴氣，然一時氣上，移時又消，由此因循誤事，橫行者更肆無忌憚，而青年所切盼之指導刊物，仍遙遙無期。嗚呼，此輩智識份子，果有何用耶？

新寫實主義的根本態度

廣義說不外就是『貫通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藝術態度。』更加詳細說，可分爲：

a. 在藝術上是最現實的態度——即是把這社會在一定的『動』的裏面具體底地把握着的事。

B. 常常只是社會底地階級底地來看一切事物的這種勞動者的實質在新寫主義上直接底地反映着。

C. 非在所有的複雜性與全體性上描寫不可——但在這場合，把什麼是本質的，什麼是偶然的東西，從勞動階級的決定底地進展的方向來識別的這事。

D. 新寫實主義能依據着『普羅列塔利亞勝利』的科學，以火焰般的情熱，而被充實不可。

這是新寫實主義，即動的寫實主義。

新寫實主義的面貌在原理上我以為是應當這樣的看。——全內容以形象的言語，在感覺方面，勞動者底地『單純地，明快地，素朴地，力學地，放膽地』，被表現着的時候，追在嚴密的意味上，是形成着正確的，真實的普羅列塔利亞藝術的百分之百的！

（節錄自開拓第六期，小林多喜二著，式鈞譯）

關於「新地」第一期

(排列以來稿先後爲次序——編者，)

(一)

新地編者：

在這滿目淒涼塵沙彌漫的廢都居然能夠闢出一片新地來，這確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我是一個新地底讀者，我覺得我有對於新地說幾句話底權利與義務，現在就將我讀了新地以後所得到的幾種感想，以我這淺薄的文字，蠢笨的筆拉雜地寫在下面：一

—•—

整個的新地僅僅只有五個正式題目，這在內容方面似乎

是很貧乏的。我希望以後多刊登幾篇有意思的文章，至少也應在十篇以上，務必使它——新地——底內容豐富充實起來。

二

在五個題目內，兩個是翻譯，一個是批評，其餘兩篇是創作小說，另外還有一封信。

a. 兩篇譯文因為沒看過原文，很難下斷語，但就大體上看來譯得還可以，雖則譯筆不很流利，但生硬的句子却很少見。

b.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批判一文很簡略地給了我們一個概念，使我們對於民文運動之發生及其經過與結果得到一個概括的認識。雖然作者不會有什麼特殊的見解供獻給讀者。

c. 李加和他底妻在意識上是正確的，取材也很新穎，惜結構未能周密，使全文減色不少，最要緊的是出賣李妻的身價沒有說出，這在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為李之賣妻是為生計所迫，欲賣妻後以其妻之身價以解救其生活上的難題，而該文既未提出其妻底身價，同時又於其妻出走以後究竟對於李加的生活有無裨益，是否因其妻之出走減少了李加底苦痛，或者是增加了他底悲哀，尤其是李妻走後的李加底生活上的情況與變化，作者並未明顯地表出來，我以為此處是不應隱約的，雖然作者在收尾時很粗略地譯到李妻走後李加生活的日蹙及其思想上的轉變；但李加是怎樣轉變的呢？

是因其自身所受的苦痛而自覺起來呢？還是受了某種思潮的衝激而醒悟起來呢？關於以上幾點，我以爲都有顯明地寫出的必要。

d, 嬌兒一篇無論其在內容上或形式上我都感覺到沒有特殊的見解與驚人的地方，只是很平淡地描繪出兩個不幸的女子底遭遇，和幾個玩弄女性的無情的男子。這篇東西給我的印象很淺，且篇幅很長，我沒有批判的能力，不敢胡說。我想作者是一個文思豐富的人，希望他以後能夠寫些思想正確而有力的文章來給我們讀。

E, 另外的一封信倒寫得熱情，真摯，率直，動人，只是這在許多不明白作者身世的讀者對於這封信是很難了解的。

三

在新地上所刊登的幾篇文章，在意識上是正確的，所欠缺的只是感人的「力」與形式的「美」。

我覺得在這暴風雨時代裏生活的人們，無處不感到殘酷與黑暗，整個的宇宙，充滿了慘痛的哭聲，官吏的壓榨，地主的剝削，資本家的壟斷，使整個的中國農村破了產，使全世界的工人泰半失了業，成千累萬的人們頻於餓寒交迫的境地，他們底生活無法解決，他們痛苦日益加深，他們底生命將要被這些無情的惡魔——官僚，地主，資本家，——吞滅，我們從事文藝的人，一方面應當實際地去體驗被壓迫者底深沉的苦痛，一方面深刻地去認識壓迫者底殘暴的罪惡，然

後把這兩方面底苦痛與罪惡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樣壓迫者底假面被揭穿了，被壓迫者明白了他們身受的苦痛是誰所賜予的）以期喚醒他們——被壓迫者——的覺悟，使他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打倒他們底敵人，完成歷史底偉大使命，使他們走向光明的途中，我以為這是我們從事文藝的人應當擔負起的重大的使命。

最後我希望新地底編者和讀者拿出公開的，率直的，純潔的態度去開拓這初關的新地，用我們鮮紅的熱血去灌溉它，用我們堅強的毅力去耕種它，使它能夠滋長出一把雄大的掃帚，將那些阻止走向人類光明前途的障礙物掃除淨盡。此祝撰安！

俠夫于故都

（二）

黑暗漸漸的瀰漫了下來；大宇宙頓成慘淡，恐懼，寂涼，而可怕的境地！遠遠地隱約可以聽見些淒慘底哀叫聲，狂大的猛獸吼嘯聲，夾雜着怒號而波蕩的風聲，閃搖得那樹木土沙滿地飛揚；整個的大地入於混亂的暗淡的狀態，哦！的確，可怕呵！

在這暴風的激蕩中！慘淡的狀態下，可怕的境地上，獨有些勇士們，他們，不怕一切的毒害與殘殺，不畏一切的危險與害怕，持着鋒利無比的板斧利刃，衝破了那陰森的可怕黑暗世界，而另拓闢了一塊光明的「新地。」

在那裡去除了一切的惡濁混亂，完全入於光明燦爛之途！

！他含蓄着慈善的笑容，閃爍着灼灼的目光，並且用和悅的態度在喊叫着：

來，我們的同志：這是一片純潔的新地！這是一片幸福的樂土！在這裡可以取消了你們的一切悲苦哀怨！而進於快樂的安適的光明之途？我們應該祝賀牠，贊揚牠：

新地！你是個美好的樂園，

你是那豐滿的幸福的淵源；

你曾經闢就了一塊燦爛的新田，

我願你更能繼續努力長此萬年！

——碧於故都廡所，

(三)

我首先對新地諸君能把讀書的時間和作工的時間抽出來幹文化運動的精神致最大的敬意，願諸君能始終不懈的幹下去而得到最大的成功。

第一期的新地，雖然沒有充分滿足了讀者的要求，但是至少她已是做到了她最小限度的工作，尤其是在她的物質供給是從幾個窮人的生活裡掏騰，一切愛護新地的讀者們都應當予以最大的諒解，

年來國內文壇上什麼民族文學……等的叫囂，這是舊時代的迴光反照，明天，一切舊的東西都要毀滅，而到了他最終不可避免的死亡的運命，偉大的時代，已經在資本主義的胎中成熟，新地當然是有努力其未到的尊貴的使命，

在第一期新地的編輯後記上，新地諸君表示了他們的態度：

『絕不騙人，絕不說負心話，而且還要把握住時代及其羣衆』。這些，無疑的是給我們以優越的意響，我們相信有這樣光明的態度是必然的勝利。

以後我希望新地的內容能更充實點，而且不是單調，至於怎樣的充實，在第一期的編輯後記上，已經告訴給我們許多。

我一向敬愛作文化運動的同志們，對於新地，因限於個人學力的關係不能有好的意見幫助，然而我却是懷着無窮的熱望。

前邊不上串的話，權作為我對新地的意見。

——絲遊

(四)

楊君之譯文雖為多關過去之史論，但時代之價值尚存，當可使讀者猶有所驚惕。多島君之民文批判，除柳亞子曾在某刊物載過批評後亦屬特作，但欠嚴而辭冗。嬌兒一篇思想較好，係揭破小布爾喬亞的醜相，唯事實有矛盾處。秦川君之小說較以前為好。素候譯文很流利。慧女士之小品，那樣的熱情文字，我頂喜讀。至於通訊消息，望極力張羅，擴其篇幅。

——篇於西安

(五)

苟昂的小說寫得好，真活畫出×先生的精神，這文字把×××笑個不了，不但是他，誰也不能不稱讚這能手，逢人必問我嬌兒的消息，匡子強已成了該主角的名號，看見該主角，人即說「匡子強來了」。

這期新地總未到我們理想的那樣好，冊樣似小，內容又似單調，在此同人都主張將此種缺陷在第二期改善。

——西庵

(六)

楊冲嶼譯小宮山明敏之普洛藝術發達史概論，這篇文章，要是有人單從題目上看，也許會引起誤會，既是發達史，爲什這還要概論？在以往，治文藝理論的人往往總是將史與論分得狠清，無論是編年，以思潮，或以作品，或以作者代表劃期的文藝史，和過去的歷史總是採用相同的方法，有一件事記一筆，說到客觀也許或能作到幾分，但是偏於死板。而同時講文藝論的，却在相反的方向兜圈子，往往總是將實際丟開，最高明的也不過拿幾個名家的名著做論據的材料，而滿篇連續，充滿了空話，所以有人曾喊：「沒有文藝概論，」亦無非由於所謂文藝論者全不過作者一己的夢囈或「忽然想到」而已。今後，要有文藝論，應該是文藝論與文藝史的合璧，而同時，要有文藝史，也需要編者以正確的唯物辯證的方法，作爲系統的批判的說明。這篇發達史概論，雖然和

以往的習慣不合，但是這是一個新的路途，新的開展。在這裏面的材料多半都是屬於日本，然而在中國已竟演過或正在出演的還很多，這篇文章也不妨說是中國近年藝術的發展史。而且，這篇是批判性質的文字，我們還可得到很多教訓。

第二篇是我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這篇文章最好讓別人去批評，我想一定會有可指謫，或者還需補充的地方。

關於苟昂的小說嬌兒，我聽到有兩種批評：一方面說是不好，不好的原因就是「索然無味」，一方面又有些人說好，因為他們感覺得「有趣」，這是剛剛兩種相反的論調。這論調為什麼這樣相反，我想不出有別的原因，除非在這篇小說的本身去找。一個很天真活潑的女孩被一個受有高等教育的男子騙了去，怎樣訂婚，結婚，怎樣生活，又怎樣趨於破滅，而嬌兒暗地裏怎樣逃跑，這種題材實在說不是很新的，而同時，作者又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寫，用很細緻的筆將這故事從開始一直寫到結束，自然，一些讀者是會要感到索然；同時，這篇小說的材料大半是實有其事，而在很多人中都是熟悉，所以寫得愈詳愈盡，他們愈感到興味，所以說好的這種批評也是自然的，不過，我們就事論事，站於客觀方面說話，要是我們採納後一種批評，我想，還不如採納前者，因為我們所企圖的是新寫實主義。不過，作者在第一段和最後一段，描寫的技术是很值得讀者注意，尤其第一段，那樣像電影的手法，是一種最便宜的型式。

李加和他的妻，這種題材很值得描寫。現在的農村於由經濟破產，正陷於非常的動盪，這種動蕩的現象正是給小說一種最好的材料。往往平靜的事總沒有變化多端的事，給小說以很大的精采。秦川採了這樣的方向是值得稱賀的。不過，作者對於農村生活的體驗，似乎還欠少，我們希望作者能有更多深切的觀察，認識。在文字上有一個缺點是必須指出的，就是李加和他的妻的許多話中，有很多是絕非農民會說出來，如「幸運」，「我怎麼處理我呵」，這種毛病希望在以後者的作品不會再被發見。

其餘的我沒有什麼話再說。總之，這是新地的第一期，祇是一個開始，以後的路怎樣來走，以後的成績如何，我們應更多注意。好在我們的朋友都存着相同的熱誠爲自己所定的方向努力，我們總會有從這微弱中長大成人的一天，我想。

——多島

(七)

仲謀先生：

多謝你底好意，新地已於前日收到。

現在我已全本看完，我願您們仍秉着這樣，不騙人，不負心說話……，的精神繼續爲大眾努力！

這冊封面畫很有意味：在灰色的範圍中，突出了一片紅光，而且，這紅光正往白色區域內突擊！

內容以兩篇論文爲最好，我覺得前者譯得雖然不如趙景深譯家的那樣「順」，但我却確實看得懂，這是關於文字的話；內容呢，也立足於正確的立場給各種「ism」以簡明的敘述與批判。民文運動批判好像沒有提到「江西共匪」，所發生的影響，我現在手邊無報，不知當時，「匪共滋潛」的實情了，

嬌兒寫得有點不好，作者竭力將嬌兒寫得天真瀟灑，以加深讀者對匡自強欺侮良善者的憎恨；但這似乎不近人情，一個生長在破落家庭的孩子，總特別早熟而敏求，具備這樣的性格，我想，若使作者這樣地創造他底主人公，我們將更外感到嬌兒後來的焚毀契據不只是一時興奮，而是由苦痛的鬥爭磨練所生出來的堅毅的意志！

李加和他的妻使我微感不滿的是李加覺悟的過程，作者一點沒有寫出，（却代替以他妻棄揚！）而最後，他又不能領導他底妻一同去掙扎，去把握光明。

總之，這兩篇比較都是有希望的作品，我想，作者能將他底題材擴大爲大眾的事情，（即是說以大眾爲角色）是應該努力自己鍛鍊的任務。

往事不堪回首，一看題目，便知道這是感傷性的作品了，個人的意思，不論其感情怎樣熱烈，（或者字句如何美妙，），這類文字最好割愛！——又，順便說一句不很「有聊」的話：作者署名爲「翹女士」，不知是自己署的，是編者

代加？我們很少看見某男士的署名，如何「女士」偏要賣弄？

翻譯似乎有計劃比較好些，本期的克拉福特工廠的短工還好，——可以當作有某種意味的 Reportage。作者 Joseph kalas 我希望譯者略為告訴點他底歷史，（這也是我對以後的譯者的希望，自然，若使作者太週知了。自然可以免除，但此話我也不堅持，因為文字常識缺乏的人（如我），縱或有名的作家，也會不知道的吧）

幾封通訊還好，因為我們至少看到『暗隱裡有一些生氣存在着』了。

我現在談談「我們在反日聲中」吧：因為小說月報給友人帶走了，我跑了教育局一趟，在幾冊損壞的書中，這本雜誌也沒有找着，所以我不能記憶起蓬子先生全詩的意旨，但我總覺得，無論如何，您們在那短短的插話中，是不能使我們清晰地認識你們對此次事變的觀感，雖然說到的是工農，但「山海關外戰鼓」這樣作戰的態度總太單純吧，先生們會不會以為我們「鎮靜」的，「靜待國聯主持公道」的大人們將武力鎮壓這「甘為戎首」的工農大眾！?……

又本期內創作太少，而且又都是小說，以後望能多載點其他種類的文字。

我希望，祝禱，第二期的新地已超過這等「艸創」的不精，而豐富地新鮮！

附上的一點微小的物質的幫助，是我能力之內的，請勿介意，收到了并希便中示知；我很想知道我底「冒險」成功不。

祝撰安！

——逸鶴於廣寧

編後雜記

編者

一，自本刊第一期出版後，因為種種事實的困難，使我們不得不延期，不得不將二三期合刊，到現在才與讀者見面。不過，在這延誤期間，也得到了一層好處，我們會接到或聽見很多對本刊改善的建議，因而我們也就有了長時間以計議的裕餘。

二，自然，建議是一層，而許多朋友對我們的幫助，無論在稿件方面或印費方面，都使本刊更增加了不少的新力，這一期若是說比上一期稍稍有了一點進步的話，那就不能不歸功於這些朋友們的辛苦。

三，除了幾篇之首已有編者贅言，有的已有譯者說明，有的並不需要說明的以外，編者必須要提到的還有下面幾篇：『時事講話』這是我們想貢獻給讀者關於目前局面能有一個清新的認識，文字雖然很短，但並不亞於長篇鉅作的價值。『階級及階級鬥爭』是『階級論』之第一章，還有一章爲「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構成並及諸階級的特質」，譯者因爲很忙，未及全譯，下期當可譯竟。『長工先生』這是一部長篇小說中的一章，和別的幾章固然有連絡，但分開來讀也沒有不可以。上期本刊對於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曾有一度批判，那是對敵人的襲擊，但是祇顧外而忽內，未免知彼忘此，所以，這期我們特將幾位讀者對本刊的批評置於『關於第一期』的總題之下，而發表出來；同時，多島的『謝永瑩與 Amazon』亦是具着同樣的意味。

四，我們很覺欣幸的是我們這樣一個簿弱的冊子還得到不少人的同情，並且還有很多封從遠道來的信詢問我們近來出版的情形，而尤其在北斗雜誌二卷一期上介紹新地『這不單是北平文化界的光明，也是全國文壇一支清新的生力軍』這更使我們感愧交集，我們除了一方面拜領這些好意，愈加努力，一方面我們還切望讀者再多多給我們以批評，以切實指導。

五，我們都是一些學生，雖然還並不窮得沒有飯吃，但是每一期的印費要我們完全担負亦自是不可能。所以我們曾

向一些作事的朋友每期徵集他們一些血汗，可是每次泰半因為路遠的原故，往往印費收不齊，所以也給延期加了一層原因，這是我們很覺得對不起讀者，不過，我們想以後總是儘可能的改善。

六，下一期除了『鵝步』，『階級論』尚有續文外，在經濟上，下一次也有一篇重要文章。此外，文藝創作也有幾篇，文藝理論，想有系統的論列一下，此外，還有許多很好的文字，如俠夫的『農村報告』。所謂通訊，報告，是現行雜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門，這意義一方面固然在於事實的供給，另一方面是訓練青年作家，以及提選普洛作家最簡捷的途徑。

七，本期封面，本來我們已竟得到徐火先生給我們畫了很美的一幅，可是因為當初我們託徐先生是間接又間接，我們並沒有將篇幅的大小交代清楚，所以累得徐先生已竟畫好了，才知道是太大。於是使我們不能不割愛，在這裡我們特抱萬分的歉意。

讀者諸君

在第一期我們曾有這樣幾句話向諸君申述過：『我們知道，要一個刊物好，絕不是少數人能夠辦到的，必須多數人的力量合在一起才行』，現在二三期合刊，已竟有了這樣的表現，不過，我們總覺得來給這『新地』工作的人還是不多，我們的刊物還是不『好』，所以，我們希望諸君能再給『新地』以各方面的幫助：在投稿方面，我們沒有一定的簡章，但祇要惠寄，我們都歡迎，要是能登，我們總願為讀者大眾來服務；至於發行，我們希望能直接來訂，郵票十足通用，祇要沒有損壞，在二角以下的話。這是為了讀者大眾，也是讀者大眾的刊物。

從下期起，本刊的出版與價目訂正如下：

- 一，全年十期一卷，七八兩月停刊。
- 二，每期一角五分，特大號另定。
- 三，預定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通訊處——

北平北京大學第一院于仲謀轉

本期特價二角五分